阿拉伯古代诗选

仲跻昆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仲跻昆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8
ISBN 7-02-003305-9

Ⅰ.阿… Ⅱ.①人…②仲… Ⅲ.诗歌-作品集-阿拉伯半岛地区-古代 Ⅳ.K3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839 号

责任编辑：李玉侠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阿拉伯古代诗选
Alabo Gudai Shixuan
仲跻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02-003305-9/I.2525
定价 19.80 元

译 本 序

当今的阿拉伯世界在西亚、北非有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共两亿多人，常常是世人瞩目的焦点、热点。随着中阿友好关系的日益加强，中阿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日趋增进，我们对阿拉伯民族文化、文学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介绍，以加深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全面的了解与认识，这项工作愈益显得重要而迫切。

阿拉伯文化源远流长。它发祥于阿拉伯半岛。公元六二二年伊斯兰教兴起后，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的开疆拓域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的建立，中古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曾彪炳于世，在世界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连贯东西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希提所说："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①

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它像一面镜子，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诗歌是阿拉伯文学，特别是阿拉伯古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要想了解与认识阿拉伯的历史、社会、文化、文

---

① 见《阿拉伯通史》(上册，第 2 页)，希提著，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学，了解与研究它的诗歌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阿拉伯文学一般可以一七九八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为界，分古代与现代两大部分。古代部分又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贾希利叶时期(475—622年，亦称蒙昧时期)，系指伊斯兰教创立前的一百五十年左右期间；二、伊斯兰时期(622—750年)，包括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在位的伊斯兰初创时期(622—661年)和伍麦叶王朝(亦译“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三、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四、近古中衰时期(1258—1798年)。其间，诗歌始终是阿拉伯文学的骄子：佳作珠联，美不胜收；诗人辈出，灿若星汉。现试按时期分述如下，以期将古代阿拉伯诗歌的发展、流变勾勒出一个轮廓来：

贾希利叶时期：

当时阿拉伯人多以氏族部落为单位，放牧驼、羊，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因生产力低下，部落间常因争夺水草而发生冲突或战争，盛行相互劫掠和血亲复仇。

阿拉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诗歌可追溯至五世纪下半叶，当时的诗歌已显得成熟而完美。最初的诗歌产生于劳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在赶骆驼、打井、汲水、集会、饮酒、婚礼、战争、祭神、求雨……时吟唱的抒情诗。那时虽已有了书面文字，但识字的人很少，诗歌主要靠口耳相传。诗人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崇。他们熟知本部族的历史、谱系、业绩，对敌对部族的成败、荣辱、兴衰也了如指掌。诗人在党同戈异的部族之争中，是本部族的代言人；在战争中，他们似鼓号手，激励人们去战斗；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贤哲，启迪人生的真谛。通常一位名诗人都有一个称为“拉维”(ar－Rāwī，意为“传述人”)的人追随于左右。“拉维”的作用相当于诗人的秘书或录音

机，诗人吟咏出的诗歌由他们背诵下来，再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同时，“拉维”也在此过程中学习作诗，而逐渐成为诗人。

这一时期的诗多为“盖绥达”(al－Gaṣīdah)。这是阿拉伯传统长诗的形式，每首“盖绥达”应不少于七行或十行(每行称一个“贝特”——bayt，相当于中国古体诗的两句一联)，一般在三五十行左右，亦常有上百行乃至数百行的长诗。其格律很严谨：每首诗必须遵循十六种格律中的一种，还要一韵到底。长诗往往包含几个内容：开始部分多为诗人驻足于荒漠中情人旧居遗址前，触景生情，回忆当年情恋、分别情景，描绘情人的倩影形象。阿拉伯古诗这种传统的起兴模式称为“纳西布”(an－Naṣīb)，相当于一首诗的序曲。“纳西布”之后往往是描状(al－Wasf)：描绘诗人的坐骑：或马或驼，或描述沙漠旅途中的种种景象。最后往往才是诗的主旨部分：或矜夸(al－Fakhr)，或赞美(al－Madḥ)，或恋情(al－Ghazal)，或讽刺(al－Hajā')，或悼亡(ar－Rathā')，或哲理(al－Ḥikmah)……不一而足。

贾希利叶时期最著名的诗歌是七篇(一说十篇)《悬诗》。《悬诗》的原意是“被悬挂的”。名称由来说法不一。通常的说法是：当时各部落著名诗人惯于在一年一度的欧卡兹集市上赛诗，人们把公认为最佳的作品用金水写在细亚麻布上，挂在克尔白神庙的墙上，故亦称“金诗”。但学者们多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是：因为它们珍贵，如同一串挂在美人颈下的珠宝项链，故此称“悬诗”。《悬诗》被认为是世界诗苑里的一朵奇葩。黑格尔把它称为“抒情而兼叙事的英雄歌集”。一般认为七篇《悬诗》的作者是乌姆鲁勒·盖斯、塔拉法、祖海尔、安塔拉、阿慕鲁·本·库勒苏姆、哈雷斯·本·希里宰和莱比德。认为《悬诗》是十篇的则把祖卜雅尼、大艾阿沙和阿比德·本·艾卜赖斯也列为《悬诗》诗人。其中尤以乌姆鲁勒·盖斯和祖海尔的《悬诗》最著名。安塔拉还

是骑士诗人的代表,被认为是文武双全、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完美英雄。附会于他的民间故事《安塔拉传奇》[①] 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

这一时期,除《悬诗》诗人外,还有一类“侠寇诗人”也很著名。这些人往往一贫如洗,专以打家劫舍、拦路行抢为生。但他们大多是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他们的诗歌往往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下层贫民百姓啼饥号寒的穷苦生活,反映了他们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社会的追求与向往,刻画出他们倔强、勇敢、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疾恶如仇的性格与感情。著名的“侠寇诗人”有塔阿巴塔·舍拉、尚法拉、欧尔沃等。

在贾希利叶时期,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频仍的部落战争,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很自然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赞美与褒奖勇敢、慷慨、侠义、骄矜、忠诚守信……讽刺与贬斥怯懦、悭吝、自私、屈辱、背信弃义……我们从骑士诗人穆海勒希勒、以慷慨好客著称的诗人哈帖姆诗中,以及以诗中多哲理格言著称的诗人艾弗沃·奥迪、穆赛吉布·阿卜迪、艾布·杜阿德·伊雅迪等人的诗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伊斯兰时期:

伊斯兰初创时期,诗坛一度显得有些沉寂,只有一些为先知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歌功颂德以及为伊斯兰圣战鼓吹的“宗教诗”和“征战诗”。代表诗人有哈萨尼·本·沙比特、凯耳卜、艾布·祖艾伊布·胡宰里、艾布·米哈坚等;还有很多诗人早在贾希利叶

① 《安塔拉传奇》,即中译本《沙漠骑士昂泰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时期就已成名，称“跨代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侯忒艾和女诗人韩莎。后者的诗多为悼念其战死于部落战争中的兄弟沙赫尔而作。

在伍麦叶王朝时期，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政治与宗教派别，并随之产生了为各自派别服务的诗人。哈里发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也网罗诗人为自己歌功颂德。因此，新的政治诗应运而生。诗人往往用“对驳诗”的形式交锋：即双方用同样的格律和韵脚即席咏诗，在自我标榜、矜夸的同时嘲讽和攻击对方。最著名的政治诗人是艾赫泰勒、法拉兹达格和哲利尔，他们并称为“伍麦叶王朝三诗雄”。

与此同时，情诗已发展成独立的形式，而不再像贾希利叶时期仅是长诗(“盖绥达”)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情诗又分两类：一类是“艳情诗”，多流行于希贾兹地区的麦加、麦地那等城市中，风格绮丽纤浓，内容多半艳而不淫。代表诗人是欧麦尔·本·艾比·赖比阿、艾哈瓦斯、阿尔吉等。另一类则是“贞情诗”，多产生并流行于希贾兹地区贝杜因人(游牧民)中。当时一些青年男女真诚相爱，但囿于传统习俗，他们往往遭到亲人和社会的反对，不能结合，酿成悲剧。“贞情诗”就是这些人歌咏自己纯真的柏拉图式的情爱、苦恋、相思的诗篇。著名的“贞情诗”诗人有哲米勒、盖斯·本·穆劳瓦哈(亦称马季农·莱伊拉)、盖斯·本·宰利哈、莱伊拉·艾赫叶丽娅等。

此外，这时还盛行一种“牧歌”类型的诗，多以沙漠、荒野为背景，以牧人及其放牧的驼、羊等为对象，多角度地描绘了贝杜因人(游牧民)绚丽多彩的生活。最著名的“牧歌”诗人是拉伊(意为牧人)、祖·鲁麦等。

阿拔斯王朝时期：

又可以公元九四五年(是年波斯的布韦希人入主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遂名存实亡)为界,分前(750—945 年)后(945—1258 年)两个时期。

阿拔斯王朝前期,阿拉伯大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空前鼎盛。由于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多元文化的影响,加之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兼收并蓄、择优而用"的政策,宗教方面亦有较宽松的氛围,故这一时期诗坛分外繁荣、活跃,是阿拉伯诗歌的黄金时代。

一些具有异族(特别是波斯)血统的诗人从一开始就在诗歌内容、形式上进行创新,被称为"维新派"。其先驱是盲诗人白沙尔·本·布尔德。他善于用新颖的比喻、别致的修辞写情诗与讽刺诗。"维新派"最杰出的代表是艾布·努瓦斯和艾布·阿塔希叶。艾布·努瓦斯才华横溢,玩世不恭。他反对宗教禁欲思想,主张及时行乐。其最好的诗作是咏酒诗。他托物兴怀,借酒抒情,反映出他大胆狂放的性格和追求自由的思想,亦有很多诗反映当时皇室贵族的奢靡生活。艾布·阿塔希叶早期跻身宫廷,写有不少颂诗、情诗,后出世禁欲苦行,写有大量劝世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下层人民,表达了他们的痛苦、愿望及精神寄托。

阿拔斯王朝前期的著名诗人还有穆斯林·本·瓦立德、艾布·泰马姆、迪阿比勒、阿里·本·杰赫姆、布赫图里、伊本·鲁米、伊本·穆阿台兹、赛瑙伯雷等。其中穆斯林·本·瓦立德诗作句斟字酌,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典雅,是"藻饰派"的创始人。艾布·泰马姆、迪阿比勒、布赫图里、伊本·穆阿台兹都是这一派风格的追随者。当然,这些诗人的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各有特点:艾布·泰马姆的诗富有深刻的哲理;迪阿比勒和伊本·鲁米长于讽刺,伊本·鲁米又好似用笔作画,不论速写、素描还是讽刺漫画,都很生动;布赫图里、伊本·穆阿台兹和赛瑙伯雷都擅长描状,富

于想象；阿里·本·杰赫姆在监禁、流放中写的诉怨、咏志诗则被认为是他最好的诗篇。

此外，这一时期情诗写得最好的当数阿巴斯·本·艾哈奈夫。其诗缠绵悱恻，与伍麦叶王朝的贞情诗一脉相承。女诗人法杜露出身奴婢，其情诗则显得别有一番情趣。还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一些民间诗人，如艾布·舍迈格迈格、杰哈翟、胡布祖乌尔吉等。他们多为平民百姓，生活在社会最下层，他们往往会在自己的诗中用幽默、诙谐的话语揭示社会之不公、生活之艰辛。

在阿拔斯王朝后期，诸侯割据，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小王朝。文风日趋追求词句的华丽与雕琢。其间最著名的诗人是穆太奈比与麦阿里。穆太奈比的诗雄浑豪放，劲健新奇，富于哲理；在艺术上，他承前启后，勇于创新，对后世影响很大，不少诗句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成语。盲诗人麦阿里崇尚理性，反对迷信。他往往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宗教、人生和宇宙，被称为“诗人中的哲人，哲人中的诗人”。

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还有艾布·菲拉斯、谢里夫·赖迪、伊本·法里德、白哈·祖海尔、赛利伊·赖法、伊本·努巴台·赛阿迪等。

与此同时，在西部，在相对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后伍麦叶王朝(756—1031年)所在的安达卢西亚(即相当于现在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地区)，由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处于东西方枢纽的地理位置，又由于不同的民族、宗教及其文化的撞击、融汇，阿拉伯诗歌在此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安达卢西亚的诗人长于描状秀丽多彩的自然景物，也善于写男欢女爱、火炽热烈的情诗。诗风倾向明快、晓畅、婉丽、轻柔。安达卢西亚最著名的诗人是伊本·宰敦、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伊本·海法捷、伊本·宰嘎

格等。

还应当提到的是，安达卢西亚的诗人除了袭用阿拉伯诗歌原有的十六种格律外，还创造了“彩诗”和“俚谣”。“彩诗”(al - Muwashshah)是一种格律富于变化的多韵体诗，颇似我国古代的“词”，人们把它比喻成彩锦饰带，故而得名。韵式大体上是abab，cdcdcd，abab，efefef……“俚谣”(az - Zajal)在结构上与“彩诗”极为相似，但用词基本上是方言土语，实质上是一种更加通俗易懂的民歌。值得注意的是“彩诗”与“俚谣”后来发展成为西班牙的民歌体裁“维良西科”。此外，学者们认为，十一至十三世纪西班牙、法国南方及意大利北方的普罗旺斯游吟诗人乃至“十四行诗”体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彩诗”、“俚谣”的影响，而与阿拉伯诗歌有渊源关系。

近古中衰时期：

这一时期亦可分为两个阶段：蒙古—马木鲁克时代(1258—1517年)与奥斯曼土耳其时代(1517—1798年)。阿拉伯世界在这一整个时期中都处于异族统治之下，政局动荡不安，经济贫困落后，思想僵化保守，人们多在凄风苦雨中挣扎，难得有闲情逸致去舞文弄墨，文化水平与文学修养普遍下降。诗歌故而衰微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特点是向文野两个极端发展。很多诗人缺乏创新精神，只知一味地在形式上因袭、仿效古人。当时盛行“颂圣诗”，内容主要是歌颂先知穆罕默德，并向先知、圣贤祈求佑助。还有一种“修辞诗”，要求每一行诗歌都是一种修辞格式，矫揉造作，难免以词害义。在诗句中，诗人往往喜欢玩弄双关语、谐音词等。这一时期诗歌的另一走向是向民间、通俗发展。诗人多为来自民间的商贾、匠人。他们的诗歌内容多半贴

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语言风趣、幽默、通俗、易懂，便于歌唱。

中衰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蒲绥里和沙布·翟里夫。蒲绥里善写颂诗与讽刺诗，歌颂圣贤，揭露官场腐败、社会不公。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斗篷颂》，我国译称《天方诗经》。沙布·翟里夫善于作情诗。其诗通俗、平易、流畅、风趣，为时人争相传诵。其他著名诗人还有伊本·瓦尔迪、赛斐尤丁·希里、伊本·努巴台·米苏里等。至于民间诗人则可以艾布·侯赛因·杰扎尔为代表。他是一个屠户。其诗浅白如话，诙谐、幽默。

如前所述，阿拉伯古代诗歌是世界罕有所匹的文学宝藏。在中世纪的世界，如同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媲美一样，也只有中国的诗歌可与阿拉伯诗歌相媲美：两个民族的文学都以诗歌为主体；诗歌又基本上是抒情诗，都讲究严谨的格律、韵脚；诗歌的内容、题旨也很近似。当年阿拉伯诗歌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周边国家、地区以及对西欧的影响，与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周边国家、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影响极为相似。

中阿之间的交往可远溯至汉朝张骞“凿通”西域后。伊斯兰教兴起后，通过陆地的“丝绸之路”与海上的“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中阿之间的友好交往频繁，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很密切。这些都是有史可查，有据可考的。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就有十个少数民族（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保安、撒拉、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信奉伊斯兰教，这无疑是我们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自古就有很深渊源最好的证明。

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阿拉伯文学作品的译介

一直不尽如人意。解放前，只是译介了部分宗教经典，在少数穆斯林中流传；其他的人多半只知道一些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解放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随着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有所重视，但也多半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作品。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后，随着"东方文学史"被列入我国高等学校的正式课程，随着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研究会和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先后成立，作为世界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阿拉伯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就。

阿拉伯古代诗歌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是蒲绥里的《斗篷颂》。一八六七年（同治6年）回民学者马复初最早将它译成汉文，一八九〇年（光绪16年）其弟子马安礼的汉译本以《天方诗经》为名，以中阿文合璧的形式问世。当时译介的目的，与其说把它看作文学作品，不如说把它看做是宗教典籍。此后，在我国对阿拉伯古诗的翻译则几近于无，很少有人问津。偶尔见到有人引证转译的几句阿拉伯古诗，也往往已是面目皆非。面对这种状况，作为一个阿拉伯文学特别是阿拉伯诗歌的爱好者，我不能不深感遗憾；作为一个阿拉伯语言、文学的教师、翻译、研究工作者，我又会时时觉得自己未能尽职尽责而惴惴不安。喊不如干，向人呼吁不如从自己做起。这也许就是我在教学、科研之余，抽空译些阿拉伯古诗的初衷。

译事难，译诗尤难。如果我说译阿拉伯古诗是难上加难，这大概不能算是危言耸听，过甚其辞。诗究竟是可译还是不可译，似乎是译界历来有争议的问题，无疑，我认为大部分诗还是可译的，只是觉得不好译，译不好。我只好尽力译得好一些。目的全

在于抛砖引玉。

还应当说明一点：一首阿拉伯古诗往往很长，不少长诗还含有多个题旨，显得内容芜杂，结构松散。阿拉伯人常把作诗比喻成穿珍珠，把一行（联句）诗作为一个单位，喻为一颗珍珠，把一首诗喻为一串珍珠，因而在编选他人诗作时，常把他们认为最优美的诗行节选出来。我在选译阿拉伯古诗时，也沿用了这一方法：有些诗是全译，另一些则是选译。还有，阿拉伯古诗一般没有标题，标题往往是后人所加，本诗集所选译诗亦然：有些标题是阿拉伯选者加的，有些则是译者加的。

《阿拉伯古代诗选》的付梓，对我国广大的阿拉伯文学特别是阿拉伯诗歌的爱好者来说，总算是有了个交代，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了却一份心事，有点安慰。不过我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慧眼阅后，不吝指教。谢谢！

译　者

目　次

伊斯兰时期

跨代与伊斯兰初创时期

伍麦叶(倭马亚)王朝时期

阿拔斯王朝时期

近古中衰时期

贾希利叶（蒙昧）时期

（475——622）

大穆拉基什一首

大穆拉基什(al－Muraggish al－Kabīr ？—522),原名阿慕鲁·本·赛阿德,穆拉基什是其号,原意为“书写者”,贝克尔部落人。他曾向堂妹求婚,叔父嫌他地位卑微,要他外出建功立业。待他功成名就归来,堂妹已适他人,诗人遂伤情病死。他的遗诗不多,内容多矜夸、咏怀,表达了诗人英勇、尚武和宗族主义精神;格调雄浑豪放,又不失清奇典雅。

功 德

赛勒玛！我们向你致意,
　　你要对我们回礼;
你若是为贵人祝福,
　　要把我们包括在内。

如果有一天由于
　　灾难或是喜事临门,
你要邀请贤士贵人,
　　那你一定要请我们。

假如把功德作目标,

赛马场上你追我赶，
那么我们准能夺冠，
让别人远落在后面。

品德高尚是我们的传统，
子子孙孙世代相承。
万一一个首领逝去，
找个断奶的孩子都可替顶。

战争的日子，
我们把生命看得很轻；
而一旦和平安定，
我们的灵魂却无比贵重。

我们蓬头垢面，
锅中却热气不断；
若是杀了他人，
付血锾[①]，我们有钱。

遇上天灾、饥荒，
我们总是慷慨解囊；
我们这里招贤纳士，
高朋满座，济济一堂。

我们急公好义，舍己为人，

① 血锾，即指杀人偿命。

若有骑士在危难时分，
喊一声:“谁来救命?”
我们会为他不惜舍身。

如果在千人之中
只有我们一人，
他们喊一声:“勇士何在?”
那也一定是指我们!

如果别的骑士躲躲闪闪，
害怕剑刃伤身，
我们却敢于冲锋陷阵，
不怕刀枪，奋不顾身。

英雄有泪从不轻弹，
即使遇上大灾大难，
他们也咬紧牙关，
不为死者抹泪哭天。

我们坚强不屈，
手中又有宝剑;
即使经历千难万险，
也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尚法拉三首

尚法拉(ash－Shanfarā ？—525),著名的侠寇诗人,祖籍也门,其母为埃塞俄比亚籍女奴。诗人少年时,因不满族人的歧视与迫害,远走他乡。除诗外,他还以奔跑迅速著称。据说他最后中计被俘,受酷刑至死。他有诗集传世,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阿拉伯人的勒韵》长诗。诗中表现出诗人清高自负、宁折不弯的性格,也反映了侠寇不畏艰险、困苦,勇于斗争的冒险生涯。

咏妻

我喜欢她:她出门从不扯下面纱,
也不东张一眼,西望一下。

她慷慨豪爽,关心他人胜过自己,
早晨醒来就把晚餐的牛奶送给困难的女邻家。

远亲近邻都把她夸,
男女老少从未有人讲我家的坏话。

她羞羞答答,低头走路像寻找失物,

你同她讲话，她也不东扯西拉。

人们称赞她贞淑、典雅，
这话让做丈夫的听了也容光焕发。

丈夫出门会感到放心，毫无牵挂，
根本用不着怀疑她在家都干了些啥。

为了维护尊严

喂，乡亲们！我要离开你们，
投奔别人，到异乡谋生。

我已下定决心，整好行装，
趁着月色，就要登程。

宽广天地何处不养爷，
我又何必在这里任人欺凌？

我敢说，天无绝人之路，
有头脑的人总是趋吉避凶。

我宁愿同豺狼虎豹为伍——
它们胜似你们这些邻里亲朋：

它们对机密会守口如瓶，

对犯了过失者也不会翻脸无情。

高尚的人个个是勇敢的英雄，
但冲锋、狩猎我却最为英勇。

聚餐时，我从不急于伸手，
贪婪的人才抢先，急急匆匆。

这完全出自我对他们的照顾，
先人后己正是我的本性。

失去无情无义的人我不可惜，
他们不配善待，亲近也没有用。

三者伴我足矣——
雄心、利剑、弯弓。

我宁肯忍饥挨饿，
也不愿忍气吞声。

我宁肯用泥土充饥，
也不愿靠别人施舍活命。

在这里固然可以吃喝玩乐，
——如果我愿意忍辱偷生。

但一颗自由、高尚的心灵

岂肯低三下四而不另奔前程！

遗　　嘱

一旦我身首异处，
　　战死在野外荒漠，
你们不必将我埋葬，
　　坟墓并非为我而设。
我宁肯让自己喂鬣狗，
　　也不愿在墓穴待着。
我岂肯长夜尸陈荒野，
　　让敌人去幸灾乐祸。

塔阿巴塔·舍拉二首

塔阿巴塔·舍拉(Ta'abaṭa Sharrā ?—530),著名的侠寇诗人,生活在希贾兹塔伊夫附近地区,原名沙比特·本·贾比尔,"塔阿巴塔·舍拉"为其绰号,原意为"腋下挟祸"。他幼年丧父,母亲为埃塞俄比亚黑奴,继父是著名的侠寇。他曾与侠寇诗人尚法拉等人结伙从事劫富济贫的冒险生涯。其诗散见于一些古书典籍中。诗中多以自豪的口吻描述他与同伴们惊心动魄的冒险生活,反映了诗人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

一个人如果不想办法[1] ……

一个人如果不想办法,不会变通,
来了运气也会坐失良机,难免不幸。

精明人总是不等灾难临头,
居安思危,早把退路看清。

老谋深算的人总会随机应变,

---

① 据说,有一次诗人上山割取蜂房,采取蜂蜜,遇敌对列哈彦部落人堵住其退路,诗人将蜜泼在山崖石上,并顺石滑下,一逃了事。这首诗就是记述这一事件的。

一只鼻孔堵住,还有另一只鼻孔。

我对列哈彦人说——
当时我已走投无路,濒临绝境:

照你们看,我要么杀身成仁,
要么就得被俘,苟且偷生。

但我偏要考虑别的办法,
如此,才能显出我的精明。

我把皮袋里的蜜泼在山崖上,
胸贴岩石往下滑,死里逃生。

于是我完好无损地落到了地面,
死神只好看着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九死一生,回到了亲人中间,
有多少次我就这样让敌人干瞪眼睛!

辗 转 荒 漠

堂兄赠驼,令我欢颜,
回以颂歌,将其称赞:

生活多艰,他不抱怨,
高瞻远瞩,勇往直前。

餐风宿露，一身孑然，
辗转荒漠，不畏艰险。
快步如飞，似风一般，
时刻警惕，枕戈待旦。
遇有危险，挥起利剑，
战胜强敌，尸陈面前；
死神欢笑，将他称赞。
漠漠荒沙，谙熟了然，
独来独往，岂怕孤单?!

穆海勒希勒二首

穆海勒希勒(al－Muhalhil ？—531),骑士诗人,生于纳季德,台额里卜部落人,原名叫阿迪·本·赖比阿。穆海勒希勒是其绰号,原意为"使纤细者",因其诗首先突破游牧人的粗犷风格而变得细腻、优雅得名。他为人风流倜傥,亦称"冶游郎"。在台额里卜与贝克尔两部落间发生了著名的"白苏斯之争",其兄库莱卜被杀后,他矢志为兄复仇,奋战沙场,直至被俘而死。其诗感情强烈,多为悼念其兄而作。

惜往昔……

忆往昔,好似眼中吹进灰,
暮色中,不禁潸然暗垂泪。

长夜漫漫一片黑,
怅然若失难入睡。

辗转反侧望星空,
一宿天亮未能寐。

满眼皆是众乡亲,
云散四处不复回。

群星俯首不忍离，
陪我同笑同伤悲。

逝者当年显神威，
尘烟滚滚率马队。

库莱卜！声声唤你你不应，
人去地空，仁兄如今在哪里？

库莱卜！答应我，莫责备！
尼扎尔族失去骑士能不悲？

我愿对天盟誓约，
不恋红尘不后悔：

不重修饰着盛装，
不迷美色不贪杯；

不灭贝克尔族众魁首，
盔甲不解剑不离！

在瓦里达特战场上

在瓦里达特战场上，
我让布杰里倒在血泊中。

与他一同喋血的
还有胡马木那只庞大的恶鹰。

我们让乌胡木家族大倒其霉，
谁叫他们的胸脯硬往我们枪尖上挺。

那天清晨，在欧奈兹山谷，
我们弟兄把战磨转个不停。

若不是因为有风，
希季尔的居民都会听到剑击头盔声。

杰丽莱·宾特·穆莱一首

杰丽莱·宾特·穆莱(Jalīlah bint Murrah ？—538)，女诗人，原籍贝克尔部落，嫁与台额里卜部落头人库莱卜。库莱卜为人霸道，当女邻白苏斯的母驼同他的驼群一道饮水时，他竟将那头母驼射杀。杰丽莱的弟弟，亦是白苏斯的外甥杰萨斯看到姨妈受欺侮，怒不可遏，竟伺机杀死了姐夫库莱卜。从此在贝克尔与台额里卜两部落间开始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白苏斯之争"。在库莱卜的追悼会上，死者的姐姐指责杰丽莱是凶手的姐姐，于是女诗人吟诗作答。

我进退维谷左右难

小姐切莫忙责怪，
望把情由问明白。

问清确是我不对，
任你申斥任责备。

姐弟之情若该责，
那就请你谴责我。

杰萨斯所为伤我心，
使我丧夫起纠纷。

姐弟本是手足情，
他却使我只想速死不欲生。

丈夫被刺杀，
一朝毁两家：

夫家从此不存在，
娘家亦难免遭灾。

姐妹们，我多可怜！
老天竟降下这灾难。

我进退维谷左右难：
丈夫被害娘家险；

我无法为夫报仇恨，
杀死弟弟会倍伤心。

死者、凶手皆心肝，
天哪！我该怎么办？

乌姆鲁勒·盖斯二首

乌姆鲁勒·盖斯(Umru'al－Gays　500—540),生于纳季德地区,铿德族人,祖籍也门,出身于王族贵胄,其父曾统管两个部落。诗人一度放荡不羁,沉湎于声色犬马。部落谋反,其父被杀后,诗人遂矢志报仇复国,死于求援途中。前期作品写于其父被害前,内容多为恋情艳遇,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后期作品则主要抒发了矢志复仇的心愿,格调悲壮而深沉。他被认为是阿拉伯古代诗坛魁首,情诗的鼻祖。其代表作《悬诗》在阿拉伯世界妇孺皆知。

《悬　诗》

朋友们,请站住,陪我哭,同记念:
忆情人,吊旧居,沙丘中,废墟前。
南风、北风吹来吹去如穿梭,
落沙却未能将她故居遗迹掩。
此地曾追欢,不堪回首忆当年,
如今遍地羚羊粪,粒粒好似胡椒丸。
仿佛又回到了她们临行那一天,
胶树下,我像啃苦瓜,其苦不堪言。
朋友勒马对我忙慰劝:

“打起精神，振作起！切莫太伤感！”
我明知人去地空徒伤悲，
但聊治心病，唯有这泪珠一串串。
这就如同当年与乌姆·侯莱希
及其女仆乌姆·莱芭卜的历史又重演，
当年她们主仆芳名处处传，
如同风吹丁香香满天。
念及此，不禁使我泪涟涟，
相思泪，点点滴滴落在剑。

但愿有朝一日与群芳重聚首，
难得像达莱·朱勒朱勒欢聚那一天：
那天，我为姑娘们宰了自己骑的骆驼，
不必大惊小怪！我与行李自有人去分担。
姑娘们相互把烤肉抛来传去，
喷香肥嫩，一块块好似绫罗绸缎。
那天，我钻进了欧奈扎的驼轿，
她半娇半嗔：该死的，你快要把我挤下轿鞍！
我们的驼轿已经偏到了一边。
她说：快下去吧！瞧骆驼背都快磨烂！
我对她说：放松缰绳，任它走吧！
别撵我！上树摘果，我岂能空手还？
我曾夜晚上门，同孕妇幽会；
也曾让年轻的母亲把吃奶孩子抛在一边，
孩子在身后哭，她转过上半身，
那半身在我身下却不肯动弹。

有一天，在沙丘后她翻了脸，
指天发誓，要同我一刀两断。
法蒂玛！别这样装腔作势吧！
果真分手，咱们也要好说好散！
是不是我爱你爱得要命，一心听你驱唤，
使得你这样得意忘形，傲气冲天！
我的品德果真有何让你不满，
把我从你心中彻底消除岂不坦然？
又何必眼中抛落泪珠串串，
似利箭，把一颗破碎的心射得稀烂！

足不出户，闺房深处藏鸟蛋，
待我慢慢欣赏慢慢玩。
昴宿星座像珠宝玉带，
闪闪烁烁，挂在天边。
我躲过重重守卫，去把她探——
人若见我偷情，会让我一命归天。
我到时，她已脱衣要睡，
帐帘后只穿着一件衬衫。
她说：老天啊！真拿你没法儿，
你这么胡闹，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携着她的手溜出闺房，
她用绣袍扫掉足迹，怕人发现。
穿过部落营区前的空场，
我们来到了一块平地，在沙丘间。
我扯着她的秀发，她倒在我怀里，
酥胸紧贴，两腿丰满；

肌肤白皙，腰身纤细，
光洁的胸口像明镜一般；
白里透黄，像一颗完整的鸵鸟蛋，
吸取的营养是难得的甘泉。
她推开我，却露出俏丽的瓜子脸，
还有那一双羚羊般妩媚的眼；
玉颈抬起，不戴项饰，
似羚羊的脖颈，不长也不短；
乌黑的秀发，长长地披在肩，
缕缕青丝似枣椰吐穗一串串；
条条发辫头上盘，
有的直，有的弯。
纤腰柔软如缰绳，
小腿光洁似嫩树干。
麝香满床，朝霞满天，
美人贪睡，独享清闲。
纤纤十指，又柔又软，
好似嫩枝，又如青蚕。
夜晚，她的容光可以划破黑暗，
好似修士举起明灯一盏。
情窦初开，亭亭玉立，
这样的淑女，谁人能不爱恋？
说什么男子都是朝三暮四，
我心中爱你，却直至海枯石烂。
也许有人责难，有人相劝，
但要我忘却你，却绝对无法照办！

夜幕垂下，好似大海掀起波澜，
愁绪万千，齐涌心头将我熬煎。
黑夜像一匹骆驼，又沉又懒，
它长卧不起，使我不禁仰天长叹：
漫漫长夜啊！你何时亮天？
尽管白昼的愁绪还是有增无减。
夜空的星星为什么像用巨绳拴在山崖上，
眼睁睁地不肯移动一星半点。

仿佛我在为乡亲们背水，
步履维艰，任重道远。
走过的谷地仿佛野驴空腹，荒无人烟，
唯有狼在嚎叫，好像赌徒在同家人争辩。
我对嚎叫的狼说：
咱们都是穷光蛋，
你我都是有钱就花，从不积攒，
如今才会这样瘦弱，这样贫贱。

清晨出猎，鸟儿尚在睡眠，
骑上骏马，野兽难以逃窜。
马儿奔跑，轻捷而又矫健，
好似山洪冲下的巨石，飞腾向前。
枣红马丰满的脊背上向下滑动着鞍鞯，
好似光滑的石头上向下滚动着雨点。
莫看这马外表瘦削，腹部尖尖，
仰天长嘶，是热血沸腾在它胸间；
它好似在水中畅游，勇往直前，

即使是累了,也会在大地上扬起阵阵尘烟。
少年新手骑上,会被抛下马鞍,
壮士老将上马,衣衫迎风飞展。
它奔腾不息,一往无前,
好似孩子手中的陀螺呼呼飞转。
腰似羚羊腰,腿如鸵鸟腿,
跑起来狼一般轻捷,狐狸般地矫健。
它体躯高大,两肋浑圆,
马尾笔直,甩离地面。
脊背坚实,光滑又平坦,
好似新娘碾香料、砸瓜子的大石盘。
猎获的禽兽血溅在它胸前,
有如指甲花红把白发染。

一群羚羊突然出现在眼前,
就像一伙朝拜的少女身着白袍镶黑边:
它们白色的身子,黑色的蹄,
扭头逃跑,像一串罕见的珍珠项链。
我纵马赶到了带头羊前,
随后的群羊惊魂未定,尚未逃散。
马儿一下子就让我连获一公一母两只羊,
而它竟是那样轻松自如,未流一滴汗。
火烤加水煮,齐把手艺显,
荒漠羊肉香,野外来聚餐。
傍晚大家赏骏马,处处是优点,
眼睛上下看不够,众口齐夸赞。
骏马整夜未卸鞍,

昂首屹立在面前。

喂,朋友！你可看见那乌云上方似王冠,
又像云中伸出了两手,那是电光闪闪。
那闪电又像是僧侣的灯,
在添油时拨动了灯捻。
在达里吉和欧宰伊布之间,
我与同伴坐着遥望苍天。
好大的一片阴云啊！我们齐把雨盼,
那云右遮盖坦峰,左接希塔尔和耶兹布勒山。
大雨倾盆,直泼在库泰法的地面,
汇成山洪,把大树都冲得根朝天,
盖南山上雨过处,
羱羊① 全被赶下了山。
太马绿洲没有剩下一颗枣椰树干,
除了石头砌的,房屋全成了烂泥一摊。
迎着风雨岿然屹立的赛比尔山
好似身披条纹大氅的王公,那样威严。
清晨,泥沙俱下的洪水环绕着穆杰尔山,
使它像一架纺车的轮子,在不停地飞转。
云彩在荒原卸下负担,瞬时葳蕤一片,
好似也门布商把五颜六色的衣料展览。
山谷里,云雀好像喝醉了美酒,
不停地欢唱,不停地鸣啭。

---

① 羱羊,也叫北山羊,哺乳动物,形状似山羊而大,雄雌性都长角。雄性角大,向后弯曲,生活在高山地带。

昨夜，山洪把它吞没的野兽冲得四散，
一具具尸骸好似野葱头露出根须一般。

如果我想苟且偷生

如果我想苟且偷生，
几枚小钱足以活命；

但我定要努力建功立业，
似我辈岂能不追求功名。

阿比德·本·艾卜赖斯一首

阿比德·本·艾卜赖斯（'abīd bn al－Abraṣ ？—544），生于纳季德地区，阿萨德部落人。当著名诗人乌姆鲁勒·盖斯的父亲胡杰尔统管阿萨德部落时，阿比德曾是其清客，后参与阿萨德部落谋反杀死胡杰尔的行动，并吟诗舌战乌姆鲁勒·盖斯，为本族人辩护。他观察力强，感情细腻。其诗集一九一三年在莱顿首次印行，最著名的是《阿比德的悬诗》。

你扬言要报杀父之仇①……

你扬言要报杀父之仇，
用死来威胁我们。

你信口雌黄，胡说
已杀死了我们的头人。

你不必装腔作势！
该号丧的是你的父亲。

① 当乌姆鲁勒·盖斯前来声言要为父复仇时，阿比德则吟此诗，同其舌战，为本部族人辩护。

一旦我们刀枪备好，
就会向敌人进军。

别人可以苟且贪生，
我们却绝不肯屈就于人。

你还不快问问铿德族人①：
“败逃之日，你们往何处栖身？”

我们个个都久经沙场，
你们快来送死——结队成群！

要知道，我们的战马
一向都是先发制人。

你们早已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世上却无人能战胜我们。

一旦我们的矛头指向了你，
你绝逃不过与你父亲同样的命运！

任何人建功立业都无法与我们相比，
我们创建的荣誉早已高耸入云。

我们从不肯忍受屈辱，

---

① 铿德部族是乌姆鲁勒·盖斯所属的部族。

却杀死了你们多少头人!

又俘获了你们多少女孩
——美若仙女降下凡尘。

我们可以你的生命发誓:
任何人永远无法征服我们!

艾布·杜阿德·伊雅迪一首

艾布·杜阿德·伊雅迪(Abū Du'ād al－'iyādī ?—约560),生于伊拉克南部,早年以牧马、经商为生,并曾为希赖国王管理过马群。诗人善于描状。他写马、骆驼、牛,其中尤以写马见长。他亦有颂诗、挽诗、情诗和哲理诗等。其诗用词杂有当时的方言土语,因而传世不多。

世上很多事难尽人意

我想友好,你却为敌,
世上很多事难尽人意。

岁月常会戏弄青年,
骗起人来赛过狐狸。

有人省吃俭用积攒体己,
吝啬一生却让别人承继。

奴隶要靠棍棒去敲击,
自由人暗示一下足矣。

沉默对青年往往有益，
死有时因为某些话语。

穆太莱米斯一首

穆太莱米斯(al－Mutalammis ？—569),生于巴林地区。原名为哲利尔·本·阿卜杜·迈西赫,是著名的《悬诗》诗人塔拉法的舅舅,曾是希赖王国国王伊本·杏德的清客。据说,伊本·杏德因故对他及其外甥塔拉法怀恨在心,让他俩带信去巴林总督处,企图假总督之手将两人杀死。穆太莱米斯中途起疑,拆信知情后,逃奔至迦萨尼王国,直至老死在那里。其诗数量不多,但皆为精品。

羞辱,只有毛驴对它熟悉

羞辱,只有毛驴对它熟悉,
自由人,甚至骆驼都不肯吞声忍气。

能容忍屈辱的只有两种卑贱的东西:
一是供人骑的驴,一是拴帐篷的桩子。

前者甘受屈辱可以理解,
后者被打破脑袋也无人为它哭泣。

塔拉法四首

塔拉法(Ṭarafah bn al－‘abd 543—569),《悬诗》诗人之一,生于巴林贝克尔部落一个富贵之家,幼年丧父,因不满叔伯虐待而作诗讽刺他们。他放荡不羁,常沉湎于酒色,挥霍无度,因而为族人所不容。他曾两度离乡漂泊,最后投靠到希赖王国国王门下,成为其清客。但他恃才傲物、桀骜不驯,曾作诗讽刺国王及其兄弟,遂使国王怀恨,假他人之手将其害死于巴林。有诗集传世,首次印行于一八七〇年。代表作是其《悬诗》。

讽国王与亲王①

若是阿慕尔的王位上是头母驼该多好!
可以让它围着我们的房屋哞哞叫。

说实在的,那个卡布斯亲王
不过是个乱用职权的大草包。

① 诗人投靠希赖国王阿慕尔·本·杏德门下,成为其清客,但他桀骜不驯,曾写下这首诗讽刺国王兄弟,遂使国王怀恨在心,后来设法将诗人害死。

我清楚地知道[1] ……

我清楚地知道，而并非臆断：
谁的手下人若卑贱，他也卑贱。

一个人只要没有头脑，
舌头会证实他的缺陷。

一个人若对玩笑也认起真，
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蠢汉。

小事也许会酿成大祸[2]

是否看孩子年幼，娘家人不在此，
你们就企图把瓦尔黛的财产吞没？

小事也许会酿成大祸，
致使鲜血不断流成河。

暴虐使瓦伊勒人两部落分裂，

---

① 据说诗人的姐夫阿卜杜·阿慕尔常虐待妻子，诗人不平，常作诗讽刺他，这首诗即为其中的一首。

② 诗人幼年丧父，其叔伯欺负孤儿寡母，企图侵吞其父留与其母瓦尔黛的遗产，年幼的诗人即吟咏这首诗警告其叔伯。

贝克尔与台额里卜打得你死我活①!

我一生只关心三件事

我一直是挥金如土,
开怀豪饮,寻欢作乐。

直至族人都远远避开我,
把我当成一匹癞骆驼。

但四方的穷人并没对我翻脸无情,
那些高门大户也仍待我如同贵客。

责备我沉迷于声色犬马的人,
难道你能让我在世永远生活?

如果你无法让我免去一死,
那就让我尽其所有,及时行乐!

我一生只关心三件事,
此外,才不管死后人们如何评说:

一是不管别人如何非难,

① 典出"白苏斯之争":原同属瓦伊勒族的贝克尔与台额里卜两部落因一匹骆驼而酿成长达四十年的流血战争(494—534),这就是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著名的"白苏斯之争"。

我开怀先把美酒足喝；

再是一旦有人遇险求援，
我会飞马前去勇敢拼搏；

三是阴天里，帐篷下，
俊美的女郎会使我无比快乐。

艾弗沃·奥迪一首

艾弗沃·奥迪(al－Afwah al－Awdī ？—570),骑士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哲士,生于也门地区,是部族的首领,也是部落战争的军事领袖。其诗传世不多,多为哲理诗和鼓舞族人勇敢战斗的激情诗。有关他的传奇轶事多散见于一些阿拉伯古籍中。

若无首领……

若无首领,人多也没用;
蠢人当家,无法有首领。

没有柱子,无法支帐篷,
不打桩子,柱子立不成。

桩子、柱子皆具备,
事情一定会成功。

哈雷斯·本·希里宰一首

哈雷斯·本·希里宰(al－Hārith bn Hillizah ？—570),《悬诗》诗人,生于伊拉克,为贝克尔部落显贵、贤哲。贝克尔与台额里卜两部落因有“白苏斯之争”而失和。诗人曾代表本部落与台额里卜部落诗人阿慕鲁·本·库勒苏姆争讼于希赖国王伊本·杏德前。他面对强手,隔着重重帘幕(因其患麻风病),慷慨陈词,致使希赖国王改变初衷,做出对贝克尔部落有利的判决。这就是诗人有名的《悬诗》。据说他活到一百岁,但其诗作传世不多。

登　程

昨晚万事已备好,
今早一片嘈杂声:
你呼我应骆驼叫,
不时可闻马嘶鸣。

阿慕鲁·本·库勒苏姆一首

阿慕鲁·本·库勒苏姆(‘amru bn Kulthūm ？—584),《悬诗》诗人,生于幼发拉底河畔台额里卜部落的贵族世家。他十五岁就成为本族领袖,曾代表本部落舌战贝克尔部落的代表诗人哈雷斯·本·希里宰,争讼于希赖国王伊本·杏德前,后伊本·杏德因唆使其母后企图当众羞辱诗人的母亲,而被诗人手刃。其遗诗传世不多,以其《悬诗》闻名于世。

谁若碰上了我们的战磨……

谁若碰上了我们的战磨,
就会被碾成粉末。

纳季德东部摆开了磨盘,
一小撮古达阿① 人被塞进了磨眼。

离远的用枪刺,
靠近的用剑砍。

---

① 古达阿(Guḍā‘ah)为阿拉伯南方的部族。后多迁居于希贾兹北部,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一带。

赫兑[1] 的枪杆黑油油有弹性，
宝剑熠熠挥舞在敌人头顶。

我们用它砍掉敌人的脑袋，
好似割草，又像切菜。

顽敌的头颅纷纷落，
好像倒地的小骆驼。

麦阿德人知道我们祖先的光荣，
今日交手会让他们看得更清。

---

① 赫兑为地名，以产矛枪著称。

穆赛吉布·阿卜迪一首

穆赛吉布·阿卜迪(al－Muthaggib al－'abdī ？—587),巴林地区人。他是部族的头人之一,在著名的"白苏斯之争"之后,曾参与了对贝克尔与台额里卜两部落之间的调解。他曾与希赖王国的国王伊本·杏德和努尔曼·本·蒙齐尔交往,并作诗赞颂过他们。他有诗集传世,多为颂诗、描状诗、哲理诗和情诗。

修身格言

遇事切莫乱点头,
没有把握别应承。

先说"不"字后说"行",
胜于不行先答应。

如怕后悔先说"不",
轻诺寡信是劣行。

一旦答应莫食言,
千方百计要完成。

人有缺点遭物议，
处处自爱人亦敬。

我待邻居敬如宾，
规规矩矩守本分。

不在背后进谗言，
不似禽兽暗伤人。

当面笑脸背后骂，
此仍卑怯恶小人。

恶语如同耳旁风，
我自装聋似不闻。

人有涵养不动怒，
免得失态称人心。

他人不义我仁义，
宽宏大度是根本。

欧尔沃·本·沃尔德十一首

欧尔沃·本·沃尔德（‘urwah bn al－Ward ？—596)，著名侠寇诗人，阿布斯部落人，生活于麦地那一带，其父为部族骑士与显贵。诗人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在族人与同伴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能将陷于窘境的贫困侠寇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故有“侠寇们的纽带”之称。据说他率人劫掠而不杀人流血，又从不以慷慨侠义者为劫掠对象，被认为是最高尚的侠寇。有诗集传世。其诗通俗易解，多反映出诗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胸怀。

待客之礼

我家就是客人的家，
　　我的床就是他的床；
头戴面纱的羚羊
　　也不能让我将他遗忘。

我同他谈天说地，
　　交谈也是待客之方；
尽管我心中在想：
　　他即将进入梦乡。

让我去发财致富

让我去发财致富！
我看最糟的莫过于穷苦：

穷人即使是名门贵族，
也会被人疏远，受人羞辱；

人们会耻于同他为伍，
连妇女孩子也会对他轻侮。

富人则会耀武扬威，
谁见了都会眉飞色舞；

他的罪孽不管大小，
有钱总会得到宽恕。

人不能靠富有而当首领

人不能靠富有而当首领，
只能靠功德、善行才能服众。

我不会在朋友富时过从甚密，
而在人家困难时从不把门登。

如果富了，邻居可以花我的钱，

——仗义疏财，我遐迩闻名。

如果穷了，我也不会低三下四，
——去巴结悭吝的富翁。

侠寇之路

人若没有驼群维持生计，
　　亲人又不同情将他怜恤，
这样受穷还不如一死，
　　更不必认那堂兄表弟。
也许有人问：那该往何处去？
　　哼！侠寇的出路岂能成问题！
条条道路又宽又广——
　　如果亲戚不肯周济。
有水不能让人渴死，
　　我活着丢不开兄弟。
我永生不能让邻居受人欺侮，
　　不会对朋友谗害，背信弃义。
一旦风儿吹开女邻居家的帐帘，
　　我会闭眼，直至帐帘重新掩起。

乌姆·哈姗责备我……

乌姆·哈姗责备我，将我阻挡，
劝我不要出去，免得遇敌伤亡。

她为我担心的不过是死，
可待在家里，死也照样会遇上。

我们每逢发财变得富有，
总有穷人携家带口找到门上。

他有困难，亲戚也帮不上忙，
他本高贵，贫穷是因为灾殃。

乌姆·马利克，你可问问……

乌姆·马利克，你可问问
　　那些夜晚找上门的客人
——逢上我在宰牲或烧肉，
　　生肉、熟肉他们总有一份：

我是否总是笑脸相迎，
　　使他们感到和蔼可亲；
对他们解衣推食，殷勤款待，
　　而不问他们来自何方，是何许人！

你一旦变得富有……

你一旦变得富有，
　　人们会对你尊敬；
每个富翁在人心中
　　都是贵人，受到敬重。

但唯有这种富有

　　才会令人赞颂：

晚上客来，殷勤款待；

　　清晨客去，慷慨馈赠。

没出息的穷人与真正的侠寇

愿上天诅咒那种没出息的穷人：

一到夜晚他就寻残汤剩饭把骨头啃。

每夜，受到一位阔佬的款待，

他竟把自己也看成了富人。

无所事事，一觉睡到大天亮，

醒来玩弄身旁的石子消磨光阴。

他若是帮助邻居妇女做点事，

就讨人家便宜，像癞骆驼一样混。

但一个真正的侠寇却有自己的体面：

他急公好义，如光风霁月，肝胆照人，

战场上，他使敌人叫苦连天，

埋怨他不分畛域，扶危济困；

他们常常失魂落魄，提心吊胆，

离得再远，也害怕难逃他的手心。

这样的人，死了会流芳千古；
一旦富了，又多么应得应分。

愿将我身分众人[①]

我有口粮大家分，
你有珍馐独自吞。

我瘦你肥岂可笑，
克己济贫是本分。

愿将我身分众人，
纵喝冷水亦甘心。

让我去四方浪迹

让我去四方浪迹，
发了财亦可将穷人周济。

别人遭难时袖手旁观，
岂非可耻，可鄙。

如果不能济困扶危，

---

① 一个悭吝的富人见诗人面黄肌瘦而嘲笑他，诗人便吟此诗作答。

活着还不如死去。

追求本身使人心安理得

夜晚，在马湾①，我隔着篱笆对憔悴的乡亲说：
走出家门，行动起来，迈开大步！

只有这样才会摆脱痛苦的死亡，
使自己获取钱财和幸福。

谁同我一样携家带口又一贫如洗，
他就要不怕颠沛流离，不怕吃苦。

即使不能称心如意，也问心无愧，
追求本身使人心安理得，时光没有虚度！

① 马湾为地名。

穆纳海勒·叶什库里一首

穆纳海勒·叶什库里(al - Munakhkhal al - Yashkurī ？— 603),属贝克尔部落人,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著称,惯于偷香窃玉。他是希赖王国国王伊本·杏德的清客,爱恋公主杏德·宾特·蒙齐尔,又与王后有染。传说中他与努尔曼·本·蒙齐尔的妻子穆苔杰丽黛的爱情也很著名。据说他可能被伊本·杏德所杀。其诗传世很少,这首诗可能是为杏德·宾特·蒙齐尔所吟。

闺　秀

如果你责备我,说我不好,
　　那你可以走遍天涯海角,
不必打听我有多少金银财宝,
　　且看看我的品德有多么崇高。

马背上一个个骑士
　　好似烈火在燃烧,
他们头戴银盔,
　　威武雄壮逞英豪。
他们披甲上阵,
　　气宇轩昂斗志高。

骑士好似雄鹰，
　　骑着骏马奔跑，
他们所向无敌，
　　敌人闻风而逃。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的英雄，
　　还有那些馨香四溢的美女也令我倾倒。
如果狂风怒号，
　　掀动着帐篷的四角，
在那天灾的日子，你会发现
　　我仗义疏财，大手大脚。

我走进姑娘的闺房，
　　在那濛濛的阴雨天。
她身穿绫罗绸缎，
　　那样俊美，那样丰满。
我拉拉扯扯，她忸忸怩怩，
　　像一对鸽子彳亍走向小河边。
我吻着她，她浑身颤栗，
　　像一只小羚羊，吁吁气喘。
她贴近我说："穆纳海勒，
　　你为什么浑身好似火炭？"
"走吧！什么也别问了！
　　还不是对你的爱情将我摧残！"
我爱她，她也爱我，
　　连我的公驼也将她的母驼爱恋。

啊，狂欢豪饮的一天

对穆纳海勒显得何其短!
我开怀豪饮美酒,
用大群的骏马抵酒钱。
我开怀豪饮美酒,
卖掉奴隶、俘虏也情愿。
我开怀豪饮那美酒啊,
不惜万金,用大杯小盏!
如果我醉如烂泥,
就似国王,住在宫殿。
如果我酒后醒来,
就会发现仍在牛羊骆驼中间。
啊,杏德,美丽的公主哟!
请你将这爱情的俘虏垂怜!

纳比额·祖卜雅尼三首

纳比额·祖卜雅尼(an－Nābighah adh－Dhubyānī　535—604),出身祖卜延部落名门贵族,曾为希赖王国的宫廷诗人,后为救族人,离希赖王国投奔迦萨尼国王,并对他歌功颂德。当时两王国相互敌对,诗人因而得罪希赖国王。但诗人旧情难忘,遂设法写诗给希赖国王,为己辩解,向其致歉,以求谅解,终于重返希赖王国。其诗以颂诗和辩解、道歉诗著称。据说在"欧卡兹集市"曾为他专设帐篷,求其为仲裁,评判诗人们的作品优劣。

辩　解

知君责备我,
惶惶心不安。

辗转反侧不得寐,
夜夜如卧在针毡。

愿对君盟誓,
诚心可告天:

小人君前诽谤我，
劝君切莫信谗言。

投奔他国为谋生，
并非离君而反叛。

他国君王待我好，
听我赞歌赐我钱。

知恩称谢并非罪，
人皆如此君亦然。

请君原谅且息怒，
勿将我当癞驼看。

神明佑君位显赫，
众王惶恐立君前。

彼等如星君如日，
红日升时星不见。

求全责备难得友，
谁能完美无缺点？

人都希望长生不死

人都希望长生不死，

长寿也许有害无益：

美好时光已成往昔，
余者唯有艰难时日。

岁月对他翻脸无情，
眼前全无一丝欢愉。

有多少人幸灾乐祸，
暗中咒我早早死去。

她出现在帐帘之间[①]

她出现在帐帘之间，
好像初升的太阳。

又像雪花石膏雕成的女神，
供在玻璃砖砌的台上。

更像晶莹璀璨的珍珠，
采珠人一见就顶礼膜拜，欣喜若狂。

① 据说这些诗句是诗人描述希赖国王努尔曼·本·蒙齐尔（580—602）之妻穆苔杰丽黛的，并因而得罪国王。

苏莱克·本·苏拉凯一首

苏莱克·本·苏拉凯(as－Sulayk bn as－Salakah ？—605),侠寇诗人,其母为埃塞俄比亚女奴。除诗歌外,诗人还以跑得快著称。

这一切使我感到难受

每天看到阿姨被当成牲口,
使我不禁愁白了头。
她们受辱,我却无法营救,
这一切使我感到难受。

哈帖姆六首

哈帖姆(al－Hātim at－Tā'ī ？—605)，骑士诗人，生于纳季德，塔伊部落人。其母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富孀，遂养成诗人豪爽、侠义、扶危济困的性格。他被认为是慷慨豪侠的典型，以至于阿拉伯有成语："比哈帖姆还慷慨"。其诗也多为抒发其慷慨豪情之作。有关他的慷慨侠义故事不仅在阿拉伯世界，而且在波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广为流传。

我家的狗胆小如鼠

如果说吝啬鬼家的狗总是狂吠狺狺，
穷凶极恶，使异乡客人不敢靠近，
那么我家的狗则一向是胆小如鼠，
慷慨使我总是敞开大门，欢迎客人。

燃着篝火吧！

燃着篝火吧！夜晚很寒冷，
仆人啊！寒风在呼啸悲鸣；
过路人或许会看见火光而欢欣，
你若招来客人，就可成为自由人。

有时，为了我的慷慨……

有时，为了我的慷慨，
　　夜晚妻子不禁将我责怪，
好像我如此大手大脚，
　　就是对她的不公和伤害。

责怪我的人啊！须知
　　慷慨绝不会使我垮台；
吝啬也不会使那些
　　狗肚鸡肠者永世存在。

高尚人的美德
　　会在世上流芳万代，
哪怕他的骨头朽烂，
　　在泥土中深埋。

人的品德是天生的，
　　想改也无法更改；
谁想要装模作样，
　　本性总会暴露出来。

我常饿着肚子而慷慨待客

向神发誓——一切秘密唯他晓得，
腐朽的尸骨，他亦能使其复活：

我常饿着肚子而慷慨待客，
免得人家说我小气、吝啬。

我羞于在黑暗中独自吃饭，
而不点火招徕过往旅客。

慷慨好客，是我家遗风祖传

空旷的沙漠，人静夜阑，
忽然传来阵阵呼喊。

那喊声好像绝望的疯癫，
不！那不是疯癫，是在设法求援。

听到喊声，我忙朝他招呼，
慷慨好客，是我家遗风祖传。

我忙把熊熊的篝火点燃，
又放出狗，让犬吠使夜行的人听见。

“欢迎，欢迎！你算找对了门。”
我对他说，但没坐下再问长问短。

我忙朝肥壮的驼群走去，
那是我为过往客人专备的美餐。

我走过去，身佩着一柄宝剑，
剑尾拖在地，剑带却不抖颤。

群驼望着我，个个惊恐不安，
它们想护着那头最好的公驼——膘肥体健。

它那蹄子连同半截小腿被一刀斩断，
好似被人拴上了永结不开的羁绊。

我的父辈教我要这样行事，
而教他传统的则是他的祖先。

聚　餐

大家饿了，坐下聚餐，
我缩着手，从不争先。

我宁愿饿着肚皮过夜，
也不肯大腹便便让人褒贬。

膳友若见到我手边食物吃完，
我会为此感到羞惭。

食欲本来就性喜贪得无厌，
若随其便，会遭人骂，丢尽体面。

祖海尔二首

祖海尔(Zuhayr bn Abī Sulmā　约 520—609),《悬诗》诗人之一,生于纳季德地区麦地那附近,成长于其母系亲属所在的艾图凡部落。当时在该部落的阿布斯与祖卜延两族之间发生了著名的“赛马之争”,后由两名贤士海莱姆与哈里斯自愿捐出三千峰骆驼,以结束这场长期流血战争。诗人深受感动,吟有大量的诗来歌颂两位贤者的善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其《悬诗》。其诗语言凝练、严谨,往往嵌有很多格言、警句,脍炙人口。

《悬　　诗》

难道这就是乌姆·奥法的旧居
　　——荒原上一片废墟,默无一语?
历经沧桑却仍依稀可辨,
　　宛如手腕上扎青留下的痕迹。
唯有一只只羚羊和它们的子女
　　来来往往,在这里安身、栖息。
我站在那里仔细地打量,
　　终于确定,那是我久别二十年的故地。
这是熏黑了的支锅的石头,
　　那是快变为平地的屋边排水渠。

当我确认那是昔日的宅邸时，

　　就说："早安，故居！我向你致意！"

我的朋友，你可看见乘着驼轿的妇女

　　行进在朱尔苏姆泉边的高地？

沿着盖南山左侧走，山路是那样崎岖，

　　盖南山啊！有多少春秋从你身旁流逝！

驼轿用珍贵的帷幔遮起，

　　四边镶着血一样鲜红的罗绮。

她们坐在骆驼后面千娇百媚，

　　行走在苏斑高地上，婀娜多姿。

天还未亮，她们就已动身，

　　轻车熟路，直奔拉斯谷地。

她们俊俏美丽、风姿绰约，

　　风流公子见了也会心荡神迷。

她们所到之处，驼轿上缀的绒球，

　　像一粒粒野葡萄，鲜红、艳丽。

每逢来到清澈的泉水旁边，

　　她们就搭起帐篷，汲水、休息。

然后重新登上旅途，

　　再次穿过苏斑谷地。

我以人们朝觐、绕行的克尔白起誓

　　——建造它的部族是朱尔胡姆和古莱氏：

我发誓：勿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你们两人都确实是仁人君子。

是你们挽救了阿布斯和祖卜延两部族，

他们曾相互残杀,已奄奄一息。
你们说过:“如果能使大家安居乐业,
破钱财,施仁义,我们在所不惜。”
于是,为了和平,你们不遗余力,
不伤人们的体面,又照顾亲朋的情义。
你们是这样高尚地赢得了和平,
能取得这样公认的荣誉可真了不起。
医治战争创伤用了骆驼千百匹,
你们付出血锾,却与战争毫无干系。
你们向别人偿还血债,
自己却从未动刀枪,未让血流一滴。
于是受害死者家中跑着幼驼,带着印迹,
那原是你们的财产,出自你们的门第。

请告诉祖卜延人和他们的盟族:
你们已经缔结和约,不能背信弃义!
心中有什么邪念,不要对真主掩饰,
无论怎样隐瞒,他也会知道你们的秘密。
桩桩件件都将记在帐上,受到清算,
只是或早或迟,或今生或来世。
战争的苦果你们尝过,你们熟悉,
谈起来绝非主观臆测,胡言乱语。
一旦你们挑起战端,就是严重的作孽,
那是挑逗起凶恶的狮子,把战火燃起。
战磨转动,将把你们碾成齑粉,
兵连祸结,如多产的母驼连生灾难的子息。
战争中生下的孩子也将终生不幸,

他们将把父兄种下的恶果承继。
伊拉克的乡镇会让人们获得金钱银币，
战争带来的只有祸患，使你们一贫如洗。

我以自己的生命发誓，这是一个高尚的部族，
只是侯率因挑起祸端，并非他们背信弃义。
侯率因原来就心中怀有仇隙，
他一声不响，却在暗中窥测时机。
他企图为兄弟报仇雪恨，
然后亲率千名铁骑御敌。
他没有去惊动千家万户，
只是把杀害兄弟的凶手杀死。
这头雄狮鬣毛耸起，爪牙锋利，
全副武装，随时准备经受战火的洗礼。
它勇敢，受人欺负会迅速反击，
否则，它就先发制人，显示它不是好惹的。
战争重起，像喝过水的骆驼又把水饮，
那不是泉水，是干戈相见，血流遍地。
他们将两败俱伤，耗尽元气，
然后再准备投入后果严重的下场战役。
我敢说，这些付出血锾的人
确实是慷慨豁达的贤人义士。
他们的刀枪从未沾过死者的鲜血，
那些死者的血债也原与他们毫无干系。
如今那些被杀死的人却可以看到他们的赔偿——
一匹匹健壮的骆驼正在山路上向他们家走去。
他们为一个部族的安全付出血锾，

使他们遇有月黑风高，不再忐忑惊惧。
这个部族宽宏大度讲仁义，
不念前仇，但也绝不受人欺。

人生多艰，我已感到烦腻，
人活八十，岂能不感到厌世。
今昔诸事我都清楚、熟悉，
唯有未来之事我却一无所知。
我看死神像夜盲的骆驼，乱撞一气，
撞到者死，撞不到则耄耋老矣！
谁不肯随大流而想标新立异，
就会遭到牙咬脚踢，受人打击。
谁行义而不沽名钓誉，会赢得更大的荣誉，
谁悭吝而厚颜无耻，会被千夫所指。
谁富有而不肯对乡亲施行义，
必将遭人谴责，被人唾弃。
谁讲信义，不会让人说三道四，
谁心安理得，讲话不会语无伦次。
谁怕死，也总难免一死，
哪怕他登天梯，逃上天去。
谁若对小人做好事，施仁义，
人家以怨报德，会使他后悔莫及。
谁若不肯讲和，息鼓偃旗，
那就兵刃相见，让他把头低。
不用武力保卫家园，家园会夷为平地，
谁不欺负别人，难免会被人欺。
在他乡异域，会把敌人当成知己，

谁不自重，会被人瞧不起。
一个人的品德无法掩饰，
即使想瞒人也瞒不过去。
有多少人不讲话时让你赞许，
一开口，优缺点全暴露无遗。
一个人的价值一半是舌头，一半是心，
余下的不过是血肉构成的躯体。
老年人昏聩起来无可救药，
年轻人胡涂过后会变得聪慧。
对我们，你们总是有求必应，乐善好施，
可是谁若总是向人求乞，也会遭人禁忌。

赞海莱姆·本·赛南

不论富裕还是拮据时，
你都同样地慷慨无私。

战争时，你是族人最勇敢的斗士，
和平时，你是他们最雄辩的律师。

如果人们在荣誉的赛场上相互比试，
那么夺冠的英雄必定是你。

如果人们的称颂会使人流芳百世，
那么你一定会在世上永生不死。

奥斯·本·哈杰尔一首

奥斯·本·哈杰尔(Aws bn Ḥajar ？—约610),原籍巴林一带,浪迹于纳季德、伊拉克,特别是曾久居希赖王国。他是《悬诗》诗人祖海尔的继父,又是贾希利叶时期诗坛巨匠之一。其诗重在修饰、润色,字斟句酌,称"奥斯派"。属于此派者有其义子和传述人祖海尔及其儿子凯耳卜,还有著名诗人纳比额等。

告 族 人

我们将祖先创建的丰功伟绩承继,
可在这片故土我们竟这样没出息;

如果后人总依赖别人去维护荣誉,
那么高贵的门第就很有可能失去。

安塔拉五首

安塔拉('antarah bn Shaddād 525—615),《悬诗》诗人,著名骑士,生于纳季德地区,阿布斯部族人。其父为贵族,母亲则是原籍埃塞俄比亚的奴婢。他热恋堂妹阿卜莱,并吟诗表露自己的一片痴情。他被认为是阿拉伯古代文武双全完美无缺的英雄骑士。附会于他的民间故事《安塔拉传奇》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他有诗集传世,多为抒发豪情壮志的矜夸诗,也有大量向阿卜莱表示爱恋的情诗,最著名的是其《悬诗》。

我的肤色同麝香一样①

如果提起我人们就笑我黑,

　　起劲地说三道四大加责备,

那么我说我的肤色同麝香一样,

　　而一颗心却胜似高山坚不可摧。

我从来都不是依靠自己的肤色,

　　而是靠勇敢和言词显示高贵。

① 意指其肤色与麝香一样黑。

寄语鸟儿

柳树上的鸟儿,你引起我的悲伤,
让我烦恼,使我更加如痴如狂。

如果你在痛苦地悼念一个伙伴,
那远去使我伤心的人也会让人凄怆。

让我更加放声大哭一场吧!
你会看到夺眶的泪水不断地流淌。

站下来,瞧着我,不必太匆忙!
当心,别让我火的气息把你烧伤。

飞吧!也许你会看到一队人马
行进在希贾兹的阿里季或努耳曼原野上。

人群中有一位姑娘泪如雨下,
她在思念邻人和遥远的家乡。

我的鸽子,我的小鸟!我为你祝福,
你若见到那驼轿,请为我报丧:

就说他已痛哭而死去,
流尽的不是泪水,而是鲜血一腔。

我是雄狮震天吼

沙场上，鏖战中，
我可并非阒无名。

战尘弥漫呐喊处，
总会见到我身影。

手中宝刀加矛枪，
为我战功作见证。

从不暗中下毒手，
明刀明枪要敌命。

我是雄狮震天吼，
无人比我更勇猛。

熠熠长枪手中握，
闪闪宝刀握手中。

自幼刀枪随身带，
形影不离总伴从。

一旦大地起狼烟，
血流成河一片红，

我爱刀枪齐奏鸣，
手舞足蹈我高兴。

刀剑相击铿锵响，
声音最美最动听。

还爱战场舞长枪，
穿敌胸膛一声声。

《悬　诗》(片断)

诗人可留下什么地方没有诵吟？
情人的旧居你可还能辨认？

杰瓦谷地里阿卜莱[1] 的家，你早！
告诉我，她的家里人可都好？

姑娘，何不据你所知，将我赞扬：
人若待我好，我待人也宽宏大量；

谁若欺负我，我也不会将他轻饶，
让他尝尽苦头，那似苦瓜的味道。

我爱千金买醉，兴来开怀饮酒，

---

① 阿卜莱是诗人叔父马立克的女儿，是诗人热恋的情人。

不怕骄阳似火，自有杯盏在手。

醉时，我挥金如土，舍得花钱，
为的是保持尊严，不伤体面。

醒来，我也从不忘疏财仗义，
我的高风亮节，你应当熟悉。

若对我不够了解，马立克的千金！
你尽可以问问战马和乡亲。

敌人成群结队，轮番来战，
他们时而挺枪，时而放箭。

我久经沙场的战马遍体鳞伤，
我却仍旧人不离鞍，骑在马上。

战斗中，我最勇敢，奋不顾身，
胜利时，又最不屑猎取战利品。

恶战使好汉们都吓得目瞪口呆，
我牢记叔叔的叮嘱，暂且忍耐。

人们在战场上你呼我喊，
我却屹立在那里，岿然如山。

只待敌人前呼后拥地扑向我的亲人，

我才一声不响，毫无畏惧地迎击他们。

乡亲们在呼唤着我安塔拉，
敌人的矛头纷纷指向我的战马。

我勇往直前，扑向敌人，
马鲜血淋漓，如披红锦。

它躲闪着刺来的枪，射来的箭，
它的嘶鸣好似哭喊，向我抱怨。

若会说话，它一定会诉苦，
诉说它的伤痛，它的苦楚。

但我感到安慰、痛快、称心：
骑士们说："全看你的了，安塔拉，前进！"

浴血枪林刀丛中

浴血枪林刀丛中，
时时念你唤芳名；
几欲亲吻闪光剑，
似你启齿露笑容。

大艾阿沙五首

大艾阿沙(al－A'shā al－Akbar　530—629),生于曼夫哈,属贝克尔部落。他生活放荡不羁,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中。挥霍无度的生活使他到处游吟,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以求赏赐。他能诗善唱,有"阿拉伯人响板"之称。他特别擅长写颂诗与讽刺诗,亦写有大量咏酒诗。其诗一反前人质朴、粗犷的风格,而变得华丽、夸张,这可能与他受希赖王国、波斯文化影响有关。其诗集于一九二八年首次在莱顿出版。亦有人将他列为《悬诗》诗人。

这是一支同仇敌忾的军队①

科斯鲁② 的大军清晨来犯,
我们的勇士誓死迎战。

这是一支同仇敌忾的军队,
率领他们的个个是英雄好汉。

---

① 在贾希利叶时期,波斯与阿拉伯人之间曾发生过著名的"济卡尔战役",阿拉伯贝克尔部落在其他部落的支持下大败前来征讨的波斯大军。这首诗即以这一战争为题材。

② 科斯鲁为波斯王。

我们的部落树大根深，
才会人材倍出，智勇双全。

我们的骑士个个骁勇善战，
披坚执锐，好似出鞘的宝剑。

和平的日子他们温和、慈祥，
战斗中却像精灵拿起了刀剑。

敌人看清了我们是贝克尔的好汉，
不禁丢盔弃甲，心惊胆战。

敌人哭喊着："请刀下留情！"
英雄们却不停地挥舞着宝剑。

如果麦阿德① 所有部落都来参加济卡尔②
  战役，
胜利的荣誉，大家会一体均沾。

波斯人来时铺天盖地，
好似夜晚降临，一片黑暗。

他们的将领戴着耳环，

---

① 麦阿德原为阿拉伯半岛北部的一大部族，贝克尔等部落皆由其派生。

② 济卡尔现位于伊拉克境内。

珠光宝气，同女人一般。

阿拉伯妇女乘着驼轿，
跟在我们的军队后面。

她们看到这场景，不禁为我们
担心、流泪，浑身抖颤。

但敌人的威风如同海市蜃楼，
他们的刀枪也好似乌云中电闪。

待到他们准备张弓射箭时，
我们早已挥刀将他们的脑袋砍。

还未到中午，贝克尔的骑士们
已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

羝羊牴磐石

羝羊牴磐石，
欲使磐石破；
磐石未受损，
羊角却削弱。

平生难离酒

一杯乐悠悠，

再喝尽解忧;
令人皆知我:
平生难离酒。

她若让一个死人靠在胸前……

她若让一个死人靠在胸前,
他会活转,不肯让人运进墓园。

以至人们见到此情此景会说:
噢! 死而复生,真是世上罕见!

神使我们的食物全靠骆驼

我们可不像伊亚特部落
居于提克里特,期待庄稼收获。

神使我们的食物全靠骆驼,
保证我们享受不尽,永远快活。

它们高大如山,可宰而待客,
在我们手中,别人无法掠夺。

驼肉常满我们的锅,
驼奶洁白供我们喝。

伊 斯 兰 时 期

（622——750）

跨代与伊斯兰初创时期
(公元 622—661)

阿慕鲁·本·麦耳迪凯里卜一首

阿慕鲁·本·麦耳迪凯里卜('amru bn Ma'dīkarib 542—641),骑士诗人,生于也门扎比德,以见义勇为、孔武有力著称。公元六三一年他皈依伊斯兰教,曾一度叛教,后再次归顺。他曾在叶尔茂克战役(636)、嘎底西叶战役(637)中立有战功,最后在阿拉伯人围攻波斯属地纳哈文德战役中战死。遗诗不多,内容多为矜夸、咏志,内有不少警句、格言。

勇　士　行

美不靠华丽的衣裳,
哪怕你穿着条纹大氅。

美在于品德高尚,
使人受到称誉、赞扬。

为防不测,我备下铠甲,
还有战马——高大、强壮。

宝剑在手闪闪发光，
可以劈碎敌人头盔、五脏。

我知道，交战的那天，
敌人也是兵强马壮。

他们身披盔甲，
个个如虎豹一样。

毫不奇怪：干戈起时，
哪个不是全副武装。

我见到我们的妇女在奔跑，
慌里慌张，尘土飞扬。

她们中还有拉米斯——
好似天上现出了月亮。

若非到了紧急关头，
她绝不会抛头露面，如此张扬。

于是我扑向敌人的首领，
——必须同他血战一场。

敌人发誓：定要我的命，
我也发誓：让他们在我剑下身亡！

有多少位好兄弟，
我将他们亲手埋葬。

我不惊恐，不慌张，
不让泪水挂在脸上。

我为弟兄穿上殓衣，
却镇定自若，坚忍，刚强。

面对敌人，我以一抵千，
死者未竟事业，我来承当。

我亲爱的弟兄们逝去了，
留我一人，似剑一样！

艾布·祖艾伊布·胡宰里一首

艾布·祖艾伊布·胡宰里(Abū Dhu'ayb al-Hudhalī ?—648),跨代诗人,贾希利叶时代曾放荡不羁,后皈依伊斯兰教,居麦地那,曾随军征战至非洲,死于埃及。其最著名的一首诗是为悼念在同一年中被瘟疫相继夺去生命的他的五个孩子而作的,情真意切,颇为感人。此外,诗人还善于写景状物,特别是描述沙漠中的动物生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我们何必对死神抱怨

我们何必对死神抱怨,
时世本未想讨不幸者喜欢。

乌麦玛说:你何必奔波受熬煎,
——你既不缺钱,又有财产?

你为什么总是辗转反侧,
如卧针毡,彻夜不眠?

我对妻子说:是孩子们的永别
使我消瘦,日夜不安。

孩子们去了,留下的是悲伤,
还有泪水,长流不干。

他们留我在世度日如年,
似乎我也要追随他们直至黄泉。

我本来对孩子们关怀备至,
但死神的到来却无法阻拦。

一旦死神伸出魔爪,
一切符咒都不再灵验。

我硬挺着,想让幸灾乐祸者看看,
我绝不会倒在灾难的面前。

我也认为哭泣是件蠢事,
可是创巨痛深,除了哭又能怎么办?

人心如果放纵,总是欲壑难填,
如果加以约束,它也会随遇而安。

有多少人安逸幸福,合家团圆,
随后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若说尘世使他们遭殃蒙难,
我的悲痛却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心肝!

艾布·米哈坚二首

艾布·米哈坚(Abū Mihjan akh－Khagafī ？—650),跨代诗人,塔伊夫人,属于赛基夫部落,是著名的骑士,以骁勇善战但嗜好饮酒著称。他皈依伊斯兰教后,未能戒酒,曾受哈里发欧默尔多次训诫。在参加嘎底西叶的征战中,他因饮酒而被关禁闭,后发誓戒酒方得以出狱参战,破敌立功,传为佳话。其诗不多,大部分是有关酒的,亦有一些颂诗、矜夸诗和激情诗。

别人在横枪跃马① ……

够了！别人在横枪跃马厮拼,
我却被束缚手脚,这多伤心!

手上是镣链,面前是牢门,
堵住了我呼唤求战的声音。

当年我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① 诗人为伊斯兰初期骁勇善战的骑士之一,但嗜酒如命。哈里发欧默尔因其有违教规,故将其流放至红海一个小岛上。阿拉伯与波斯之间著名的噶底西叶战争(637年)爆发时,诗人伺机逃出参战,但司令官赛耳德·本·艾比·瓦噶斯知道后,又把他逮捕囚禁起来。在狱中,诗人求战心切,吟咏此诗,因而获释,并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功。

如今都离我而去，剩我孑然一身。

每天清晨，我都拖着锁链，
磨我筋骨，使我憔悴、痛心。

真主啊！怎么从禁锢的那天起，
亲友们竟忘记了我，不闻不问？！

远处刀枪飞舞，鏖战正酣，
我被囚旁观，怎能不心急如焚。

我向真主发誓，并恪守不渝：
一旦获释，永不登酒馆的门！

把我埋在葡萄树旁……

把我埋在葡萄树旁，在我死后，
让树根的汁液滋润我的骨头。

不要把我埋在荒原旷野，
我怕死后尝不到美酒。

盖斯·本·迈克舒赫一首

盖斯·本·迈克舒赫(Gays bn al-Makshūh ？—657),骑士诗人,原为白基赖部族的首领,以勇敢善战著称。在欧默尔与奥斯曼任哈里发时代,他曾参加开疆拓域的圣战,亦同哈里发阿里一道参加了绥芬战役,死于战场。

征　战

我带着一支人马,全副披挂,
雄狮般地从萨那飞奔而下。

风驰电掣,所向无敌,连克瓦迪—古拉、
凯勒卜、叶尔茂克,进入叙利亚。

一个月后,骑士们来到嘎底西叶,
人不下鞍,骑着血迹斑斑的战马。

在那里,我们同科斯鲁王
及他手下的将士拼搏、厮杀。

我见马队在踌躇、盘桓,

就直奔那趾高气扬的波斯王跟前；

举起那锋利无比的宝剑，
于是让他脑袋搬家，一命归天！

真主在那里对我们进行了考验，
英雄的功绩必将千古流传。

凯耳卜·本·祖海尔二首

凯耳卜·本·祖海尔(Ka'b bn Zuhayr ?—662),著名《悬诗》诗人祖海尔之子,从父亲那里受过有关诗歌的严格训练,曾攻击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致使穆罕默德下令对他可格杀勿论。诗人闻讯后亲谒穆罕默德,当场吟诗求其宽恕,为其歌功颂德,使其感动之余,竟解下身上的斗篷赏赐诗人。该诗称《苏阿德离去了》,又称《斗篷诗》。其诗字斟句酌,刻意雕琢,其中不乏格言、警句。

先知是光[①]

先知的警告使朋友离我而去,
说什么他们难以将我顾及。

我说:不必管我,你们尽可走开,
是吉是凶,我甘愿接受真主安排!

---

① 此文是选译自著名的《斗篷诗》(又以原诗首句称《苏阿德离去了》)的片断,原诗是一首长诗。据说,当诗人读到"先知是光,普照世间人寰;先知是剑,真主出鞘的宝剑"一句时,穆罕默德激动地脱下斗篷赐他,故称《斗篷诗》。

任何一个人,即使寿限再长,
有朝一日,总要被抬去埋葬。

我虽听说先知在恫吓我,
但仍希望得到他的宽赦。

先知息怒! 真主赐你《古兰经》,
其中有训诫,引导我们走向光明。

尽管别人说三道四,我却无罪,
请您不要听信谗言,将我责备。

他们把我说得如此罪恶滔天,
罪名重得即使大象也难承担。

它会诚惶诚恐,浑身打战,
除非先知开恩,对它赦免。

直至握住先知的手,我才感到了安全,
这巨手掌握我的命运,操纵生杀予夺大权。

先知是光,普照世间人寰;
先知是剑,真主出鞘的宝剑。

一群古莱氏族人团结在先知周围,
先知下令撤出麦加,他们听从他的指挥。

他们迁徙,并非弱者赤手空拳,
他们是在秣马厉兵,枕戈待旦。

他们个个是英雄,无比坚强,
身披达伍德的盔甲驰骋沙场。

他们坚毅、勇敢,胜不骄,败不馁,
千难万险面前不怯懦,不后退。

迎着刀枪,他们总是挺胸朝前冲,
面对死亡,他们从不扭头为逃命。

谁若是对诗歌多方挑剔[1] ……

谁若是对诗歌多方挑剔,横加指责,
一旦凯耳卜和侯忒艾死了,就让他们来作。

我保证你找不到一个人
会像我们那样字斟句酌。

别人吟诗难免有高低好坏,

① 诗人侯忒艾是《悬诗》诗人祖海尔及其子凯耳卜诗歌的传诵人。他们被称为“奥斯派”,以炼句著称,又被称为“诗奴”。据说侯忒艾曾对凯耳卜说:“我的传诵使穆圣亲族都知道了你们的诗,并知道我紧紧追随你们。如今除你我之外,诗坛诸雄都相继而逝了,如果你能作一首诗,提到你,然后再把我挂在你后面,那么你们的诗歌就更会在人们中争相传诵,不胫而走。”凯耳卜听从了这话,于是便作了这首诗。

我们的诗字字句句却挑不出错。

我们反复推敲，精雕细刻，
那些名诗警句与之相比也会黯然失色。

韩 莎 四 首

韩莎(al－Khansā' 约 575—约 664),跨代女诗人,生于纳季德地区,出身于贵族世家,曾两次适人。她有两个兄弟死于贾希利叶时代的部落战争中,她为此写有大量悼亡诗。她还有四个儿子牺牲于嘎底西叶战役中,诗人引以为荣。她有诗集传世,多为悼念其两兄弟,特别是为悼念沙赫尔而作。在她的诗中,沙赫尔是完美的英雄。其诗以情取胜,但往往显得松散,缺乏逻辑性和深刻的内涵。

哀 思

像重病愈后重把人缠,
思念使得我彻夜难眠。

我想起了沙赫尔,哪个青年
能像他那样勇敢善战!

失去了他,我是这样痛苦,
天上人间谁曾遇过这种灾难!

艰难困苦中,他最坚强勇敢,

天灾人祸时，他被众口称赞。

曾有多少人夜晚投宿，
又有多少人求救，心惊胆战。

他总是慷慨地款待，
使他们无忧无虑，保障安全。

旭日东升，使我想起了沙赫尔，
夕阳西下，又引起了我的怀念。

若非周围有那么多人哭他们的兄弟，
我一定会随亡弟而去，一命归天。

但我见到一个女人痛不欲生，
另一女人边哭边将死者颂赞。

她们都为自己的兄弟痛哭，
他们或死于今晨，或死于昨天。

她们的兄弟虽不及我的兄弟，
但我感到安慰——同病相怜。

凭真主起誓：我忘不掉你，
直到我咽气入土的那一天。

自离别沙赫尔那日起，

我就没有欢乐和幸福可言。

天哪！想起他朝夕在土中长眠，
怎不叫我心如火焚，肝肠寸断！

我难以入梦

周身好似一团烈火熊熊，
别人睡了，我却难以入梦。

天上一颗星星落下去了，
我再望那些未落的星星。

左顾右盼，路有千条，
条条路上都有沙赫尔的身影。

眼啊！请慷慨地让泪水流淌不停！

眼啊！请慷慨地让泪水流淌不停！
岂能不为侠义的沙赫尔痛哭放声？

怎能不哭？他是那样壮美、英勇；
怎能不哭？他是首领又那样年轻。

他高大魁伟，把光荣的责任担承，
他嘴巴没毛，却将全族人统领。

人们争先把手伸向光荣，
他挺身而出，同他们竞争。

他超越他们，获取了光荣，
却没有停止，而是继续攀登。

大家把重担让他去挑，
尽管他在他们中最为年轻。

你可以看到荣誉落在了他家，
他却认为人生最难得的是被人赞颂。

如果提起荣耀，你会发现
他全身上下披挂的都是光荣。

沙赫尔……

沙赫尔，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首领，
沙赫尔，他常宰牲待客，度过寒冬。

沙赫尔，旅程中，他一向勇敢走在前，
沙赫尔，饥饿时，他常宰骆驼让众人饱餐。

沙赫尔，像点燃起烽火的山岗，
人们把他当成目标，不会迷失方向。

他坚毅、英俊、完美、虔诚，

战斗中，他好似一团烈火熊熊。

高举战旗，南征北战，陷阵冲锋，
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

哈萨尼·本·沙比特二首

哈萨尼·本·沙比特(Hassān bn Khābit 约 563—约 674),祖籍也门,生于麦地那贵族世家。在贾希利叶时期的部落战争中,他是本部落的喉舌,曾出入迦萨尼与希赖王国宫廷,是当时宫廷诗人之一。后来他追随先知穆罕默德,以诗歌为武器,反击那些非难和迫害穆罕默德的政敌与诗人,歌颂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被称为"先知的诗人",有诗集传世。

窝囊废有钱又有何益?

窝囊废有钱又有何益?
同水泡朽木何其相似。

我用清白的钱财维护荣誉,
因为声名狼籍,有钱也无意义。

财产失去可以重新获取,
体面丢尽却无法寻觅。

贫穷会使君子尴尬、窘困,
金钱常与小人沆瀣一气。

吉卜利勒[1] 是真主的代言人

吉卜利勒是真主的代言人，
它传达的是真主的精神。

真主说：我把一个仆人派到了人间，
宣扬真理，将人们考验。

奉劝你们像我一样对他皈依，
你们却竟敢说：我们不愿意？！

① 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四大天使之一。据经注家称，他受真主派遣，向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神谕，使之"受命为圣"，并向他启示《古兰经》的经文。

侯忒艾六首

侯忒艾(al－Hutay'ah ？—679)，生于纳季德地区，阿布斯部落人，师承《悬诗》诗人祖海尔。他因出身低贱，加之身材矮小，相貌丑陋，遂养成自卑逆反心理；又因贫穷、负担重，故以讽刺诗和赞美诗为谋生手段，被认为是当时讽刺诗的泰斗。他的讽刺对象极为广泛，连他的母亲、继父和他本人都不能幸免，其讽刺诗尖刻但不粗俗。他有诗集传世，一八九〇年首次印行。《慷慨的故事》又名《空腹三日》是其名篇。

慷慨的故事

他一贫如洗，住在荒漠一片，
紧勒着腰带，已饿了三个夜晚。

他生性粗鲁，喜欢孤单，
生活虽苦，他处之坦然。

还有老妻与他同住在路边，
三个孩子像幽灵，瘦得可怜；

赤身跣足，没吃过一顿饱饭，

生来也从不知何为白面。

黑暗中有个人影，使他不安，
见是客人，他趋步忙迎上前。

他想："主啊！没有吃的待客，怎么办？
今晚无论如何也得有肉做客饭。"

儿子说——他见父亲为难：
"爸爸，杀了我吧！让客人饱餐！

不要说我们家穷，把客人怠慢，
免得人家以为吝啬，将我们责难！"

他反复考虑，踌躇不前，
虽未杀子，却也有所打算。

这时，一群野驴在远处出现，
前面是一头，后面排成一串。

它们渴了，走向水源，
他更渴求它们的血啊，跟在后面。

待它们止渴，将水喝完，
他引弓向它们射出了箭。

一头母驴倒在了泉边，

膘肥肉厚，正好做美餐！

他拖回猎物，春风满面，
家人看见，个个露出笑脸。

尽了主人的情意，博得了客人称赞，
他们幸福，因为他们慷慨，没有丢脸。

夫妻两个面带笑颜，
待客如待子女一般。

凡新事物总有一番乐趣

凡新事物总有一番乐趣，
唯有死亡再新也没滋味。

它堵在喉头，不似糖甜，
也不像美酒，令人陶醉。

斥　　母[1]

去一边！离我坐远点儿！
愿真主别让你扰乱世上的清静！

---

① 诗人被认为是当时讽刺诗的泰斗，兴起时连其母、继父乃至他本人都会成为讽刺对象，不能幸免，这首诗便是攻击其母亲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恨你?
可是你好像就是不懂。

你难道是个筛子,什么秘密也存不住?
或者是火炉,与人唠叨起来就不肯动?

愿真主让你这个老太婆不得好报,
让你儿女都对你忤逆,而不孝敬!

我知道,你一生都没做什么好事,
死了倒也许会让好人高兴。

凭真主起誓[①] ……

凭真主起誓,一个异乡人对拉伊家族赞美,
你们不该将他责怪。

你们这些母驼,我也曾摸过你们的乳房,
可是怎么哄,怎么摸,也从未挤出一点奶。

我曾故意称赞过你们,为的是启发你们,
让你们立功,将我从苦井中救出来。

---

① 据说,诗人携家逃难,途遇前往麦地那办事的名士吉布里甘,后者要诗人全家投奔他家。有一部族素与吉布里甘所属部族有隙,于是该部族乘机挑拨吉布里甘妻子外出,慢待诗人一家,而自己又竭力款待、讨好诗人,并要诗人攻击吉布里甘的部族。这首诗便因此产生。

我曾像一匹远行归来久忍饥渴的骆驼，
期望你们开恩，曾苦苦地等待。

当我看到了你们对我心怀恶意，
不会医治我的伤痛、病灾，

我才绝望，断定得不到你们的恩赐。
你会看到，绝望最能将自由人驱逐、赶开。

我饱经沧桑，懂得人情世故，
你打听一下就会知道，诸事我最清楚、明白。

我寄人篱下，他们竟长期对我轻侮，
又住进坟地里，丢下我不予理睬。

他们对我慢待，狗也狂吠不停，
然后又龇牙咧嘴，对我大肆伤害。

你不必去追求什么仁义美德！
坐享其成吧！反正你有吃喝穿戴！

行善的人不会没有报赏，
功德善行在真主与人间永远存在！

宽恕他吧，欧默尔[①]！

你就不可怜可怜那些羽翼未丰的小雏，
它们没有解渴的水，也没有庇荫的树。

你把抚养它们的人丢进了黑暗的深坑，
宽恕他吧，欧默尔！真主会对你赐福！

你不许我将悭吝的小人谩骂[②]

你不许我将悭吝的小人谩骂，
于是他们有恃无恐不再害怕。

你拿去了语言的精华，
诟骂、赞美都没有留下！

① 伊斯兰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据人投诉，认为侯忒艾的讽刺诗伤人，将其投入狱中囚禁，这是诗人呈欧默尔的求赦诗。

② 伊斯兰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下令，不许侯忒艾用讽刺诗攻击穆斯林，于是诗人回以这些诗句。

伍麦叶(倭马亚)王朝时期
(661—750)

盖斯·本·宰利哈三首

盖斯·本·宰利哈(Gays bn Dharīh ?—687),著名的贞情诗诗人,居于麦地那地区。他与鲁布娜相爱,但婚后无子,双亲不满,迫使诗人休弃了鲁布娜。诗人虽遵命,但心中异常痛苦;鲁布娜虽另适他人,诗人仍日夜痛悔、相思,如痴如迷。其乳兄、哈里发阿里之子侯赛因见状,劝说鲁布娜新夫让步,使鲁布娜重新回到了盖斯身边。诗人有遗诗传世,其诗反映了他对鲁布娜爱恋、相思的真挚情感。

我时时都想入睡

我时时都想入睡,
但愿梦中能相会;
睡梦让我见到你,
梦幻成真该多美!

我要向真主诉说

我要向真主诉说

　　我的遭遇，我的苦恋；
那火一样的情感
　　喷吐出声声长叹；

诉说对爱情的痛苦
　　深藏在我的心间；
还有辗转反侧失眠，
　　惆怅难度长夜漫漫。

鲁布娜正是盖斯的病根

盖斯由于爱鲁布娜而重病在身，
鲁布娜正是盖斯的病根。

一旦姑娘们来将我探讯，
我的眼睛会说："我没见到想见的人。"

但愿鲁布娜能来看看我的病，
可我断定她不会在探视者中。

盖斯啊，你是多么不幸，
爱她爱得心碎，爱得发疯！

盖斯·本·穆劳瓦哈二首

盖斯·本·穆劳瓦哈(Gays bn al－Mulawwah ？—688),以马季农·莱伊拉(意为莱伊拉的情痴)著称。他是著名的贞情诗诗人,生活于纳季德地区,阿米尔部落人。他自幼爱上堂妹、美女莱伊拉,并向叔父求亲,遭到拒绝。盖斯苦恋不舍,最后因情而痴,在荒漠中四处游荡,与野兽为伍,不停地吟诗,呼唤着情人的名字,向人们诉说自己的痛苦与悲伤,最后因痴情而死,葬于沙漠。其爱情悲剧被后世衍化成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爱情的大军向我进攻

我对朋友们说:她是太阳,
阳光虽近,本身却难企及。

风从她身上吹来一阵馨香,
吹进我心中,使我感觉欢愉。

我忍受不住,昏倒在地,
一声不响,不言不语。

我赤条条,只剩皮包骨头,

皮、骨也将消失——长此下去。

天哪！我弃绝尘世，离群索居，
难道你就不欠我一片情意？

答应我，请给我一个诺言，
许诺也许会驱散心中的忧郁。

人们也许会有种种考验、磨难，
但没有谁会有像我这样的遭际。

爱情的大军从四面八方向我进攻，
它们轮番袭来，周而复始。

真比死还难过

对莱伊拉的爱呀！
　　你使我受尽折磨。
你要么让我死，
　　要么让我活！

身虽各自西东，
　　心却难分难舍。
这样地活下去，
　　真比死还难过。

盖塔里·本·福加艾二首

盖塔里·本·福加艾(Gatarī bn al－Fujā'ah ？—697),台米姆部落人,最初是亲伍麦叶家族的,后来加入与伍麦叶王朝敌对的哈瓦立及派,并成为这一派的首领之一。他曾一度被其追随者选为他们的哈里发,最后战死于太巴列斯坦。他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骑士,也是著名的诗人和演说家。其诗充分体现出一个勇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精神。

找我决斗的人……

找我决斗的人,
　　还不快向我靠近!
死亡这杯鸩酒,
　　我要请你饮!

战场上灌人以死,
　　并非耻辱、丢人;
你们亦可用以灌我,
　　让我把它一饮而尽!

众雄交锋……

众雄交锋,使我胆战心惊。
于是我说:心啊! 切莫惶恐!

人的寿限是命中注定,
要延长一天也万万不能。

战场上,面对死亡要坚定,
因为哪个人都不能在世永生。

胆小鬼贪生怕死纵能苟活,
也绝不会享有永恒的光荣。

死是每个活着的人最终归宿,
大地上任何人都无法逃避。

谁苟延残喘,老而不死,
会感到孤独,遭人厌弃。

人如果被看得似鸡毛蒜皮,
纵然是活在世上又有何益?

米松·宾特·白赫黛勒一首

米松·宾特·白赫黛勒(Maysūn bint Bahdal ？—700)，库莱卜部落人，是伍麦叶王朝开国首任哈里发穆阿威叶(？—680)的妻子，第二任哈里发叶齐德一世(645—683)的母亲。她是贝杜因人(游牧民)的女儿，喜欢在荒原过游牧生活，而不愿进城入宫过荣华富贵的王室生活。叶齐德一世的少年时代就是随她在原野上度过的。

我爱透风的帐篷

我爱透风的帐篷，
　　胜过高大的宫殿。
我爱粗布衣服，
　　胜过绫罗绸缎。
我爱粗茶淡饭，
　　胜过珍馐美馔。
我爱旷野飒飒风声，
　　胜过鼓乐喧天。
牧民简朴的日子，
　　比花天酒地生活要甜。
我爱我的故乡啊，
　　胜过皇宫深院。

哲米勒十一首

哲米勒(Jamī l Buthaynah ？—701)，著名的贞情诗诗人，生于希贾兹地区麦地那以北瓦迪－古拉谷地，欧兹赖部落人。诗人少年时代即与布赛娜相爱，但布赛娜家长因其情诗有损女儿名声而拒绝了其求婚要求，并将她许配他人。诗人苦恋不舍，历尽坎坷，最后病死于埃及。其诗歌及有关的轶闻多散见于阿拉伯古典文集中。其诗多为情诗，描述诗人对布赛娜的追求、苦恋和忠贞不渝的爱情。感情强烈、真挚感人，诗句典雅、流畅。

岁月染白我的头发

岁月染白我的头发，
　　是因为与她分离；
我常翘首远望，
　　盼她归来重聚在一起。

忆往昔，在里瓦谷地①，
　　那时日子多么甜蜜。

---

① 里瓦谷地是诗人与布赛娜初恋的地方。据说两人最初在这里因放牧时发生口角而相识，继而坠入爱河。

从那往后，她一离去，
　　就再也没有幸福可提。

人们问我说：
　　“你何苦如此憔悴，折磨自己？
你本不必受风吹日晒，
　　又享有荣华富贵。”

我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必将我责备，
你们可曾看见身居异乡的囚徒，
　　他们与我何其相似！”

布赛娜……

布赛娜！你我的亲人
　　已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他们有的留下，
　　有的却启程远去。

我若是个懦夫，
　　早将美德换成卑鄙，
但我有我的荣誉，
　　是条硬汉，坚强不屈。

一旦战事揭开隐秘，
　　而你仍保持友谊，

布赛娜！你会发现战火
　　好似从未在我们之间燃起。

我对布赛娜并无邪念

我对布赛娜并无邪念，
搬弄是非的人见到也会不再胡言。

她说：不，不成！让我失望，
我都会满意，甘心情愿。

只要她能垂青，瞟我一眼，
即使一年不见，我也心甘。

你就是我心爱的人

无非说我是你的情人，
他们还会如何拨弄是非？

不错！你就是我心爱的人，
尽管你并非尽善尽美。

爱情使我受尽了折磨

爱情使我受尽了折磨，
布赛娜，求你怜悯我！

布赛娜！亲友怨我对你太痴情，
莫责备吧！爱人我心创伤痛。

人们说:情有所移会将我治愈，
布赛娜！真主在上，能医好我的唯有你。

心中的爱情好似熊熊的火焰

心中的爱情好似熊熊的火焰，
不是死也是濒临死的边缘。

布赛娜！每逢想起你，
我总是肝肠寸断；

总是不禁仰天长叹，
泪水潸然流淌不断。

没有一个姑娘的话语会让我开心，
唯有你的话才是妙语趣谈！

别杀死我吧，布赛娜！

她若是能让我的头脑属于我自己，
　　我会不再追求，将她忘记。
但对她的思恋如此强烈，
　　怎么也不肯从我头脑消失。

我的朋友，在我之前，
　　你们可曾见过有谁被人杀死。
但由于对凶手的爱恋，
　　竟对她放声哭泣？

别杀死我吧，布赛娜！
　　我并没有什么过失，
使你可以有理由
　　让我受尽折磨，将我杀死。

你占有了一颗忠贞的心

布赛娜！你占有了一颗忠贞的心，
　　求你可怜他，对他体贴、温存。
也曾有别的美女对我垂青，
　　半吞半吐，流露她的爱情。
我婉言相告："布赛娜已占满了这颗心，
　　使我无法再考虑别人，
她若在我胸中留下丝毫余地，
　　我一定会接受你的情意。"

布赛娜！我的心早已落在了你的网中，
　　但我的罗网却未捕获你的爱情。
你使我对爱情一心憧憬，
　　却又迟迟不肯吐露衷情。
你看到我的痴情却故意扭怩作态，
　　这种扭怩使我感到你分外可爱。

你怕长舌妇说三道四，离我而去，
　　我对她们却嗤之以鼻，绝不离开你。

她们竭力想让我们一刀两断，
　　我是绝对不会照办。
她们说："你对她是想入非非，
　　你又何苦心机枉费？"
她们是想取你而代之，
　　但一片深情岂能抹去？
她们本想挑拨离间，
　　但只能败兴而归，满面羞惭。
她们对我恼恨得咬牙切齿，
　　但即使咬碎岩石又有何益。
她们责备你将我的心独占，
　　但这颗心却只能完整地向你奉献！

布赛娜，你们远去天边……

布赛娜，你们远去天边，令我想念，
我哭号，引得鸽子都为我哭声连天。

据说，腿麻了，呼唤情人可以治愈，
我腿麻木时，声声都是将你呼唤。

你们走后，相距虽远却旧情难忘，
当年朝夕相处，我们从未感到厌烦。

恶语中伤，只能使我对你更加爱恋，
禁止、阻拦，只会令我对你益发思念。

我真怕自己会猝然死去，
带走了心中对你的情思无限。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布赛娜派人来要我的右手，
尽管右手对于我来说珍贵无比，
我也会给她，使她称心如意，
然后说："还有什么要求，你再提！"

布赛娜，为你的情人哭泣吧①

报丧者用最清楚、明确的语言，
宣告哲米勒已在埃及长眠。

也许我的亡魂会在古拉谷地高视阔步，
——在枣椰林中，在田野间。

布赛娜，为你的情人放声哭泣吧！
世上没有谁像他那样对你爱恋。

---

① 据说，诗人在埃及临死前，托人将这首诗带回故乡吟咏，让布赛娜闻知其情人已死。

布赛娜一首

布赛娜(? —?),哲米勒终生钟情、苦恋的情人。

哲米勒,你一旦逝去……

今生今世,一时一刻,
我未忘,也永不会忘记哲米勒。

哲米勒,你一旦逝去,
生活就只剩下痛苦,不再有欢乐。

陶白·本·侯迈伊尔三首

陶白·本·侯迈伊尔(Tawbah bn al－Humayr ？—704)，贞情诗诗人，阿米尔部落的勇士。他热恋本部族美女、诗人莱伊拉·艾赫叶丽娅，为她吟咏大量情诗，表达衷情，并向其父求亲。其父未准，还把女儿另适他人。诗人苦恋不舍，仍不断吟诗表白爱情，直至在一次征战中阵亡。莱伊拉闻讯不忘旧情，为他写有大量悼亡诗。两诗人爱情佳话及其诗作散见于阿拉伯古籍中。其诗感情真挚感人。

人们说……

人们说：她的远离
　　对你并无妨碍。
我说：不！任何伤心事
　　都会将心灵损害。

如同一个人总哭，
　　辗转难寐，常常不快，
这一切对眼睛
　　岂能没有伤害？

即使我长眠地下……

即使我长眠地下，身盖黄土，
　　如果莱伊拉向我致意、招呼，
我也会在墓中亲切地向她呼喊，
　　高兴得喜形于色，眉飞色舞。
认识了莱伊拉，我被人羡慕，
　　纵然一无所获，我还是心满意足。

你们也许能禁止我会见莱伊拉

你们也许能禁止我会见莱伊拉，
　　听不到她的衷肠、心声，
但却无法阻止我为她哭泣，
　　为她把诗歌吟诵。

你们也许能阻止住
　　她的话语传入我的耳中，
但却如何能阻挡住
　　她的倩影翩然入梦。

莱伊拉·艾赫叶丽娅一首

莱伊拉·艾赫叶丽娅(Laylā al - Akhyalīyah ？—约 704 后)，著名的女贞情诗诗人，阿米尔部落的美女，能言善辩，博闻强记。同部族的诗人陶白爱上了她，写有大量情诗表达衷情，并向其父求亲，遭到拒绝。她被另适他人。陶白多次参加征战，后阵亡。莱伊拉闻讯悲痛欲绝，为其写下大量悼亡诗。诗中赞颂了陶白的种种美德、功绩。其情真挚感人，具有女人温柔、细腻的情调。

只要鸽子还在枝头叫①

只要鸽子还在枝头叫，
　　只要鸟儿还在天上飞，
我发誓：我就要
　　为你哭泣，伤心垂泪。

一切青春都会变得衰老，
　　新的一切也会腐朽成灰；
每个人总有一天
　　会向真主回归。

---

① 此诗为陶白战死后，莱伊拉为其所作的悼亡诗。

米斯金·达里米二首

米斯金·达里米(Miskīn ad－Dārimī ？—708),出身贵族,与伍麦叶王朝开国哈里发穆阿威叶交往甚笃,曾在一次元老、贵族集会上,公开以诗荐举穆阿威叶之子继承哈里发权位,从而更加得宠。此后,他也有诗颂扬伍麦叶王朝后任的几位哈里发,但远不及他对穆阿威叶的颂诗多。其诗雄浑豪放又通顺流畅。他被认为是创作颂诗的高手。

牢记你的兄弟[1] ……

牢记你的兄弟！谁无兄弟
就好似上战场没有武器。

须知:一个人的兄弟是他的羽翼,
雄鹰没有翅膀如何能够飞起?!

有所求者无非是想振翅高飞,
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同翅膀相比！

① 诗人向伍麦叶王朝哈里发穆阿威叶(？—680)要求俸禄,遭到拒绝,因此,诗人吟诗提醒他,他们皆为北阿拉伯盖斯部族的兄弟。

保　密

有一些朋友、知己，
我总是替他们保密。

秘密似藏进坚不可摧的巨石，
他们尽可放心地去四方浪迹。

每个人心中总有一处空地，
藏着心灵的秘密无法探悉。

瓦达侯·也门一首

瓦达侯·也门（Waddāḥ al－Yaman ？—708），原名阿卜杜·拉赫曼·本·易司马仪，原为也门希木叶尔族人，早年丧父，继父为波斯人，"瓦达侯·也门"为其绰号，意为"也门的美男子"。他以善写情意缠绵的情诗著称，与情人——也门少女劳黛的爱情故事曾广为流传。据说他在麦加朝觐时，见到当时哈里发瓦利德之妻乌姆·白妮，写诗调情，激怒了瓦利德，下令将其活埋。

啊，劳黛

啊，劳黛！你早起的邻居
早已神魂颠倒，失去了耐性。

她说：啊！你可别进我们家门，
我父亲好凶，特别注意门风。

我说：我会寻求机会，
且有利剑握在手中。

她说：宫殿阻挡着我们……

我说：我会爬过屋顶。

她说：大海把我们分开……
我说：我很擅长游泳。

她说：我四周有七个兄弟……
我说：我一向战无不胜。

她说：有一头母狮监视我们……
我说：我是雄狮，比她还凶。

她说：真主在我们头上……
我说：我主仁慈、宽宏。

她说：你说得我理屈词穷，
那就来吧！在半夜三更。

像甘露降落在我身上，
夜里无人禁止，也无斥责声声。

拉 伊 一 首

拉伊(ar－Rā'ī ？—709),著名的"牧歌"诗人,原名欧贝德·本·侯绥因,"拉伊"是其绰号,意为"牧人"。诗人是巴士拉原野一牧驼者,与著名诗人哲利尔、法拉兹达格同代。因他认为法拉兹达格胜过哲利尔而遭后者攻击。诗人以善于描写放牧者及牧场原野中的骆驼、鸵鸟等动物著称。

流血的日子

流血的日子,从清晨
我们的宝剑就豪饮开怀。

勇士的掌心是它们的讲台,
它们的剑鞘是国王们的脑袋。

古塔米一首

古塔米(al－Guṭāmī ?—710),生于伊拉克台额里卜部落。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他曾积极参加台额里卜部落与其仇敌盖斯·阿伊兰部落间的战争,曾被俘,后获释。其诗传世不多。从中可看出他对游牧生活的热爱和留恋,表现出贝杜因人尚武好战的精神。

城居文明与荒漠英雄

有人赞赏城居人的文明,
可那怎及我们荒漠英雄。

有人喜欢牵着毛驴,岁月安定,
可我们却喜欢横枪跃马,大显威风。

我们的骑士劫掠成性,
以至于常常欲罢不能。

如果远的难以取胜,
他们就转向近的进攻。

假若实在找不到别的目标，
我们有时也劫掠自己的弟兄。

艾赫泰勒二首

艾赫泰勒(al－Akhṭal　640—710),生于希赖台额里卜部落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中。他写诗为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歌功颂德,因而得宠,被称为"哈里发的诗人"、"伍麦叶的诗人";被认为是伍麦叶王朝的辩护律师和台额里卜部落的喉舌。晚年他卷入法拉兹达格与哲利尔的诗歌之战,站在前者一边,与后者为敌,写了很多"对驳诗",与两人并称"伍麦叶三诗雄"。其诗一八九一年首次于贝鲁特出版,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我们这里是骑士之乡①

我们这里是骑士之乡,谁人不知?
库莱卜却是耻辱的营寨,哪个不晓?

他们在卑贱之家里栖身,
打家劫舍,是伙流氓强盗。

如果客人来临,引起了狗叫,
他们就会让母亲快往火上撒尿,

① 这是一首针对诗战对手哲利尔及其所在的库莱卜部落的讽刺诗。

可她却不肯那样轻易把尿浪费掉，
撒起来，也是尽量节约尽量地少。

一个迪纳尔可以买五十斗小麦，
他们却把待客的面包看得贵似香料。

如果酒友将我灌个不停①

如果酒友将我灌个不停，
一瓶一瓶喝得醉眼朦胧，
出得门来我会趾高气扬，好不威风，
似乎竟可对你这个信士的长官发号施令。

① 一次，哈里发阿卜杜·迈利克（646—705）问起诗人的酒量，于是诗人以诗作答。

欧麦尔·本·艾比·赖比阿五首

欧麦尔·本·艾比·赖比阿（'umar bn Abī Rabī'ah 644—711），著名的艳情诗诗人，生于麦加古莱氏族一华贵之家。诗人风流倜傥，常与贵妇名媛、歌女优伶交往；又常在朝觐路上与女客调情，并把自己的偷情艳遇写成诗歌，供歌女广为传唱。有诗集传世，多为情诗。诗集于一八九三年首次分别印行于莱比锡与开罗。他使艳情诗自成一体。特点是具有故事情节，有对话调情，描写细腻，语言流畅。后人公认他是阿拉伯情诗宗师。

从家乡，我给你写信

从家乡，我给你写信，
如痴如迷，思绪万千。

孑然一身，郁闷难抑，
皆化为泪水涟涟。

胸中思念的火焰
使我彻夜难眠。

我一手攥着心，
一手擦拭着泪眼。

啊，请对这颗心垂怜[1]

啊，请对这颗心垂怜！
　　一片痴情，充满爱恋，
梦呓般念着美女的芳名，
　　她的明眸总把秋波闪。

她走路是那样婀娜多姿，
　　既从容又傲慢，
像柔嫩的树枝
　　在树上摇曳、抖颤。

每当她出现在面前，
　　我的眼神就会慌乱，
直到她走远了，
　　渐渐消失，不再看见。

有一天晚上，
　　我见到了她和她的女伴，
她们悠闲地漫步
　　在“伫立处”与玄石间[2]。

---

① 这首情诗所述对象是古莱氏族美女泽娜布·宾图·穆萨。

② “伫立处”为麦加圣寺名胜古迹之一，又称“易卜拉欣伫立处”，玄石为麦加天房（克尔白）外东南角安放的一块黑石，被视为“圣物”。

我心中正想着她，
　　她心里也把我念，
命运就做好了安排，
　　我们不期相遇在夜晚。

淑女个个多俊美，
　　苗条的腰身洁白的脸，
娴雅地轻轻移步，
　　好似羚羊一般。

她们是那样美丽，
　　美得不啻天仙，
却又庄重、温淑，
　　半含娇嗔羞红了脸。

她开口时，女伴都洗耳恭听，
　　听她倾心而谈。
她们都尊敬她，
　　听她金玉良言。

“我们总走不好‘绕行’①，
　　都因欧麦尔把心搅乱。”
一个女友对她说。
　　而她则对女友指点：

① “绕行”为穆斯林朝觐功课之一，即绕克尔白慢跑，每过玄石则吻之，或举手示意。

“好妹妹，你要把他阻拦，
　　让他认清我们的脸；
然后再羞答答地
　　对他暗送一个媚眼！”

女友说：“我已暗送秋波，
　　可他竟不肯靠前。”
说罢她匆匆站起，
　　急忙跟在我的后面。

这就是命运

自从我与你相认，
床上就长满了针。

我责怪心竟让一个姑娘乱了方寸，
心说：“莫抱怨吧，这就是命运！”

幽　会

不见月亮，天是那样黑，
我溜出门去，同她幽会。

她让我尝到了甜美的滋味，
——好似蜜汁之中掺清水。

我们玩了整整一夜，
直至雄鸡报晓把人催。

她摇醒了我，不安地说——
未等开口，先流下了泪：

“天亮了！冷风中露出晨光熹微，
快起吧！莫张扬，将我的名声诋毁！”

芳 原 相 会

何不问问贝坦·哈利亚特的废墟：
这里为什么会如此荒凉，人去地空？

废墟也许会沉寂，令人惆怅，
也许会让人回首往事，触及心中的伤痛。

我不禁想起美丽的杏德和她的女伴，
当年欢聚之日，心中只有万般钟情。

从不理会别人说三道四，
也从未想到会各自西东。

朋友提起了她们是如何美丽，
使我心病复发，想起了昔日的爱情。

朋友对她们赞不绝口，我说：

"真该死！你又勾起了我心中的隐痛，

如今我对爱情已经万念俱灰，
你能否重燃我心中的火，治愈我的心病？

不过，你对她们的赞美也未免言过其实，
我看世上没几个佳人会有那样的姿容。"

他说："你可以随我去，亲眼看看嘛！"
我说："那怎么行！人家会说我不正经。"

他说："你可以蒙面，披上斗篷，
前去问候，规规矩矩，老成持重。

我可以领着你绕着道走，
避过众人耳目，免把是非生。"

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
牵着骆驼前去，急急匆匆。

谈话间，我们都露出了自己的脸，
姣美的容貌岂肯遮遮蒙蒙。

她们明知是我，却佯装不认识，
说："一个走累了来搭讪的牧人，素昧平生！"

谈了半天，她们才吐露真情：

"你以为化了装,能把我们欺哄?

实际上,哈利德是我们派去的,
行前,我们早把事情商量定。

你不过是依照我们的安排前来,
我们也是相约而至,岂是邂逅相逢。

在这风景如画的芳原绿野相会,
赏心悦目,还可避开众人的眼睛。

深得名媛闺秀青睐的贵介公子哟,
今日理应同我们玩乐,纵情尽兴!"

齐雅德·艾阿杰姆二首

齐雅德·艾阿杰姆(Ziyād al－A‘jam　？—718),原为波斯人,生长于伊斯法罕,死于呼罗珊,最擅长写颂诗。此外,他的悼亡诗及讽刺诗也写得非常好。据说"伍麦叶三诗雄"之一的法拉兹达格听到他的讽刺诗也感到怯阵。其诗中含有不少波斯词汇。

如果你能说到做到

如果你能说到做到,
那倒也算好汉一条!

慷慨者撒谎全无益处,
悭吝者诚实我看倒好!

纵然我想讽刺[1]……

纵然我想讽刺,
　　在法拉兹达格的脸上,

---

① 这首诗是以"伍麦叶三诗雄"之一的法拉兹达格为讽刺对象的。

我发现讽刺者们
　　却没给我留下一块完整的地方。

你若想讽刺我们，
　　我们和我们的天赋像海洋，
不论什么抛进海里，
　　都会被淹个净光。

忒利马哈二首

忒利马哈(aṭ-Ṭirimmāḥ ？—723)，诗人、演说家。属塔伊部族，生长于叙利亚大马士革，后去伊拉克、伊朗等地授课。他信奉"哈瓦立及派"，并成为该派代表诗人之一，但并没有参加该派的军事行动。他善于写颂诗与矜夸诗，表现出其甘愿为信仰献身的热忱。从其诗中可看出诗人对阿拉伯语及古诗功底甚厚。

对卑鄙的行径[①] ……

对卑鄙的行径，
　　太米姆人比沙鸡还识途[②]；
走高尚的正途，
　　他们却全都迷了路。

若是一只跳蚤骑着蚂蚁
　　向他们大队人马进攻，
他们也会吓得屁滚尿流，

---

① 此诗为诗人对敌对的太米姆部落的讽刺诗。

② 沙鸡为生活于沙漠中的一种飞禽，体大如鸽，阿拉伯成语有"比沙鸡还识途"之说。

逃得无影无踪。

一切窝囊废都忌恨我……

一切窝囊废都忌恨我，
会使我对自己更加高兴。

因小人而不幸，我会倍加荣幸，
君看他们伤害的哪个人不是德高望重？

若是有人对我冷眼一瞥，
装作好似从不知我的大名，

我会让他感到无地自容，
使大地在他眼中变成陷坑。

难道一个人发现自己父辈无能，
就一定要敌视名门后代的光荣？

提起他父亲的行迹，他有气无力，
骂起名门望族来，他却气势汹汹。

但是须知：只有凭戎马、刀枪
才能赢得门庭显赫，族人光荣！

库赛伊尔·阿宰六首

库赛伊尔·阿宰(Kuthayyir'azzah ?—723),生长于麦地那,后辗转于希贾兹、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地。他极端崇奉什叶派,是该派的代表诗人;但他同时也为伍麦叶朝的王公贵族歌功颂德。据说诗人生得又矮又丑,却钟情于一个名叫阿宰的美女,并以为她写的情诗著称。但也有人认为这些情诗有些矫揉造作,感情不够真挚。

假若她口中的香涎……

假若她口中的香涎
　　要送给比我穷的人,
那么我愿对天发誓:
　　我是绝对的赤贫!

多少人七嘴八舌,
　　都说她成了亲。
难道就不能有个报喜的人,
　　告诉我她离了婚!

我真希望知道……

我真希望知道——
　　希望又有何益——
那位哈吉布姑娘
　　究竟怀着什么心意。

若知她有好感，
　　我会欢天喜地；
她若对我反感，
　　亦可免去流言蜚语。

每逢我想起她，
　　总有两种心绪：
一是为爱情辩解，
　　一是去责备自己。

一种心理清高，
　　不肯低三下四；
另一种心理却说：
　　理应忍受委屈。

姑娘们距我们一箭之遥……

姑娘们距我们一箭之遥，
　　她们婀娜多姿，体态窈窕；

俊俏的眼光像箭射来，
　　百发百中，猎物个个难逃。

虽然无仇无冤，
　　她们却能杀死英雄好汉；
弱不禁风却能杀人，
　　岂不令人惊异、赞叹！

旧钱令人眉开眼笑，
　　总不及新钱悦目赏心，
因为一切新的事物，
　　总让人好感，带来欢欣。

你的话是那样甜蜜

你的话是那样甜蜜，
　　能把山上的羱羊引到谷地，
你使我感到亲切，
　　你使我如痴如迷。

但当我六神无主时，
　　你却离我远去。
留在我心中的唯有思恋，
　　是你把爱情的烈火燃起。

离开了你……

离开了你，阿宰，
　　我曾长期把病害；
见了你病就好了，
　　这有多么奇怪。

说心病痊愈了，
　　是指你带来了愉快；
并非从此心情舒畅，
　　因为情思依旧存在。

原先头上黑发如盖，
　　揭掉露出白发来。
但心头的盖子沉重，
　　并非轻易能够揭开。

阿宰！我真希望……

阿宰！我真希望我们能有一天
　　成为富人的骆驼，远离人烟；
让我们身上生癞长癣，
　　谁见到都怕癞疮传染；
一旦我们到泉边饮水，
　　让人家投来石头，又叫又喊。
凭天房起誓：我真愿

你我像两只逃走的骆驼一般，
两只有钱人丢弃的骆驼，
没有人追寻，没有人照管。

努赛布·本·赖巴赫二首

努赛布·本·赖巴赫（Nuṣayb bn Rabāḥ ？—724/8），原籍努比亚，与其父母皆为希贾兹北部瓦迪－古拉谷地某部落的黑奴，后吟诗，与主人立下赎身契约（双方商定赎金，奴隶按约缴钱即可自赎）。然后他去埃及，以颂诗得宠于埃及总督，总督将他及其家人买下释放。他早年善于写贞情诗，后长于颂诗。他像安塔拉一样，常以自己肤色黑为诗的题材。

世上有情人是多么可怜[①]

我站在那里，
　　等她走过面前，
纵然无法致意，
　　亦可偷眼相看。

有人监视，见到我，
　　她只是泪水涟涟，
怕的是流言蜚语，
　　她只能默无一言。

---

① 诗人爱上了一个穆德莱志部落的姑娘，姑娘的家人不许她与之交往，故诗人常在她经过的路边等候，相互以眉目传情。

啊，世上有情人
　　是多么可怜，
并非一切情人的心
　　都可收买——用钱！

肤色黑并不会降低我的身份[①]

肤色黑并不会降低我的身份，
只要我有这舌头和坚定的心。

人若靠出身提高自己的地位，
那么我的诗行就是我的出身。

一个人皮肤虽白却拙嘴笨舌，
怎能及一个能言善辩的黑人？

世上没有人会对我幸灾乐祸，
忌妒我口才的却不乏贵族名门。

① 诗人出身黑奴，故像《悬诗》诗人安塔拉一样，常以自己肤色黑为诗题材。

艾哈瓦斯六首

艾哈瓦斯(al－Aḥwaṣ ？—728),原名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麦地那人,奥斯族,以写艳情诗著名,“艾哈瓦斯”原是其绰号,意为“眯缝眼”。他为人放荡,惯于拈花惹草,寻欢作乐,迷恋于一些歌姬女婢,并为之吟诵情诗。其诗往往冶艳露骨,以致被控有伤风化,而遭流放。但诗句自然流畅,琅琅上口。

我需要乌姆·加法尔开恩①

我需要乌姆·加法尔开恩,
可她却偏偏不肯。

她不再让我去访问,
人们已经为她对我嫉恨。

我转悠,若非在你们家门口能见到她,
我才不在那里游荡——像丢了魂。

我探望紧挨着她家的那些人家,

① 诗人曾迷恋上一个信基督教名叫乌姆·加法尔的女人,并为她吟咏了大量情诗,致使她哥哥曾向麦地那总督提出对诗人的控诉。

可我的心却向往着我不去的那个家门。

生活本身就是要你随心所欲

何不责备他今天干吗发呆，
悲伤的人往往更需要坚强。

如果你不肯玩乐，不愿恋爱，
就会又僵又硬，像石头一样。

生活本身就是要你随心所欲，
纵然怨恨的人会说那是荒唐。

对她的爱是我心中的病

泽勒娃让我心旌摇曳，
请别责备我如痴如迷！

她可真是个绝世佳人，
举止是那样婀娜多姿。

还有她那柔声细语，
同样让我感到欢喜。

我尽力想讨她欢心，
她却对我无情无意。

对她的爱是我心中的病啊！
盘踞在心头，永不会痊愈。

我仍倾心于你

阿娣凯的家！为怕敌人，我回避，
但是这颗心却始终与你维系。

我对你纵然确实是退避三舍，
我向你发誓，我仍倾心于你！

灾难摧毁不了一个人的意志

是你所知的原因使我遭人妒忌，
他们对我日益憎恨得咬牙切齿。

但我的一切灾难和遭遇，
使我更加光荣，更了不起。

灾难摧毁不了一个人的意志，
他的威力使对手心有余悸。

如果世上别人都销声匿迹，
你也会发现我像太阳光照遍地。

两 个 情 人

两个情人暗中互通信息，
相约幽会，当星星出现在天际。

两人一夜过得如痴如迷，
直至天亮，才不得不分离。

法拉兹达格二首

法拉兹达格(al－Farazdag　641—732),生于巴士拉台米姆部落一名门望族,为人刚愎自用,性情多变,又因他信奉“什叶派”,故很少得到宫廷重用和信赖。他曾与哲利尔对诗舌战达五十年之久,被传为阿拉伯文学史上的佳话。他亦被认为是“伍麦叶三诗雄”之一。他有诗集传世。一八七〇年在巴黎首次印行了他的部分诗歌,还有一部分则于一九〇〇年印行于慕尼黑。一九〇七年在莱顿出版了他与哲利尔的对驳诗。

若用库莱卜人的卑鄙射向星空①

若用库莱卜人的卑鄙射向星空,
夜行人就会发现眼前一片黑暗;

假若用他们的卑鄙去射向白昼,
他们的卑鄙会将光天化日污染。

擎天的真主为我们建起一幢大厦

擎天的真主为我们建起一幢大厦,

① 此诗为法拉兹达格攻击诗人哲利尔所属的库莱卜部落而作。

光荣是它的栋梁,尊贵是它的支架。

这是万物之主赐予我们的荣誉,
谁也夺不走,谁也搬不去。

这门庭里曾经出过多少英雄,
又有多少豪杰让我引以为荣。

哲利尔!若是论起丰功伟绩,
你的家族无人可与他们相比。

你们家好似蛛网,弱不禁风,
岂能与我们这高门望族争雄。

如果我愿意矜夸、炫耀,
尽可以为我的祖先自豪。

他们中有无数的仁人志士,
都是功德无量,高尚无比。

你的家族无法与人竞争,是那样可怜,
即使在泉边饮水,也得等人家先喝完。

我们平时是王袍在身,
战争起时则披甲上阵。

我们平时豁达大度,稳重无比,

当愤怒时则疯狂般地所向披靡。

我光荣的家族岿然如山，
你的双手岂能将它摇撼？

我舅舅生擒过加萨尼王，
迫使他每年把礼品送上。

我的舅舅有这样的丰功伟绩，
驴崽子！你的舅舅岂能相比？

小人只会蝇营狗苟，鼠目寸光，
又岂能把门第和业绩挂在心上？

我的诗把黑白尊卑讲得如此分明，
它将像一把利剑刺瞎你们的眼睛。

自古多少大诗人出自我家门庭，
我的诗歌则与他们是一脉相承。

哲利尔六首

哲利尔(Jarīr 653—733),生于纳季德地区的一个贫穷的游牧民的家庭中,自幼就显露出诗歌天赋,使族人引以为荣。他曾浪迹各地,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他在诗坛上锋芒毕露,树敌颇多。据说他在诗坛上击败过四十多个对手,最后只剩下艾赫泰勒与法拉兹达格,与他们并称为“伍麦叶三诗雄”。他有诗集传世。内容有赞颂、悼亡、恋情、矜夸等,但以对驳诗和讽刺诗最为著名。其诗的特点是自然流畅,挥洒自如。

真主使我们优越[①]

真主使我们优越,让台额里卜人羞惭,
他的判决,他们无法改变。

我们这里有清真寺,有教长,
台额里卜人的住处却一座清真寺也看不见。
因为丑,小艾赫泰勒的母亲怀他时喝得烂醉,
因此,他也酗酒成性,常像烂泥一摊。

---

① 此诗是哲利尔攻击、讽刺诗人艾赫泰勒及其所属的台额里卜部落的讽刺诗之一。

他母亲生来就从未刷过牙，
也没接触一个受过割礼的男子汉。

他们带走了我的魂魄

他们带走了我的魂魄，
唯有眼中泪水不断垂落。

她强咽下泪水对我说：
“你我满腹钟情可奈何？”

丹凤眼似箭……

丹凤眼似箭，把我们的心射穿，
害死了人却丢下不管，毫不可怜。

她们虽是最娇柔纤弱的人，
却能打倒文武双全的英雄汉。

真主剥夺了台额里卜部落[①] 的光荣

真主剥夺了台额里卜部落的光荣，
却使先知和哈里发产生在我们之中。

---

① 台额里卜是艾赫泰勒所属的部落。

穆德尔① 是我的也是国王们的祖宗，
台额里卜的斜眼儿②，你的哪位祖先敢抗衡？

大马士革的哈里发是我的堂兄，
我若愿意，他可以把你们牵来给我当仆从！

法拉兹达格不过是只爱叫的狐狸

法拉兹达格不过是只爱叫的狐狸，
却龇牙咧嘴，装作好似雄狮一般。

法拉兹达格的母亲生下一个流氓，
——一个矮怪物，胳膊、腿都短。

法拉兹达格的穆斯林邻居
难免受一只猴子害——它长夜不眠。

你年轻时就无法无天，
胡子白了也劣根不断。

妓院里你眠花宿柳，
良家妇女与你无缘。

---

① 阿拉伯分阿德南（北阿拉伯人）与盖哈丹（南阿拉伯人）两大族系，穆德尔被认为是阿德南人的祖先，先知穆罕默德与伍麦叶人所属的古莱氏族和哲利尔所属的库莱卜部落属阿德南人，台额里卜部落则属盖哈丹人。

② “台额里卜的斜眼儿”是艾赫泰勒的绰号。

所有的诗人我都不放在眼里①

所有的诗人我都不放在眼里，
他们全都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我将法拉兹达格烙上了耻辱的印迹，
割掉了艾赫泰勒的鼻子，打倒在地。

擎天的真主让你的祖先成为可怜虫，
把你和你的家族安排在天下最底层。

你的家族在这世界上最为卑微，
我用两座山的威力已将它摧毁。

你是地面燕雀，我是高空雄鹰，
我可以俯冲下来将你抓在手中。

人不犯我，我们像山一般稳重，
惹恼了我们，则会同敌人拼命。

你父亲、叔伯无能，就把舅舅炫耀，
可那不过是落水的人想抓一根枯草。

① 这首诗是诗人针对法拉兹达格《擎天的真主为我们建起一幢大厦》一诗的对驳诗，两诗的格律、脚韵一致。

崇高的主赐我以远胜过你们的光荣，
这光荣在世界上谁也无法将它移动。

祖·鲁麦三首

祖·鲁麦(Dhū ar－Rummah ？—735),著名的牧歌诗人。生于叶麻麦原野达赫纳沙漠地区,聪慧过人,最初以吟咏歌谣开始其文学生涯,后转作长诗(盖绥达)。据说,他曾苦恋一个名叫麦娅的姑娘,为她写过不少情诗,表达其纯真的爱情。诗人热爱荒漠,热爱大自然,写有不少描绘沙漠景物的诗歌。其诗善用比喻,但杂有不少费解的生词僻典。

勒住骆驼在麦娅的门前①

勒住骆驼在麦娅的门前,
　　我在那里一直边哭边谈。
我抛洒泪珠,把地面浇灌,
　　石头泥土都感动得几乎开言。
麦娅却对真主起誓,
　　说我同她说的话全是欺骗。
那就让真主暗中杀死我好了,
　　反正在我们那里还有敌人要战。
麦娅如果同你交谈,

① 麦娅为诗人祖·鲁麦的恋人。

或是露出面孔，或是脱去衣衫，
啊！那秀丽的面颊，那甜蜜的语言，
还有那令人销魂的玉体芳颜！
啊！我不认为钟情是一个高尚穆斯林的病。
也不认为怀有这种爱情应受责难。

风从麦娅家乡吹来

风从麦娅家乡吹来，
风吹引我情思满怀；
情使两眼潸然泪下，
人人情系情人所在！

她的皮肤细嫩……

她的皮肤细嫩好似绸缎，
声音悦耳，却从不胡言；
两只眼睛是真主的杰作，
令人心醉好似美酒一般。

阿尔吉三首

阿尔吉(al－‘arjī　？—738),生于希贾兹地区塔伊夫附近的阿尔志镇,古莱氏族人。他文武兼备,是著名的骑士,曾在对罗马的战争中立过战功。他求官不得,故归里赋闲。诗人曾得罪麦加总督,以致被投入狱,并瘐死狱中。他为人放荡不羁,善作艳情诗。其诗风格则新旧参半。

她把面纱轻掀

她把面纱轻掀,
　　露出脸如银盘;
又扯起薄薄的披巾,
　　把妩媚的芳腮半掩。

她们这些人前去朝觐,
　　不是为了求真主喜欢;
只是为了要想煞
　　那些无辜的傻蛋!

交　友

如果对令你疑心的过错

你总是追究个没完，
那你一辈子都不会有朋友
——十全十美，毫无缺点。

谁如果是对自己的朋友
不能睁一眼闭一眼，
那他就只好总是抱怨，
直到死去的那一天。

他们遗弃了我[①]

他们遗弃了我，
遗弃了一个什么样的青年！
难道不曾记得战争的日子，
我曾如何保卫家园。

也许应当坚忍——
面对着重重灾难，
尽管灾难的枪尖
挺在我的胸前。

我每日每天，
拖着锁链蹒跚，

① 诗人曾与哈里发希沙姆（724—743在位）的舅舅、麦加总督穆罕默德发生纠纷，并作诗调笑这位总督的母亲，因而被投入狱中，此诗即为在狱中所作。

啊,真主在上,
　　我正在忍辱受冤!

好似我不曾是显贵
　　生活在他们中间;
又仿佛我不曾是
　　阿慕鲁家族的一员!

阿拔斯王朝时期

（750——1258）

哈马德·阿志赖德一首

哈马德·阿志赖德(Ḥammād ʻajrad ？—779),生长于库法,释奴出身,曾在伍麦叶王朝时期做过哈里发瓦利德·本·叶齐德(707—744)的清客,还做过教师,教过阿拔斯王朝首任哈里发赛法赫(750—754在位)的儿子、即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在位)的侄子穆罕默德。他为人主张及时行乐,是著名的放荡派诗人,并被认为对伊斯兰教是伪信。其诗流畅、风趣。颂诗、情诗以及讽刺诗都作得很好。

世上有多少朋友

世上有多少朋友,
你走红时,难将他认清。

他会对你虚情假意,
见面总是笑脸相迎;

竭力责备背信弃义,
大力赞扬信义、友情。

然而,你一旦背时倒运,

他会同时运一齐向你进攻。

那种嫌贫爱富的人
你千万莫同他们讲交情。

交友要交那些始终如一者，
不管你在顺境还是逆境。

莫把两种人混同起来看待：
黄金是黄金，黄铜是黄铜！

白沙尔·本·布尔德十七首

白沙尔·本·布尔德(Bashshār bn Burd 714—784),祖籍吐火罗,生于巴士拉。父亲是波斯血统的泥瓦匠,母亲是希腊(罗马)血统。诗人天生双目失明。他善作各类题旨的诗歌,尤以讽刺诗著名。他曾一度得宠于哈里发麦赫迪前,但由于嫉恨者进谗而失宠。诗人曾作诗攻击哈里发及其宰相,得罪朝廷,后被控为"伪信",在巴士拉被鞭笞致死。他被认为是阿拔斯王朝维新派诗歌的先驱。其诗当时曾风靡一时,广为传唱。

若炫耀[1] ……

若炫耀,我要告诉妄自尊大的贝杜因人,
我是什么人,你们又是什么人!

你们原先光着身子,如今才穿上绸锦,
并同高贵的人们同席,共把酒饮。

你们这些牧驼汉、放羊婆的子孙,

---

① 白沙尔·本·布尔德出身于波斯血统的释奴家庭,母系是希腊血统。因此,诗人持"舒欧比主义"观点,即站在非阿拉伯民族的立场上矜夸、炫耀,同时对阿拉伯民族进行讽刺、攻讦。这首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

竟敢向贵裔王孙吹牛。行了，别丢人！

你们想要释奴的骨血，就同他们攀亲，
为逮田鼠，可以让你们忘记去建功勋。

当初你们若渴了，想要喝水时，
是同狗一道舔门前的水沟把水饮。

你们想方设法去逮刺猬，
却不懂如何来饲养家禽。

你们用北风当衣衫穿在身，
在荒郊野地里放牧着羊群。

你让我泪流如雨

那天，你无故地离我而去，
亲爱的，你让我泪流如雨。

你怎么会不记得那些誓约，
把你要陪伴我的话全忘记？

我越是耐着性子等待同你相见，
越是忍耐不住，心急得要死。

亲爱的，我还不如在爱你之前死去，
或者是活着而没有爱上你。

世上没有什么比与灵魂分离更难过，
够了！这个灵魂实在令我痛苦不已。

心啊！你何时才会得到安慰？

心啊！你何时才会得到安慰？
你折磨我，到何时才能算完？

你让一个情人怎么办？
医生对他正一筹莫展。

他已经死了，或是正在死去，
——如果真主不能使他复原。

情人是用心看

有些人让我摈弃对阿卜黛的爱情，
对于她，他们与我的心迥然不同。

我说：让我的心随意选择好了，
情人是用心看，而不是用眼睛。

两只眼睛不会看见爱情之所在，
两耳也听不见，除非出自心中。

我看到一位姑娘娇美无比

我看到一位姑娘娇美无比，
让我为她献身也在所不惜。

她派人问我求艳服，将她赞誉，
可我青春已逝，艳服也早收起。

姑娘，向穆罕默德的真主起誓，
我这可不是对你无情无义。

我不肯答应你的要求，
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

哈里发下令说：不许！
我只能听从他的旨意。

几多名媛闺秀为离别而哭泣，
我可不敢向她们哭哭啼啼。

想起情人令我多思念，
可我怎敢到她们家去。

哈里发下令，禁止这种幽会，
我只能忍耐，痛苦埋在心里。

伟大的国王不许我调情，
我俯首听命，不违钧旨。

岂只如此，我最守信义，
我的誓约、诺言从不忘记。

我勇敢，对敌人敢卑视，
我高尚，用功德赢赞誉。

亲近我者，我亦诚心相待，
若疏远我，我也绝不客气。

对弱者要宽容、和善

对弱者要宽容、和善，
　　切莫麻木不仁，视而不见；
因为一个人若昏聩如睡，
　　绝谈不上英明果断。

如果总是蒙辱受冤，
　　那倒不如奋起而战；
刀枪下拼个你死我活，
　　胜于任人宰割，委曲求全。

我的耳朵对一个人产生了爱情

啊，人们！我的耳朵

对一个人产生了爱情，
而耳朵的钟情
有时先于眼睛。

人们说："你又看不见，
是谁让你爱得发疯？"
我说："耳朵像眼睛一样，
要把自己所爱藏在心中。"

夜虽不长……

夜虽不长，我却一夜未能入寐，
面前闪动着倩影，早驱走了睡意。

阿卜黛！抚慰我一点吧！
须知我也是血肉之躯。

我的衣衫裹着的是一个憔悴的身体，
你若靠上去，我们都不会倒地。

欧默尔责备我偷情……

欧默尔责备我偷情一事，
——黑夜不肯保守秘密。

他说："醒醒吧！"我说："不！"
他说："人们已对你俩窃窃私议。"

我说："你不必顾及
他们说三道四，胡言乱语，

他们若是看看自己的毛病，
何不闭紧嘴巴，不言不语？"

攻击我的都是些蠢人

攻击我的都是些蠢人，
他们是何其愚蠢！

无疑，是我传扬四海的声誉
使他们恼火，怀恨在心。

我出身于呼罗珊名门，
建功立业，树大根深。

麦阿德的姑娘

麦阿德的姑娘眼睛又大又黑，
她的话语甜似天宫里的果子；
走起路来婀娜多姿，
仿佛她的骨头是竹藤做的。

矜　夸

有没有使者替我告知阿拉伯人
——不管活在世上，还是在土中长眠：

我是贵胄王孙，
出身于望族名门：

科斯洛王是我的祖父，
萨珊王是我的父亲。①

恺撒王是我的舅舅②
——如果论宗谱，排辈分。

不必开口用眼睛

不必开口用眼睛，
表尽心中几多情；
人前假装不相识，
背后常问旧誓盟。

① 科斯洛王与萨珊王皆为古代波斯王。诗人暗指其父系波斯血统。
② 恺撒王为罗马王，诗人暗指其母系希腊—罗马血统。

夜夜欢娱苦夜短

夜夜欢娱苦夜短，
唯有今宵长难眠。

羚羊明眸闪秋波，
无奈待我太冷淡。

惆怅似人面前站，
睡梦一见忙躲闪。

飞鸟上天靠翅膀

如果有事需商量，
听人忠告莫逞强；
求教并非伤体面，
飞鸟上天靠翅膀。

他似六神无主① ……

真主啊！他似六神无主，
辗转反侧寻求珍珠。

---

① 有人问白沙尔："你是做什么的？"他回答："穿珍珠。"于是他以这几句诗自况。因为阿拉伯人将一行行诗喻为一颗颗珍珠，把作诗喻为串珍珠。

晶莹珠玑从他口中滚落，
就像光明从灯火中发出。

伍麦叶人啊，快快醒来[①]！

伍麦叶人啊，快快醒来！
哈里发已被雅古布取代，
你们的王位早已失去，
当今的哈里发不过是酒囊饭袋。

---

① 这是一首诗人直接攻击当时哈里发·麦赫迪（775—785 在位）及其首相雅古布的诗。

艾布·舍迈格迈格七首

艾布·舍迈格迈格(Abū ash－Shamagmag ？—约796),生于巴士拉,祖籍呼罗珊,原为伍麦叶族的释奴。家境十分贫困,曾浪游波斯、伊拉克各地,最后定居于巴格达。他善写讽刺诗,其诗常描写其家的艰难处境,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有较广泛的人民性,加以语言诙谐、幽默、平易、自然、通俗、流畅,故深受民众的喜爱。他虽历来不甚受文学史家们的重视,但实为当时难得的民间诗人之一。

我的家是空旷的原野

我走在茅舍、宫殿间,
谁都可以将我阻拦。

我的家是空旷的原野,
屋顶是白云和蓝天。

你可以随便走进我的家,
根本用不着跨门槛。

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扇门,

能竖起在那天壤之间。

地里也没冒出一块木板，
让我借以将自己的家门指点。

我不用担心……

我不用担心奴隶逃跑，
也不必害怕牲畜死掉。

我从不必同管家算账，
刻薄地与他斤斤计较。

这真让我清闲自在，
地久天长该有多好！

我欲渡海海变山

我欲渡海海变山，
海中不见波浪翻；

宝石落在我手中，
也会变成玻璃片；

纵有清水甜似蜜，
我欲喝时苦又咸。

我处于这样的境地

伟大的真主啊！
我处于这样的境地：

身上一无所有，
家中徒存四壁；

我竟瘦成这样：
太阳都照不出影子；

我已经一贫如洗，
简直要卖儿鬻女。

你若是看见我的床……

你若是看见我的床——蒙你可怜，
真主知道，床上却没有褥子、床单；

真主知道，我实在没有东西可垫，
只有一张席子和一堆干草、破烂。

人们四处奔走求生

人们四处奔走求生，
家有大饼最为有用。

有了大饼又能有肉，
保你平安可以活命。

可开斋节就要到了，
孩子们仍旧肚子空空。

原有一头母羊死了，
连一口奶也喝不成。

若是山顶有块大饼，
他们也会争先攀登。

若有能力，他们准会连跑带跳，
可是饿着肚子，又怎能跑得动？

寒冷封门，我出不去

寒冷封门，我出不去，
像狗把狐狸堵在窝里。

小小屋子一贫如洗，
只有枣核和麸子皮。

耗子找不着东西离开屋子，
苍蝇也飞出去寻找垃圾。

它们在这里一无所获，
只好逃走，另找宝地。

猫住在这里不怀好意，
它向崇高尊严的真主默祈：

让它能找到一只老鼠充饥。
半天也未找到，累得把头低。

我说："要耐住性子啊，老猫咪！"
我好言好语将它劝慰。

它说："这地方空空如也，好像野地，
让我如何能忍受，再待下去？"

说罢，它扬长而去，
像一个坏酋长被保释出狱。

阿巴斯·本·艾哈奈夫八首

阿巴斯·本·艾哈奈夫(al－'abbās bn al－Aḥnaf ?－808),生于巴格达一豪门望族,曾与诗人艾布·努瓦斯等交往,以善写情诗著称。他受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赏识,成为其清客,并陪其征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地。其情诗感情真挚、细腻,皆为其钟情的美女馥姬所写。诗中写尽其相思、苦恋之情,缠绵悱恻,与伍麦叶王朝的贞情诗一脉相承,平易自然,清新流畅,充分显示出诗人的风雅、痴情。

眼泪与舌头

愿真主不要奖赏我的眼泪,
而愿他好好奖赏我的舌头。

泪水把我的秘密暴露无遗,
舌头却能将我的秘密缄守。

我似书合起来掩藏着内容,
人们据题目却知书中所有。

如果爱情能由我管

如果爱情能由我管，
　　或者听从我的判断，
我会追求它，并抓在手，
　　不管它在天上还是人间。
然后将它均分开来，
　　我与心爱的人各自一半。
只要我们活着，就保持
　　纯真的友谊，披肝沥胆。
直至我们一旦都死去，
　　诸事也都会随之而完。
那就让爱情也随之而死，
　　或者让它活在忠诚的人间。

一群沙鸡飞过……

一群沙鸡飞过，令我悲伤，
像我这样，的确该哭一场。

啊，沙鸡！谁肯借给我翅膀，
让我飞到我心爱的人身旁？

思　恋

有位客居伊拉克的青年正在思恋，

世上最美的姑娘啊，请回答他的呼唤。

我提笔写信，总也不能成篇，
恸哭啜泣，使我浑身抖颤。

我把满腹情感倾注于笔端，
滴滴泪水却把纸上的字洇成一片。

风从你的家乡吹来，
我请它带来你的问安。

并求它带去我对你的问候，
若带到了，请回答我的召唤。

相爱的人总苦于彼此相距太远，
真主！求你把情人间距离缩短。

去天房朝觐的人们！请到叶斯里卜[①] 看看，
以满足一个苦恋伤心青年的心愿。

请你们对他们说：叶斯里卜人啊！
请帮助一下那个小伙子摆脱忧患！

那是我们留在伊拉克的一个青年，
爱情把他折磨得已经一息奄奄。

---

① 叶斯里卜即麦地那城的古称。

医生们都不知他得的是什么病，
只是胡乱猜测他得病的根源。

一旦她出现……

一旦她出现，
　　即使我把头低，
控制住眼睛，
　　故意不朝她看去，
可又怎能够
　　掩饰住我自己——
流出的泪水
　　道出了我心中的秘密。

不知你们是否允许……

不知你们是否允许
　　一个恋人常到你们家去？
在你们那里有爱慕，
　　为眼睛、耳朵所企及。

这颗心是纯洁的，
　　只是目光放荡不羁；
即使坐得再久，
　　也不会怀有歹意。

你杀死了我……

你杀死了我——用你的爱情，
难道就不能说点假话让我重生？

我看我对你的爱与日俱增，
你怎样折磨我，我都认为公平。

说什么心与心可以相通

说什么心与心可以相通，
我看全是谎言将人欺哄。

倘若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情人就不会为爱情苦痛。

艾布·希斯一首

艾布·希斯(Abū ash－Shīṣ　?—811),祖籍也门,是诗人迪阿比勒(765—860)的堂兄弟,曾在巴格达与著名诗人艾布·努瓦斯、穆斯林·本·瓦立德等交往,但名气没有他们大。晚年双目失明。他擅长写情诗、咏酒诗和颂诗。失明后,曾为其双目写有不少挽诗,凄婉感人。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爱情就让我在那里停,
寸步难移,既不落后,也不前行。

我发现,为爱你,责备也变得动听,
让他们责备我好了！只要提你的芳名。

你轻侮我,我也就努力轻侮自己,
你所瞧不起的人肯定不值得尊重。

你似我的敌人,我就变得也爱他们,
因为你与他们对我的态度竟然相同。

艾布·努瓦斯三十四首

艾布·努瓦斯(Abū Nuwās　762—813),生于波斯的阿瓦士,其父早亡。他博闻强记,很快跻身诗坛,三十岁去巴格达,因诗才被哈里发赏识。他终生恃才傲物,尤喜饮酒作乐,而常置教法于不顾,至晚年才有所收敛。他善写咏酒诗,故有"酒诗人"之称。他往往借酒抒情,反映出他落拓不羁的性格和主张自由开放,反对宗教禁欲的思想。其笔墨新颖别致、不落窠臼。其诗是阿拔斯王朝时期繁华奢靡生活的写照。

我 两 醉

勿为莱伊拉哭,
　　勿为杏德悲①,
手中酒红如玫瑰,
　　且为玫瑰干一杯!
一杯美酒喉中倾,
　　两眼双颊红霞飞。
酒如红宝石,
　　杯似珍珠美,

① 莱伊拉、杏德是阿拉伯常使用的女人名,常指美女。

面前窈窕一淑女

　　尽握在手里。

手中倾酒眼倾酒，

　　能不令人醉复醉。

同座一醉我两醉，

　　谁人能解此中味！

如何能得到真主的宽宥？

有多少夜晚，我用它[①] 消忧解愁，

欢乐无比，一宿到头。

真主对它禁戒，我却认为合法，

这如何能得到真主的宽宥？

在两堆火之间[②]

为了爱她，我似炙烤在两堆火之间，

一堆在她的双颊，一堆在我的心田。

好胡涂的亲人啊，眼看着我憔悴，

躺在床上，他们却不知我的病源。

---

① 它即指酒。

② 这首诗是诗人为他钟情的姑娘戴娜尼尔写的，她是波斯籍贵族巴尔麦克家的使女。

姑娘，你对尘世若像对我一样无情，
那你一定可以在水上行走，飘飘若仙。

有　情　人

有情人好似身上负重，
饮酒作乐才会让他轻松。

他若哭泣，也是应该的，
他并非玩物，供人玩弄。

你在无忧无虑地笑，
爱你的人却在痛哭失声。

你奇怪我怎么会病？
我若健康才应令人吃惊。

每逢你的病好了，
我就会添上心病。

月亮在追悼会上①

啊，月亮在追悼会上出现，
在同伴中，她哭得多伤感。

---

① 此诗是诗人为其钟情的一个名叫姬囡的使女所作。当时诗人见她在一个追悼会上批颊，号丧。

用嫩枣批着红玫瑰，
水仙花中滚落珍珠串串①。

你不必为一个埋在土中的死人哭泣，
何不哭一个被你杀死的人，就在门前。

透过那些侍卫和奶娘、丫鬟，
我在追悼会上见她娇嗔满面。

追求她的人仍无结果，
我也一样，只能见她一面。

我有自己的信仰

我是在热恋，
　　热恋又何妨！
在我的头脑中
　　从没有什么同爱情一样。

我碍着人们什么了？
　　何必对我大肆诽谤！
人们有他们的宗教，
　　我有自己的信仰。

---

① 诗人以嫩枣喻指尖，红玫瑰喻面颊，水仙花喻美人的眼，珍珠喻泪珠。

干吗一旦我去
　　看望我的女王，
为敌的人脸上
　　会像涂了墨一样。

真主知道，不是我
　　不去将您探望，
只是流言蜚语
　　使我不能不防。

若是能到您那儿去，
　　我一定前往。
哪怕是爬着去，
　　或是倒立，两脚朝上。

在您的脸上，
　　我读到了这样的字行：
"真主仁慈，会将
　　怜悯人们的人原谅！"

浴　女

为泼水，她脱掉了衣衫，
羞赧顿时染红了她的脸。

她一丝不挂，迎风而站，
袅娜的身段比风还柔软。

她将手伸进澡盆，
纤纤素手同水一般。

待她刚刚梳洗完，
匆忙想去拿衣衫，

突然发现有人要走近前，
于是她将光亮罩上黑暗。

晨光随之消失在夜晚，
唯有水滴点点落水面。

赞美真主——他也许会发现
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无比娇艳。

好坏两相抵

酒袋摆一边，
经书共一起。
美酒饮三杯，
经文读几句。
读经是善举，
饮酒是劣迹。
真主若宽恕，
好坏两相抵。

遵命照办就是

还是得在诗中写上那些废墟遗址[1]，
尽管比起咏酒，那些玩意儿不值一提。
是权贵让我去描述废墟，
我对他的命令又无法抗拒。
信士的长官[2]！纵然你强我所难，
我也只有遵命照办就是！

管弦声伴美酒香

管弦声伴美酒香，
手舞足蹈心欲狂。

声色似海任我游，
道统外衣弃一旁。

随意戏谑何为羞，
狂欢豪饮敢放荡。

人生就是酒醉一场又一场

是酒就说明白，让我豪饮开怀！

---

① 驻足于情人的废墟遗址前，忆往事，叙旧情，是阿拉伯古诗传统的起兴模式。艾布·努瓦斯是维新派诗人，对这种因陈袭旧的形式不满。

② 信士的长官是对哈里发的称呼。

别让我偷偷地喝,如果能公开。

人生就是酒醉一场又一场,
唯有长醉岁月才逍遥自在。

在清醒时我总是失意潦倒,
醉如烂泥才走鸿运发大财。

大胆指名说出我之所爱,
欢乐幸福怎好遮遮盖盖!

寻欢作乐难免放荡不羁,
循规蹈矩岂能得到欢快。

哪一个酒徒不似新月当空,
周围美女如群星大放光彩。

酒

这佳酿存放得是那样久,
如果它有舌头能开口,
一定会像一个驼背老人,
叙述往事数风流。
举杯与它接触的
原是些握剑、握笔的手;
寻欢作乐的王孙公子,
都是同座共饮的酒友。

酒通过他们的个个关节
好似痊愈在病中行走。
家中只要有了酒，
好似黑暗之中曙光露；
夜晚走路有了酒，
如同有了路标乐心头。

坛中的美酒

坛中的美酒仿佛是雨中的太阳，
像葡萄的泪水，像天堂的佳酿。

它芬芳馥郁，清香扑鼻，
像阴雨清晨苦艾的气息。

你像久旱渴望甘霖，
酒保为你把美酒斟。

啊，责骂我的人没完没了，
玩乐是我的事，不要你唠叨！

她以为我是无知、愚昧……

她以为我是无知、愚昧，
才花天酒地，胡作非为。
于是对我指责，喋喋不休，
其实我也知道正人君子的道理。

不必唠叨，不必责备！
我就是随心所欲，不肯蹈矩循规。
我认为在世及时行乐
　　　　活得舒服，有滋有味，
比期待臆测、传说的来世
　　　　更加值得，更有道理。
从未有人走来告诉过我们：
谁死后在天堂，谁又在地狱里。

何必畏畏缩缩

何必畏畏缩缩，
有酒就痛快地喝！

反正来世的路上
有真主的宽宥在等着。

世上为什么有饶恕，
还不就是因为人们有过错？！

我一身有了两个灵魂

我轻轻地把那坛子的灵魂摄取，
从它那受伤的腹中把鲜血吮吸。

直至趔趔趄趄，我一身有了两个灵魂，
而坛子倒地，像失去了灵魂的躯体。

咏　酒

美酒似能随人愿，
愿它是啥就是啥；

岁月似水洗其身，
世上唯留其精华；

望去恰如一束光，
能用眼看不能拿。

顺 从 魔 鬼

啊，你的两眼魅力无边，
会把人们心中秘密洞穿。
如果你用眼神对保密的人考验，
他的眼睛就会对你泄露答案。
只要你秋波一闪，人们会披肝沥胆，
似乎你竟能控制他们的梦幻。
你何苦让我愁绪万千，忍受熬煎，
自己却若无其事，不问不管。
我看你在要我的命，虽无仇冤，
似乎是拿我做牺牲，向真主贡献。

别怕违禁，快把酒喝！
真主会饶恕一切罪过。

对起美酒，泛起泡沫，
好似珍珠与黄金在一起掺和。
当年洪水一片，把大地淹没，
这酒正是挪亚方舟所载的货色。
几度沧海桑田，几度悲欢离合，
直至一个波斯王将它收藏，舍不得喝。
他把它深深地埋在地里，
此后又是几多春秋度过！
那里，凯勒卜人从未到过，
也没有什么阿布斯、祖卜彦部落；
那里不是祖赫勒、舍伊班人的故乡①，
而是自由人子孙的王国。
科斯鲁王在那片土地上创建了文明，
任何鲁莽、愚昧的蛮子都无法把脚落。
那里没有阿拉伯人的一根枯草，
也没有阿拉伯人充饥的沙漠苦果。
有的只是石榴花红似火，
还有桃金娘、玫瑰和百合。

如果有一天我想闻闻花香，
迎风吹来的将是扑鼻的芬芳。
啊，夜晚！吉星高照，多么放荡，
若仙若死，两人共入醉乡。

① 凯勒卜、阿布斯、祖卜彦、祖赫勒、舍伊班皆为阿拉伯古代著名部落。艾布·努瓦斯是波斯后裔，故此诗带有明显的“舒欧比主义”色彩，即贬阿拉伯人，褒波斯人。

我们顺从魔鬼,一夜将它信仰,
直至教士报晓把晨钟敲响。
他起身扯起华丽的衣裳,
是我的手曾将它亵渎,弄脏,
他流泪说:“啊,多么令人悲伤,
是你破坏了我宝贵的珍藏!”
我说:“雄狮有眼,会扑向羚羊,
世上的灾难原是这般多种多样!”

清高的美酒

啊,向美酒佳酿
　　提亲的媒人,
难道你的聘礼
　　只是一磅黄金?

你是将她小瞧,
　　可别让她听到,
否则葡萄就会发誓
　　不再结葡萄。

当我前去
　　向她提亲时,
献上的是
　　一升珍珠和宝石。

她难舍家园,

在坛中哭喊：
“我的妈呀！
我怕熊熊的火焰。”

我说：“这在我们那里
不必把心担！”
她问：“也没有太阳？”
我说：“喜日是在夜晚。”

她问：“谁来保媒？”
我说：“我在这里！”
她问：“我丈夫是谁？”
我说：“是甘美的清水。”

她问：“如何交欢？”
我说：“用冰块搅拌！”
她说：“我的家呢？
我可不喜欢木制的房间！”

我说：“是法老生产的
玻璃酒瓶和杯盏！”
她说：“这可真让我
手舞足蹈，喜地欢天！

“可我不能允许
流氓暴徒非礼沾唇；
还有那些一嗅到我

就皱眉的悭吝小人；

“我不要袄教徒，
　　因为火是他们信奉的神；
也不要犹太教徒
　　和那些崇拜十字架的人；

“我不要那些
　　执迷不悟的贱民；
也不要乳臭未干的孩子
　　和不懂礼貌的蠢人；

“我不许那些
　　不尊重我的下流坯近身。
但是快让阿拉伯人
　　来将我畅饮！”

啊，美酒！她只愿
　　为这样的人把身奉献：
他有家财万贯，
　　为她不惜倾家荡产！

我随心所欲……

我随心所欲，不受羁绊，
岂管人们蜚语流言。

我觉得最大的乐趣是夜晚
裸体舞女伴着管弦。

一旦下榻于济·图鲁赫，
歌女放喉，曲由我点。

享乐吧！青春不会永存，
举杯畅饮，从夜晚到明天！

你竟张扬我的秘密

是你在我心中将情火燃起，
然后显得对此毫无干系。
直到我堕进爱的海洋，
波涛在我心中流溢，
你竟张扬我的秘密，装作将我忘记，
这公平吗？亲爱的！
即使我无法将爱抗拒，
难道你对真主就不畏惧?!

与姬因问答

“答复在哪？回信在哪？”
她说：“等着瞧，有回答！”

我伸出手：“行行好吧！”
她说：“那好，只有石子儿一把！

“你若是叫花子，就请滚回去！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将你打发。”

“啊！可怜人行乞却受呵斥，
呵斥求乞者，真主必责罚！”

快把酒杯还给我

快把酒杯还给我！
酒的好处你们不明白。

你们用真主恫吓我，
可我对他既害怕又期待。

酒的奥秘你们丝毫不懂，
何必总是对我将酒责怪。

你们怕惩罚不肯与我同饮，
我就独自一人喝个痛快！

肆无忌惮

君不见我允许自己同宗教嬉戏，
沉湎于声色犬马，放荡不羁。

仿佛我不会回到来世去，

也不对那里的惩罚有所畏惧。

酒　与　杯

玻璃薄薄酒清湛，
两者相似难分辨。
好似有酒没有杯，
又似无酒在杯盏。

进地狱，且让我来！

若有地方能让我喝个痛快，
斋月里，我都不会等到开斋。

酒这东西喝起来可真是怪，
纵然担罪名，也请豪饮开怀！

啊，对美酒佳酿说三道四的人，
你进天堂！进地狱，且让我来！

研究宗教的人啊！

研究宗教的人啊！
什么这个见解，那个见解，
在我看来，你所说的一切，
唯有死与坟墓是千真万确。

一旦我死了……

有人责备我，对我来说教。
我发誓，我可不听那一套。

他们谴责我，让我别喝酒，
说谁若喝酒就是大逆不道。

他们越是唠叨我越要喝，
因为我和酒是永生友好。

真主宣其名，哈里发为其友，
我却为什么一定要同它绝交?!

酒是太阳，不过太阳酷热炙人，
而酒却胜过太阳处处好。

我们如果不急于进天堂，
在世上又怎能把美酒忘掉!

说教的人！让我喝，别管我！
因为我至死同酒都是莫逆之交。

一旦我死了，把我埋在葡萄树下，
让葡萄的汁液把我的骨头浸泡!

她没有罪过

她没有罪过，只是
　　爱情好似枪尖，
总在这颗心中刺戳，
　　于是心被伤遍。

我不在意死

人生的灾难忘却了我，
无忧无虑，日子快活。

整日有高朋满座，
饮酒作乐，觥筹交错。

还有一只羚羊，一旦放荡不羁，
令人如醉如痴，神摇意夺。

醒着时，我同它玩乐，
睡梦中，只有倩影陪伴我。

我拥抱它，依偎在一起，
覆盖在我们身上的唯有夜色。

我这颗高尚的心不肯罢休，
除非尝尽世间一切禁果。

我享受完人世种种欢乐，
才不在意何时把死的苦酒喝！

我要为酒大声地哭泣

我要为酒大声地哭泣，
因为经书竟把它列为禁忌。

纵然禁忌，我也要开怀畅饮，
因为我向来就不肯循规蹈矩。

挨骂亦快活①

名经香唇过，
挨骂亦快活。
任你怎么说，
全是为爱我。

人生在这尘世间

人生在这尘世间，
欢歌、美酒加清谈，
一旦这些全失去，
人世有何可留恋？

---

① 诗人爱恋女婢娅因，被她嘲骂，故有此诗。

啊，有一只蝎子在他的眼窝[1]

啊，有一只蝎子在他的眼窝，
谁经过他面前都要挨螫，

他的面颊上有一轮红日，
带着幸福升起而永不会落。

---

① 诗人嗜同性恋，写有不少以娈童为调情对象的骚情诗，此首诗为其中的一首。

穆斯林·本·瓦立德二首

穆斯林·本·瓦立德(Muslim bn al－Walīd　757—823),生于库法,父亲操编织业。诗人早年曾随父兄迁去巴士拉,受教于名诗人白沙尔等。后他去巴格达为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艾敏、麦蒙等及其手下的文官武将歌功颂德,深受赏识。他曾任戈尔甘(现属伊朗)驿站长等职,死于戈尔甘。诗人继承古诗遗风,模仿多于创新。他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典雅,写作时精雕细刻,是当时诗坛"藻饰派"的创始人。

赞叶齐德

哈里发从舍伊班部落
　　抽出了一把宝剑,
他要给那些反叛朝廷的人
　　一点颜色看看!

一旦战争面目狰狞,
　　龇牙咧嘴,
他就是哈里发的利剑,
　　针锋相对。

如果说，战场上
　　可以兵不厌诈，
叶齐德对敌手
　　可一向光明正大。

他曾让多少强手
　　尝到死的滋味，
为了保国卫教，
　　他一向坚强无畏。

他冲锋陷阵，
　　一把宝剑在手中握，
好似死亡的流星
　　在强敌中闪闪烁烁。

残酷的战争
　　使勇敢的骑士都大惊失色，
只有他满面春风，
　　深信胜利在握。

战尘四起，
　　生死操在他手中，
他让谁死，
　　谁就准活不成。

战胜千难万险，
　　他坚定而从容，

就像死神降临，
　　但不急急匆匆。

他用死亡
　　款待强大的敌手，
就像平时
　　请宾客饱餐驼肉。

他用反叛者的鲜血
　　把宝剑浸染，
又把他们的头颅
　　作矛枪的冠冕。

他出战时，
　　用枪尖把死亡高挑，
向敌人宣告，
　　他们的死期已到。

他惯以让兀鹰
　　把敌人的尸体饱餐，
每次出征，它们
　　都紧跟在他后面。

他枕戈待旦，
　　时刻准备听从召唤，
即使在平时
　　也把厚厚的铠甲穿。

他从来不
　　修饰打扮，油头粉面，
堂堂一躯，
　　是阳刚十足的男子汉。

啊，叶齐德！
　　我们祝你长寿，永远健康！
只有这样，
　　我们的政、教才有保障。

若非你奋起
　　抵御罗马豪强，
我们穆斯林
　　就会国破家亡。

自豪吧！
　　在舍伊班部落中你无与伦比；
骄傲吧！
　　全舍伊班部落同样无可匹敌！

我去看她……

我去看她，
　　并不约束自己的目光；
我相信眼睛
　　会把我心中秘密宣扬。

我们把眼神

　　当作捕捉情意的标志，

闪烁顾盼中

　　藏着多少魅力和奥秘。

眼闪秋波，

　　我知道那是她情意缠绵，

侧目睥睨，

　　我知道那是她冷淡疏远。

每天我都提心吊胆

　　唯恐她嫌弃、不理；

夜里想入非非，

　　早起找借口与她相会。

艾布·阿塔希叶十五首

艾布·阿塔希叶(Abū al－‘atāhiyah　748—825),生于伊拉克一贫苦释奴家庭,父亲是奈卜特人。诗人早年生活于库法,后去巴格达,以颂诗得宠于朝廷王室。诗人爱上王后侍女欧特白，遭禁绝后，仍写诗追求，被讥为“白痴”，其名艾布·阿塔希叶（意为“白痴”）即源于此。他以晚年创作的劝世诗著称。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愿望，指出在宗教和死亡面前，人是平等的。其诗脍炙人口，常被谱成乐曲传唱。

刚愎自用的心啊……

刚愎自用的心啊!
是贪婪的眼睛将你欺骗。

无论作恶还是行善,
总有一个极限。

犯罪总要受清算,
真正的忏悔实在罕见。

心是脓疮稀烂，
怎能修好、复元？

罪孽不散发出气味，
是真主对我们的恩典。

变成没有灵魂的尸体，
——人总会有这一天。

每个活着的人眼前，
总有死亡的旗帜招展。

死神在走来走去，
我们却睡得正酣。

世上的人纸醉金迷，
晚饮美酒早进餐。

人分什么贵贱——
这个穿粗布，那个穿绸缎。

可是每个与岁月相牴的人
总有被牴死的一天。

啊，可怜的人哪！
你若哭就为自己哭泣、垂怜。

你纵然寿似努海①，
也必有死的一天！

不要同蠢人交友结伴

当心！不要同蠢人交友结伴！
——蠢人好似一件破衣烂衫：

每逢你为它细心补缀，
风一吹又会露出破绽。

又好似一块破碎的玻璃——
你何曾见过碎玻璃能够复原。

你若责备他，让他改悔，
他却错上加错，越滑越远。

尘世是个骗局

尘世是个骗局，由它去！
它是一艘船，难以驾驭。

愚昧的人乘上它至死，

---

① 努海（又译努哈），《古兰经》故事中的人物，即《圣经》中的“挪亚”。穆斯林将他与阿丹（亚当）、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尔撒（耶稣）和穆罕默德并称为真主的六大使者，传说其长寿。

也达不到自己的希冀。

真主啊,不要折磨我!

真主啊,不要折磨我!
我承认我的一切过错。

我已无可奈何,
唯求你的宽赦。

我曾犯过多少错误,
你总对我施与恩德。

想起来我感到悔恨,
牙齿把手指都咬破。

我迷恋尘世的花朵,
终生在期望中度过。

假若我真地出世苦修,
对世人我会感到憎恶。

人们都以为我是最好的人,
其实——你若不宽恕——我最坏不过。

但愿我死了……

艾哈麦德问我——他尚不知我的意念：
“如今你真地还将欧特白爱恋？”

我叹着气说：“是的，
爱情流动在我的每一条血管！”

欧特白！你若是摸摸我的心，
就会发现它早已被伤得稀烂。

医生和亲人都束手无策，
不知对我的遭遇该怎办。

但愿我死了，一了百了，
只要活着，总受她的熬煎。

劝君听良言

安在角落里，
　　乐把大饼啃；
一罐清凉水，
　　权当琼浆饮。
陋室虽狭窄，
　　幽然独栖身；
世外小寺院，

正好避世人。
依柱坐下来，
潜心作学问；
往事须反思，
亦可引为训。
胜似宫院中，
奢靡度光阴；
死后受惩罚，
身遭烈火焚。
此为我叮嘱，
谆谆且殷殷；
谁若遵奉此，
幸福享不尽。
劝君听良言，
悯世乃我心。

为民请命

谁能代我向哈里发
传述我的良言苦谏？

我看到物价飞涨，
让百姓如何负担？

我看到他们挣的很少，
而需要则有增无减。

我看到愁云密布，
人民生计如此多艰。

我看到孤儿寡妇
家徒四壁，苟延残喘。

男女老少都期待着你，
期待你将他们垂怜。

他们怨声载道，
声音微弱然而震天。

他们期望你的帮助，
使他们能摆脱灾难。

除了你，人们还能望谁
眷顾那一双双泪眼？

他们日日夜夜
都在啼饥号寒。

除了你，人们还能望谁
去抵御那连连祸患？

能望谁让他们有饭吃？
能望谁让他们有衣穿？

哈里发的子孙啊！
愿你长寿，永远康健！

根柢高贵美好，
枝叶也必馨香满园。

我谨为民向你请命，
句句都是妙药金丹。

贪得无厌的欲念何时才完？

君不见岁月常有疑难，
死亡时时都在闪现？

追求功名是为别人创建荣华，
狗苟蝇营是为他人敛聚财产。

世人一贫如洗便是福啊！
贪得无厌的欲念何时才完？！

劝　世

大限即将临，
　　死期已不远。
修行多积德，
　　莫将红尘恋。
明朝入墓穴，

亲友抛一边。
黄土压在身，
孑然独自眠。
人生谁不死？
岂分贵与贱。
声色不可迷，
切切记心间。
寿终总要死，
人人不可免。
先人已逝去，
后人代代传。
天意不可违，
悲泣亦枉然。

为死亡而生殖

为死亡而生殖，为毁坏而建筑！
灭亡是你们所有人的归宿。

我们由土造成，又复归于土，
那么我们为谁建设，为谁辛苦？

死亡，你把希望连根斩断

死亡，你把希望连根斩断；
死亡，你教会人们哭声震天。

死亡,你使我们肝肠寸断;
死亡,你让我们知道何为灾难。

难道我们每天都要送葬、出殡?
难道我们每天都要听见你的呼唤?

难道我们每天都要追悼一个养家活口的人?
难道我们每天都要对一颗破碎的心垂怜?

无 法 逃 身[①]

你一时一刻也摆脱不开死神,
纵然布满卫士,关上重重宫门。

须知:死神射出的利箭
会射穿一切铠甲和金盾。

你无路可走,无法逃身,
如同船只不能在陆上航运。

人们整日都在为尘世奔忙

人们整日都在为尘世奔忙,
像牛羊放牧在迷误的牧场。

---

① 此诗是诗人为劝谕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786—809 在位)而作。

牛羊吃草是希望长得肥壮，
岂不知死因正在那肥壮上。

我对你如痴如狂

我对你如痴如狂，
爱得痛苦，爱得怅惘。

谁若坐近我的身旁，
都会嗅到爱的芳香。

唯有你在世上白活！[①]

何不用剑上的饰物
去打一副脚镯！

你从不会厮杀，
还要剑做什么？

你伸手去够耳朵，
却连耳朵都够不着。

我看你的亲友都是英雄，
唯有你在世上白活！

---

① 这首诗嘲讽伍麦叶族将领迈安·本·扎伊岱(？—768)怯懦无能。

欧莱娅·宾特·麦赫迪一首

欧莱娅·宾特·麦赫迪(‘ulayyah bint al－Mahdī 775/6—825),哈里发麦赫迪(754—775在位)的女儿,著名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妹妹,生于巴格达,也长期生活于巴格达。她能诗善唱,其诗多为情诗,诗中善用借喻和隐语;常在诗中把情人的名字故意写成女的。

知心者唯酒

我孑然一身,知心者唯酒,
我们卿卿我我,谈个不够。

我与它结为密友,是因为
无人为伴愿陪我一醉方休!

穆罕默德·本·伍麦叶三首

穆罕默德·本·伍麦叶(Muḥammad bn 'umayyah ?—845),生于巴士拉。他成名于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时代,后专随亲王易卜拉欣·本·麦赫迪,为其掌管财政。他诗文兼备,诗写的不多,但往往幽默风趣。其诗多为情诗和讽刺诗。

我是这样爱你

我是这样地爱你——
　　如果向人们泄露少许,
那爱情炽烈的程度
　　会让人们因妒忌而死。

我知道纵然如此,
　　我还是配不上你;
因为在我的心中,
　　你是在最高一级。

也许你的诺言应当感谢

也许你那难忘的诺言应当感谢,

尽管你没有将它付诸实践。

我总用好的猜想打发时间，
排解那排解不开的忧烦。

每逢我期待着美好的一天，
总有讨厌的事情横加阻拦。

我看岁月不会让我对你的愿望临近，
它要临近我头上的是我的寿限！

是忆起希达① 的阵阵情感……

是忆起希达的阵阵情感——
不是荒漠的废墟，引起我的思念。

她被关在家里，我见不到，
而她的家人我却总是遇见。

送信的人若是去她那里，则会见到她，
我真希望那信使眼窝里长着我的眼。

那信使也许会对你说起我如何如何，
那你就听他说吧！那也是我在畅谈。

① 希达是诗人曾爱过的一个女婢。

艾布·泰马姆八首

艾布·泰马姆(Abū Tammām　788—846),生于大马士革附近的贾西姆镇,塔伊部族人,曾在开罗清真寺作过水夫。他在埃及曾试以诗求进身,未果,遂返叙利亚,又辗转遍游各地,吟诗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遂为哈里发穆阿台绥姆赏识,成为其御用诗人,曾被任为摩苏尔驿站站长。诗人有诗集传世,其诗常述及历史战事。诗人除谙熟古诗外,且深受波斯文化和希腊哲学的影响,特别重视修辞、文采。其诗表现出了深刻的哲理。

宝剑比卦书更可靠①

宝剑比占星家的卦书更为可靠,
剑刃划清何为认真,何为胡闹。

是宝剑的白刃而不是卦书的黑字,
会将一切疑团、猜测统统揭晓。

战争胜负决定于五军② 闪光的刀枪,

---

① 公元八三八年哈里发穆阿台绥姆率军大败罗马人,攻克阿穆雷叶城。事前占星家曾预言时辰凶险,出师不利。

② 五军指部署在前、后、左、右、中的军队。

而不取决于天上七星[1]的运转、照耀。

那些摇唇鼓舌的占星家如今何在？
他们的星辰和花言巧语又到哪里去了？

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
一派谰言，纯系胡说八道！

说什么不久就会出现怪事桩桩，
不在二月就在七月可见分晓；

一旦西方出现了扫帚星，
他们吓唬人说在劫难逃。

他们靠星星去判断事物，
可是他们的胡言乱语星星怎能知道。

诵诗、演说庆胜利，
凯歌阵阵入云霄。

天开大门迎凯旋，
地披新装换新貌。

阿穆雷叶一仗打得好，
阿拉伯人重振神威乐陶陶。

---

① 七星指日、月、金、木、水、火、土星。

说什么固若金汤城池坚，
大难临头看你们往哪跑！

对他们来说安哥拉倒霉日子今又是，
只能丢下残垣颓壁拼命逃。

信士长官手指处，
熊熊烈火冲天烧。

驱尽黑夜似白昼，
火如朝霞天破晓。

似夜不愿披黑装，
又像太阳不肯落。

无知与博学

有人无知、愚昧，
　　却享尽荣华富贵，
有人博学多识，
　　却终生失意倒霉。

倘若生活之计
　　全靠头脑、智慧，
那么由于蠢笨，
　　畜生灭绝才对。

尊贵的国王陛下……

尊贵的国王陛下，
　　你我虽天各一方，
但我希望你恩赐，
　　如同你就在身旁。

屏障隔得开你我，
　　却割不断我的企望；
君不见阴云蔽日时，
　　人正盼甘霖天降。

赞穆阿台绥姆①

他是一片汪洋大海，
水是恩惠，岸是慷慨。

张开手掌已成为他的习惯，
即使想握起，手指都不会照办。

他手中若是只剩生命，也会照样献出。
求助他的人啊！可要敬畏真主！

① 穆阿台绥姆，生于七九五年，为阿拔斯王朝第八任哈里发(833—842 年在位)，曾任驻埃及总督。

悼 亡 弟

啊,耳闻目睹是这样可怕,
但愿我耳朵变聋,眼变瞎!

我身上没有一处地方
不沉浸着深深的悲伤。

与其这样身心交瘁度时日,
真不如让我随他而去!

人如果久留一处……

人如果久留一处,
　　会令人司空见惯;
何不离开一段时间,
　　归来让人另眼相看。

我看太阳
　　若是隐后再现,
人们对它
　　则会更加喜欢。

真主若想宣扬不为人知的美德

真主若想宣扬不为人知的美德,

就为它安排好了忌妒者的口舌。

若非火能焚烧它近旁的东西，
沉香木的芬芳岂能为人晓得?!

初恋与故居

纵然会往往情随事迁，
真正的爱情却是初恋；

有多少房屋虽都熟悉，
永远怀恋的却是故居。

迪阿比勒二首

迪阿比勒(Di'bil al-khuzā'ī 765—860),生于库法。其父、叔父皆为诗人。他自幼与下层贫民、浪子交往,不畏权势,不媚权贵。他以善写讽刺诗著称,其诗尖酸、刻薄,矛头直指哈里发及其手下文官武将,致遭杀身之祸。其诗传世不多,诗虽师承穆斯林·本·瓦立德,注重雕琢,但相比之下,较为朴素、流畅。除诗外,他还写有一本《诗人评传》,表明其对诗歌颇有鉴赏力。

讽哈里发穆阿台绥姆

名见经传的阿拔斯国王有七个,
关于第八个,书上却只字无有①。

"洞中人"② 也是只有七个贤者,
若是数起来,第八个则是条狗。

---

① 七个国王指赛法哈(749—753)、曼苏尔(753—774)、麦赫迪(774—785)、哈迪(785—786)、哈伦·拉希德(786—808)、艾敏(808—813)、麦蒙(813—833),第八个国王指穆阿台绥姆(833—841)。

② "洞中人"指《圣经》与《古兰经》中的传说人物,俗称"七眠子"。

我认为他们的狗比你还高一等，
因为你有罪过，而它却并没有。

瓦绥夫与艾什纳斯既已掌权[1]，
人们早已亡国，而大难临头。

人

多么多——不，多么少的人，
知道我确实从不说谎、骗人。

我瞪大眼睛瞅着许多人，
但我却没有看见一个人。

---

① 瓦绥夫与艾什纳斯是突厥近卫军中的将军。

阿里·本·杰赫姆四首

阿里·本·杰赫姆('alī bn al－Jahm　约 804—863),生于巴格达,祖先为古莱氏族人,祖居呼罗珊。他与大诗人艾布·泰马姆交往甚笃。他以颂诗蒙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恩宠,但因树敌过多,遂被进谗而失宠,被流放至呼罗珊。他获释后又回巴格达,欲参加对罗马的征讨,途遇游牧民拦劫,受伤而死。他是最早以诗记史,将诸哈里发事迹写成诗的阿拉伯诗人。他在监狱和流放中写的怨诉、咏志诗被认为是其最好的诗作。

坐牢倒也无妨

她说:你被囚在牢房。
我说:坐牢倒也无妨。
哪一把宝剑,
不在鞘中藏?

你没看到那雄狮
总蜷伏在丛林中;
而豺狼乌合之众
则常常四处横行。

若不是夜幕
遮住了太阳，
你岂会看到
星星的光亮。

看天上的月亮
逢月末会隐晦，
但过不了几日，
又会重放光辉。

天上布满阴云，
一时会阻住甘霖；
瞬间风挟雷电，
就会大雨倾盆。

火没有发出光和热，
是因为它藏在石中；
一旦火镰与石相碰，
就会燃起烈火熊熊。

若使枪杆笔直，
校正要靠枪端；
若让枪尖锐利，
要在火中锤炼。

羚羊的大眼一闪一闪

卢莎法和大桥间
　　羚羊的大眼一闪一闪，
在不知不觉中
　　把爱情带进我的心田。

她们使我重温旧情——
　　虽然我未曾忘过一天，
只是她们在炭火中
　　又加上了一块火炭。

她们倒是安然无恙，
　　却把人家的心扰乱，
好像一支支矛枪，
　　把人家的心刺穿。

她们对我们说：
　　我们是月亮高悬在天，
只管为人照亮道路，
　　住宿、款待，可从来不管！

宫廷深院

那广阔的宫廷深院，
一眼望去看不到边。

王宫的圆顶直耸云端，
好似与星星倾心而谈。

喷水池在向天空报复，
天空对它则一筹莫展。

它将云霓降下的水
又送还给高空云端。

一旦在伊拉克宫中点灯，
光焰会照亮希贾兹的天。

宫中的一个个阳台
正是花开春色满园。

今夜我们久别重聚

真主开恩，今夜我们久别重聚，
两颗受尽折磨的心紧贴在一起。

于是我们亲亲密密，合二而一，
若倒一杯酒，也不会漏掉一滴。

贾希兹一首

贾希兹(al－Jāḥiẓ　775—868)，贾希兹本为其绰号，原意为"金鱼眼"，因其眼球突出而得名。他生于巴格达，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一方面向文人学者求教，一方面大量阅读。此后，他还周游各地，深入社会，耳闻笔录各种趣闻轶事，遂为他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家打下坚实、雄厚的基础。其著作宏富，据说有三百多种，内容广泛，可惜多已散失。

智者皆知知识的功德

得遇满腹经纶的贤哲，
会让你生活幸福快乐；
他能够为你释疑解惑，
智者皆知知识的功德。

法杜露·莎伊莱四首

法杜露·莎伊莱(Faḍl ash－Shā‘irah　？—874),为混血女奴婢,故又称法杜露·阿卜迪娅(意为女奴诗人),生于巴士拉,并在那里受教育和训练。她被辗转贩卖,最后被献于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 在位)。她才貌双全,能歌善诗,艺压群芳。她与哈里发穆斯台因(862—866 在位)的宫廷文书赛伊德·本·侯迈德相爱,以情诗往来唱和,传为诗坛佳话。其诗多为情诗,亦有部分颂诗和讽刺诗。

你缺德① ……

你缺德！空有一张漂亮的脸，
头发白了,还风流不减当年。

你该死！不知歌女好似罗网，
靠的全是欺骗与谎言。

她们从不答理穷人，
成天总是围着钱转。

---

① 诗人闻知其情夫赛义德·本·侯迈德与另一歌女有情,遂生醋意,故写这首诗寄与他。

她们先是向你叫苦连天，
转眼就提出要求一大串。

她们眼瞧着这个，又瞟着那个，
貌似爱你，实际上只是生意眼。

啊，你这个美男子……

啊，你这个美男子！
你让我爱得妇孺皆知。

啊，我的可意人儿！
你为我招来了流言蜚语。

本来亲近，却又离我而去，
于是你变得似梦而不可及。

你何妨将旧梦再续，
让痛苦从我心头减去！

情笺之一

耐心在减，病在发展，
住处虽近，你却很远。

不是怨你便是向你抱怨，

除此之外，我一筹莫展。

在爱情上，我以我的尊严求你，
别让你那里对我忌妒的人如愿。

情笺之二

我发誓，若是指名
　　将你的爱外传，
那我就是把正经事
　　与胡闹混为一谈。

但我却如此这般地
　　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把对你的忧伤与苦恼
　　独自一人承担。

赛伊德·本·侯迈德一首

赛伊德·本·侯迈德(Sa'īd bn Ḥumayd ? —?),生于萨迈拉,在哈里发麦蒙(813—833在位)时代就已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杰出的宫廷文书。他为人风流倜傥,喜欢拈花惹草。他与才貌双全的女奴诗人法杜露的爱情故事被传为文坛佳话。其诗婉丽、风趣。多为情诗、讽刺诗。

和　　诗[①]

今夜你倒睡得舒坦,
　　我却独自难眠,
我也不许我的眼睑
　　向你泄露我的情感。

如果你真不知
　　你的行为对我的效验,
那就请你看看
　　那些故意杀人的罪犯。

① 这首诗是对法杜露前面那首诗《情笺之二》的和诗,两首诗原格律、韵脚完全相同。

艾布·阿伊纳一首

艾布·阿伊纳(Abū ‘aynā’ 807—896),原为释奴。生于阿瓦士(现属伊朗),后迁入巴士拉,并在那里受教于名师手下。当时他已双目失明,年已四十,后离巴士拉去巴格达,得宠于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 在位),最后又回到巴士拉,并死于那里。他能言善辩,幽默风趣。其诗数量不多,但多为精心之作,通俗易懂,妙趣横生。

一个人如果有了两个钱

一个人如果有了两个钱,
两片嘴就可以随便把话讲。

口才好的人对他也得洗耳恭听,
而他则可以在人们中趾高气扬。

如果不是有钱在他口袋里装,
你会看到他准是一副狼狈相。

富人如果骗人、说谎,
人们会说:“说得对!你岂能胡讲!”

穷人即使句句是真话，
人们也说："胡扯！这家伙真荒唐！"

金钱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会为人披上威严的衣裳。

谁想能言善辩，钱就是舌头；
谁想作战杀人，钱就是刀枪！

伊本·鲁米十二首

伊本·鲁米(Ibn ar－Rūmī 836—896),生于巴格达,父亲为希腊血统。诗人生活道路艰难、坎坷,使他早衰、悲观、多疑、喜怒无常。其诗量多,且多长篇,尤以讽刺诗和写景咏物诗见长。其讽刺诗有的辛辣、尖刻;有的诙谐、幽默。写景咏物诗则反映诗人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情感。其诗结构严密,有较强的逻辑性;语言通俗,易为群众接受;但往往即兴而作,一气呵成,不加润饰,有时显得冗长。

拥　抱

我与她拥抱,还在渴望,这颗心,
拥抱之后,是否可以更加亲近?

我吻着她,以便让自己降温,
情炽似火,燃烧着我的心。

爱情给我带来如此大的痛苦,
岂能治愈——仅仅双唇一吻?

如同我的心病实在难愈,

除非合为一体，两个灵魂！

交　友

敌人会利用你的朋友，
因此交友不必太多。

君不见疾病往往
来自饮食、吃喝。

朋友一变，会成为仇敌，
事物变化起来总很难说。

人如果都善良、美好，
广交朋友当然不错。

但很多人是狼披羊皮，
多交朋友难免遭灾惹祸。

有多少东西，少则味美，
多则讨厌，你何必要多！

大海水咸，不能饮用，
甘泉涓涓，却能解渴。

拉兹吉葡萄[1]

拉兹吉葡萄细又长，
好似水晶闪闪亮。
骄阳似火无所遗，
唯留表皮一层光。
若能永久不变样，
美女摘下戴耳上。
入嘴味道像蜜糖，
闻起馥郁如麝香，
用手一摸似冰凉。

嘲 小 气[2]

伊萨对自己也刻薄、小气，
纵然他不会长生不死。

为了节约，若有可能，
他会用一只鼻孔呼吸。

嘲 驼 背

颈上筋变短，

① 阿拉伯一种优质葡萄，似我国马奶子葡萄，颗粒细长，晶莹、香甜。
② 这是一首讽刺一个名叫伊萨·本·曼苏尔的悭吝人的小诗。

脖子变得看不见，
好像在等着
挨人家把耳光扇。

又像挨了一下，
打在脖后面，
感到又要挨打，
赶忙缩成团。

命运总是同我过不去

我的鞋子总是千疮百孔，
奴隶却有良驹快马骑。

与我交谈的只是苦闷与忧虑，
我的园子没有果子只有荆棘。

命运总是同我过不去：
母羊不下崽，奶羊是公的。

不过倒霉的总是我自己，
只有我的树干被剥光皮。

我给予朋友们的都是及时雨，
可他们对我的谷地却无雨一滴。

如果你不知我的价值[①] ……

如果你不知我的价值，
又不道歉；
如果你回绝我的赞颂，
毫不羞惭；
那就还给我写诗的
羊皮纸钱；
否则就替我付赎罪金[②]，
——为我的谎言。

咏做饼师傅

难忘做饼师傅手熟练，
擀成薄饼一瞬间。
初时掌中一面团，
再看展宽似月圆；
如同一石投进水，
漾起涟漪一圈圈。

人只能凭自己

祖先的荣耀没啥了不起，

① 诗人为一官员写颂诗而未得到奖赏，故而写此诗攻击。
② “赎罪金”指犯有过失的人所付出的宗教性的献金或祭品，以消孽赎罪。

除非后人建有新的功绩。

不结果的树枝，纵然出自一棵果树，
人们也会把它当做劈柴而烧火去。

以生命发誓，你就是高贵的一支，
不要甘居人下，自认为出身太低！

不以父母为满足，而以高尚的心灵，
人们争先恐后去创立光荣的业绩。

要靠只能靠自己的所作所为，
绝不要以为荣耀可靠血统承继。

人只能凭自己去出人头地，
纵然他有高贵的祖先和门第。

嘲阿慕鲁

阿慕鲁！你的脸是长的，
长得同狗脸很相似。

狗的丑恶你全有，
狗能去掉，你却不能去。

狗身上有很多好习气，
真主与先知却未能赐与你。

狗忠诚，而你不义，
你比狗要更卑鄙。

狗能看家护院保牲畜，
你却既不能守卫也不能出击。

你出身不正根子坏，
说来话长怕揭老底。

你家表面道貌岸然讲仁义，
脊背却似鼓面遭人指责受抨击。

请求真主饶恕我们，
不该像傻瓜做蠢事。

求人帮助求到你，
如同举手求废墟。

又聋又哑又无能，
不言不语无信息。

嘀嘀哒哒嘀嘀哒，
哒哒嘀嘀哒哒嘀。

这两行诗没意义，
同你一样是多余。

盲 脚 夫

我见到一个脚夫双眼失明，
他趔趔趄趄，路高低不平。

他头上顶的东西是那样重，
身强力壮的人见了也头痛。

周围是骆驼和禽兽似的人，
他们宁肯躺着也不肯劳动。

他们或成心或无意，
对脚夫总是撞撞碰碰。

那可怜的苦命人默无一语，
比一个奴隶还要忍气吞声。

他并非喜欢吃苦受累，
只是不愿向小人行乞、求情。

他身体虽弱也宁肯自力更生，
免得听那些为富不仁者恶语声声。

家 园

我有家园，我向她发出誓言：

我不会出卖她,也永不许别人侵占!

在那里,我度过了似锦年华,
与我分享幸福的还有我的伙伴。

人们觉得故土可爱,
是因为那里是青春的乐园。

想起家园就会想起童年,
那一切怎能不令人怀念。

一个人远离故土就会死去,
如同灵魂与肉体息息相关。

布赫图里三首

布赫图里(al-Buḥturī　820—897),生死皆在叙利亚,塔伊部族人,曾受大诗人艾布·泰马姆提携。诗人为历任哈里发和文官武将歌功颂德,受到他们的保护和奖赏,特别受到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及其宰相法塔赫的厚爱和恩宠。诗人有诗集传世,称《金链集》。此外,编有《激情诗集》。其诗既体现了游牧人的气质,又受新文明的影响,立意新颖,描写细腻,音调铿锵和谐。

咏　春

春天来了,容光焕发,洋洋得意,
美不胜收,那是她在欢歌笑语。

晚霞中,奈鲁孜节[1] 唤醒了花蕾,
昨日里,她们还在梦乡中沉睡。

凉爽的露水使她们开放,发出馨香,
好像原先守口如瓶,而今却把秘密宣扬。

---

① 奈鲁孜节原为波斯春节。

春天给树木披上盛装，
万紫千红如锦绣一样。

那些树原先光秃秃是那样寒酸、刺眼，
如今叶茂花红，赏心悦目，露出笑脸。

习习微风吹来是那样温情柔软，
好像是带来情人气息芳香满园。

嘲 大 鼻 子

海什阿米的鼻子真是少见的一怪，
它宽得连大地都显得狭窄。

它高耸入云，风都难以流动，
与它相比，再高的东西也都显矮。

它是一座高山，若非那似峰的鼻尖，
天都会塌到地上来！

东方的讲坛在痛哭悲泣[1]

东方的讲坛在痛哭悲泣
因为一头老公牛在大放厥词，

---

① 当阿拔斯王朝第十二任哈里发穆斯台因（862—866 在位）被突厥将领废黜时，诗人曾吟咏这些诗句，对穆斯台因进行讽刺。

你岂能看到真理会得到伸张，
又怎会见到暴虐会受到惩治。

伊本·穆阿台兹七首

伊本·穆阿台兹(Ibn al-Mu'tazz 861—908),生于萨迈拉,死于巴格达,出身于哈里发王族世家。在当时权势斗争中,他仅做过一天的哈里发即被杀。诗人自幼受名师传授,不到十岁即开始写诗,师承布赫图里,崇尚古诗的传统风格。他善于描写自然景物之美,如星、云、园圃、骆驼、马等,善用比拟、借喻等修辞手段,文字上精雕细刻,臻于精妙。他谙熟音乐,故其诗铿锵和谐,悦耳动听。

如果你是富翁、财神

如果你是富翁、财神,
在世便是人上之人。
只要长着人的模样,
毋须出身望族名门。

新　　月

君看新月弯弯,
月光划破黑暗;
恰似一把银镰,
在割闪光水仙。

月 下 开 斋

月下开斋乐悠悠，
从今早晚可饮酒！
君看新月如银舟，
龙涎香料满船头。

银河如一条水渠

银河如一条水渠，
两岸开满了雏菊。
新月如半只手镯，
昴宿似手将它指。

荷　　花

满塘荷花绚丽灿烂，
形形色色皆露娇艳。

白昼睁开一只巨眼，
惊奇地向它观看。

好似它的每根枝茎
都有颗红宝石顶在上端。

落拓不羁

生活只属于落拓不羁者，
任人说三道四，把嘴唇磨破。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非难、劝说，只是白费口舌。

大手大脚，慷慨赐舍，
并不希望人家感恩戴德。

多少金银如水流过，
心里痛快，日子欢乐。

矜　夸

你可知道：战争起时，
胆小鬼纷纷逃去。

战磨转动，轴心是坚毅；
尘烟四起，鲜血流遍地。

勇士挥刀枪，所向无敌，
懦夫吓破胆，闻风逃逸。

我可以率千军万马，

直捣敌巢势如卷席。

后面跟随的是哈希姆
和尼扎尔族的兄弟。

尘土飞扬如浓烟直冲天际，
烟中的火星是枪尖闪闪熠熠。

我的战马迅猛无比，
战尘中似团火，随我奔驰。

铠甲裹我身挥洒自如，
甲上锁子眼又小又密。

多少人想试试我有多硬，
结果个个都崩碎了牙齿。

如果说卑鄙小人骨头软，
那么我可绝对不是好惹的！

伊本·阿拉夫一首

伊本·阿拉夫(Ibn al－'allā ？—930),原名艾布·伯克尔·哈桑·本·阿里,生于巴格达附近一个小乡镇。其父以卖苜蓿草为业,故诗人以伊本·阿拉夫(原意为饲料商之子)著称。他双目失明(一说一目失明),长期生活于巴格达,曾为哈里发穆阿台迪德的清客,伊本·穆阿台兹的朋友。他殁于巴格达,年近百岁。其诗颇多,且好,亦有新意。但亦有人认为其诗过于矫饰。

我爱你而不知所措

我爱你而不知所措,
　　唯有以笑自我安慰。
有时我一夜不睡,
　　泄露秘密的是眼泪。

我的眼睛干渴难耐,
　　我却阻止它去饮水。
心中对你一片痴情,
　　我却偷偷掩起心扉。

我奇怪: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总对所爱留恋不归，
却没有谁为我的心
向你的心说情、做媒。

对你排遣不去的爱情啊！
使我消瘦，让我憔悴。
别人都已进入了梦乡，
唯有我彻夜不寐。

杰哈翟六首

杰哈翟(Jaḥẓah al－Barmakī　839—938),民间诗人,原名艾布·哈桑·艾哈迈德,是曾辅佐阿拔斯王朝的波斯巴尔麦克家族的后裔。他貌丑,两眼突出,故以“杰哈翟”(意为凸眼的人)著称。他一生贫困,以弹冬不拉行吟卖唱为生。他多才多艺,聪明机智,幽默诙谐。其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被人们广为传唱。其诗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的疾苦,具有较强的人民性。

她见我时……

她见我时不禁愕然——
　　我竟骑在一头癞驴上面,
那驴背上生疮,
　　遍体瘦弱不堪。

过去则总是高头大马,
　　每匹都雄壮、矫健;
奔跑起来轻盈如飞,
　　令人看来如画一般。

我说:你何必惊奇——

对我，对这岁月流年，
纵然它对我不公，
使我生计多艰。

倒是那一群狗
应当令你惊叹，
用诗歌和冬不拉
我侍候了他们九十年！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爱听我唱歌，爱靠我跟前，
他在这一方面
可真是极不要脸。

“好！再来一个！”
我一唱，他就会大声喊。
可是只靠叫好，
到哪儿也买不到白面。

我是这样一个人

我是这样一个人：
能救济求乞者的只是他的宗教；
灾祸、苦难和贫穷
都对他熟悉，是他的至交。

我是这样一个人：
　　对圣裔的爱使他贫困潦倒；
正义对他垂泪，
　　而暴虐、不公总对他微笑。

赞美真主，我从没有……

赞美真主，我从没有
男奴女婢供我驱唤；

我从来没有粮食
要找杆秤称称算算；

从没有人对我说过：
"你地里的大麦、小麦丰产。"

我既没有奴仆又无财产，
只有挺着腰杆忍受灾难。

有的只是一口水，一口饭，
身上一件破衣衫。

赞美真主，没有文书围着我转

赞美真主，没有文书围着我转，
也没有侍卫在我家门口站。

没有一头驴子可供我骑
——一旦我出门要把事办。

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衫，
让我把身上那件破衣换。

为了缴那催命的房租，
急得我哭肿了双眼。

如果一个朋友登门来访，
我只好卖书供他一顿饱餐。

一个朋友请我吃馅饼

一个朋友请我吃馅饼，
我坦然自若吃个不停。

我吃得让他感到心痛，
忙说:“慢点！吃多了会要命。”

我对他说:“我从未听说
馅饼曾使哪个人丧生!”

胡布祖乌尔吉五首

胡布祖乌尔吉(al－Khubzu'urzī ？—939,一说942),民间诗人,生于巴士拉,原名奈斯尔·本·艾哈迈德,因在巴士拉郊区米尔拜德集市设店卖大米面做的大饼为生,故以胡布祖乌尔吉(原意为大米面饼师傅)著称。他是文盲,却能出口成章。为人风趣幽默,故人们常挤在他门前听他念诗讲笑话。其诗多为情诗,亦有哲理诗,语言浅白如话,又诙谐活泼,故不胫而走,广为传诵。

新月和情人的脸庞

新月和情人的脸庞
　　在我看来都是月亮。
天上的月,人间的月,
　　让我难分,令我惆怅。
若非两颊绯红,
　　若非秀发乌亮,
我会把月亮当成情人,
　　又会把情人当成月亮。

幽　会

朋友！你们可曾
　　听说或曾看见
有谁比这更可贵——
　　主人把奴仆探。

他事先未约定
　　就前来将我看。
并说:这样可免去
　　你把约会挂心间。

我们俩共饮合欢酒，
　　你一杯,我一盏。
杯盏绕着幸福、
　　吉祥的轨道在转。

一会儿咬一口
　　那苹果在腮上面，
一会儿吻一下
　　那水仙在眼间。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

如果一个人的舌头
　　总爱信口雌黄，
那么这条舌头
　　难免带来祸殃；
如果你想要
　　活得尊严、像样，
那就该好好考虑
　　应怎样做，又怎样讲。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即使背后
　　也对我们忠心赤胆，
有多少人即使当面
　　也对我们冷淡疏远。

先暗讽，后翻脸，
　　先倾斜，后全变，
先是与你睦邻共处，
　　然后对你无法无天。

请你不要责怪
　　他们胡搅蛮缠，
若非胡搅蛮缠，

岂会能言善辩。

嘲 吝 东

以生命起誓：餐桌在眼前，
却没有任何东西在桌上面。

盘子与碗大得似池塘，
可里面什么也看不见。

我手伸进去转一转，
发现手指什么也没沾。

我空咬牙齿咯咯响，
什么也没在牙齿间。

手缩回比伸出时还要空，
我这真是没事找事干！

赛瑙伯雷四首

赛瑙伯雷(aṣ-Ṣanawbarī ?—946) 生于叙利亚地区的安塔基亚。他性好漫游,信奉什叶派。曾任赛弗·道莱的图书馆馆长。其诗汲取著名诗人艾布·泰马姆、布赫图里、伊本·鲁米、伊本·穆阿台兹等诸家之长,独树一帜,以写田园、自然风光的诗歌最为著名。由于他对大自然的美有深厚的感情,观察仔细,描写细腻、生动、形象、富于想象,被认为是阿拉伯田园诗歌的一代宗师。

罂粟花开

罂粟花开朵朵怒放,
有的朝下有的朝上;
如同碧玉枪杆上面
红宝石旗帜在飘扬。

兄弟弃我今复回①

兄弟弃我今复回,

① 赛瑙伯雷与诗人库沙基姆情同手足,偶生芥蒂,又重归友好,故作此诗。

驱散心头几多悲；

与我交谈手足情，
句句如花吐芳菲；

使我开颜得安慰，
不再低头暗垂泪；

闻他话语甜似蜜，
一抹心中苦滋味。

情入心扉日益深

情入心扉日益深，
原为虚情今成真。

我曾自诩性坚忍，
情爱面前败下阵。

负于弱女不必奇，
情使羚羊胜狮心。

终生爱你爱终生，
失你如同失掉魂。

咏　雪

请把金樽琼浆高举，
今天是银镶的日子。

世界裹着白色素衣，
一身都是珠光宝气。

你可以为那是雪吗？
不！是枝头花落遍地。

春天花开五颜六色，
冬季开花却是白的。

希布里一首

希布里(ash-Shiblī ？—946),著名的苏菲派诗人,祖籍呼罗珊,突厥血统,生于萨迈拉,死于巴格达。其父曾任哈里发宫廷侍卫长,舅父曾在埃及亚历山大任总督。诗人早年亦曾混迹于官场,四十岁后开始出世苦修,追随当时巴格达的苏菲派大师俊耶德(？—910)。他为避免迫害,曾一度装疯进入疯人院,晚年设坛宣教讲道,人们趋之若骛。其诗多具象征意义。

痴情人葬在衣服下面

人们的坟墓是埋在土中,
痴情人则葬在衣服下面。

我的泪水纵然任流部分,
江河湖海也会随之泛滥。

艾布·卡西姆·台努希二首

艾布·卡西姆·台努希(al -Gāḍī Abū al - Gāsim at - Tanūkhī 892—953),生于安塔基亚,在家乡学过教法,约九一九年到巴格达,随后任巴士拉、阿瓦士的宗教法官。后他去哈姆丹王赛弗·道莱处,为其写颂诗,受到款待。此后他又向巴格达当局写信,得到确认后,曾在多处任教法官。他死于巴士拉,生前曾写过两本有关诗歌韵律学的专著。

底格里斯河月夜

难忘黑夜的底格里斯河,
月亮悬在天际正在西落。

大河仿佛一条蓝色地毯,
那似金绣成的则是月色。

相思之夜

有时,一个相思者的夜晚,
沉睡的星星夺走了睡眠。

不眠的眼睛总望着星空，
眼睛也变成了星星一般。

晨光熹微，夜色时隐时现，
好似一个黑人绽开了笑脸。

穆太奈比十六首

穆太奈比(al-Mutanabbī　915—965),生于库法城,祖籍也门。诗人早年企图凭借诗才求功名未能如愿,遂自称“穆太奈比”(原意即“假先知”),鼓动并领导部分游牧民造反,结果被囚禁两年。他获释后曾四处行吟,先后为四十余名王公贵族歌功颂德。公元九四八年为阿勒颇的哈姆丹王赛弗·道莱赏识,君臣相处达九年之久,是其诗作最盛时期。诗人有诗集传世,其诗劲健新奇、富于哲理,对后世影响很大,不少诗句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和成语。

什么地位值得我企及?

什么地位值得我企及?
什么伟人值得我畏惧?
真主创造和未造的一切,
与我的雄心壮志相比,
都如同一根毫发,
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不挨蜂螫焉能得到蜂蜜

让我获取难以企及的荣誉!

高贵就在于难得，平庸则易。

建功立业岂能轻而易举，
不挨蜂螫焉能得到蜂蜜。

赞赛弗·道莱

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他的习惯，
赛弗·道莱则惯于对敌作战。

他是大海，平静时，你可潜海求珠，
一旦他怒不可遏，你就当心点！

想害他的人往往是害了自己，
率军与他为敌者往往是把礼献。

有人狂妄，不把真主放在眼里，
一旦见他宝剑在手，也忙把“认主词”[1] 念。

大地上一切君王总得臣服于他：
不是死了离去，就是跪着拜见。

---

① 穆斯林须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方算皈依伊斯兰教，是为“认主词”。

这世道到处是小人

这世道到处是小人，
　　让我怎么能不抱怨；
他们的学者是傻瓜，
　　他们的精明人是笨蛋；

他们的贵人都是狗，
　　他们有见识的瞎了眼；
虎豹在他们那里最英明，
　　猴子在他们之中最勇敢；

对于自由人来说，
　　世上最大的灾难，
莫过于明知是敌人，
　　却不得不当朋友攀！

人世沧桑

人世沧桑，饱受忧患；
我等如此，古人亦然。

前人已去，满腹辛酸；
纵有欢乐，几人几天？

今日施恩，明日行善；

难解忧愁,度日如年。

互谅互让,排忧解难;
胜于敌对,相互结怨。

但人在世,立地顶天;
不受屈辱,死亦无憾。

若能长生,永活世间,
冒死勇士,岂非受骗?

若非如此,一死难免,
何必贪生,苟延残喘?

我总看见一个小诗人……

我总看见一个小诗人
　　高不及我的肚脐,
却偏要踮起脚尖
　　同我争短长,比高低。

我开口讲话时
　　从不屑于把他提,
心中却暗自好笑
　　他那样不自量力。

最讨厌的人莫过于

他喊你却不值得答理；
最可恶的人莫过于
他与你为敌却根本不配。

我并非对这种人
目中无人，矜才使气，
我只是厌恶蠢人
自作聪明，自鸣得意。

你若不惜生命去追求荣耀[①]

你若不惜生命去追求荣耀，
那就应当把星星当做目标。

因为碌碌无为或建功立业，
到头来死都是一样的味道。

宝剑将会为我阵亡的战马哭泣，
它们的泪水就是敌人鲜血滔滔。

美女是在乐园中养尊处优，
而宝剑却要在烈火中锻造。

剑铸成离开工匠时无比锋利，

① 诗人青年时代曾一度羁旅于叙利亚的安塔基亚。一次，安塔基亚遭罗马人突袭，诗人喜爱的马被杀死，这首诗即为此而作。

使他们双手都难免伤痕道道。

懦夫把畏缩不前看做为人精明，
其实那不过是孬种的胡说八道。

人只要勇敢就足以抵御一切，
若能智勇双全就会无比的好。

有多少意见都是金玉良言，
但糟糕的是人们理解不了。

人们耳闻忠告，获益不尽相同，
因为人品、知识水平有低有高。

你穿戒衣要穿到何日？

你穿戒衣① 要穿到何日？
你这样受苦要到几时？

若不昂首挺胸死于剑下，
就会屈辱而死，低三下四。

何不信赖真主，光荣地跃起，
把战死沙场看成是蜜蜂采蜜？

---

① 戒衣，朝觐者从受戒起到开戒止穿的一种服装，由两条没用针缝的白布构成，戒服在身，自然意味着不能参战。

死人的伤口不会令人苦痛

羡慕卑贱将生活在卑贱中，
也许死倒比这样活着轻松。

谁低三下四更易受人欺凌，
死人的伤口不会令人苦痛。

生 与 死

要活得尊严，死得光荣：
在战旗下，在枪丛中！

让熠熠闪光的枪尖
解除一切仇恨和愤怒！

活，不能碌碌无为苟活在世，
死，不能窝窝囊囊不为人知。

纵然在地狱也要去追求荣誉；
即使在天堂也不能忍辱受屈！

世 人

若说聪明人要对世人考验，
我对他们却早已吃透尝遍。

我看他们的友好只是欺骗，
而他们的宗教不过是伪善。

岁月未在我心中留下什么东西……

岁月未在我心中留下什么东西
令我欣喜，为之着迷，无比珍惜。

酒保！你们这杯中是酒，
还是斟满了烦恼和忧愁？

难道我是一块磐石，为什么无动于衷？
无论是面对这美酒，还是耳闻那歌声。

我若是要琼浆玉液也可以得到，
可是要知心的朋友却无处寻找。

我在人世间究竟都得到了什么东西？
奇怪的是尽管我抱怨，却遭人妒忌。

羚羊之美，山羊望尘莫及

城里美女的艳丽风姿
怎能与素静的牧女相比。

城里美女是脂粉涂成，
牧女天赋之美不靠粉黛娥眉。

羚羊之美，山羊望尘莫及，
眉目体态都无法与之比拟。

我愿为旷野的羚羊而献身，
她们不咬文嚼字，也不涂脂描眉。

战场上的赛弗·道莱[①]

何等的雄心产生何等的坚强刚毅，
何等的美德产生何等的丰功伟绩。

竖子把区区小事看得十分了不起，
伟人则天大的困难也不放在眼里。

敌人披坚执锐，向你侵袭。
群骑奔来，如电掣风驰。

他们盔甲闪闪，刀枪熠熠，
令人眼花缭乱，难以辨析。

他们五路大军，自东至西，
阵阵喧嚣呐喊，惊天动地。

---

① 公元九五五年，哈姆丹王赛弗·道莱率军，以少胜多，大败东罗马（拜占廷）军于哈岱斯红堡。这首诗即以此为题材。

他们天南海北，聚在一起，
相互交谈起来，要靠翻译。

而你神态自若，英勇无比，
死神似在沉睡，闭紧眼皮。

敌骑丢盔弃甲，狼狈逃逸，
你则春风满面，扬眉吐气。

你的英明、勇敢无可比拟，
就仿佛对于幽冥你也洞悉。

你好似雄鹰，向敌人扑去，
他们望风披靡，不堪一击。

你宝剑举起时胜利还不知在何地，
而待宝剑落下时它已经翩然而至。

你喜欢宝剑，而把长矛丢弃，
似乎宝剑对长矛根本瞧不起。

这也难怪，谁欲求得胜利，
唯有锋利的宝剑才是钥匙。

你使敌人满山遍野逃逸，
好像往新娘头上撒银币。

你策马上山将敌人踏在脚底，
使他们血流成河，尸横遍地。

不是我以族人为荣

不是我以族人为荣，
　　而是族人以我享誉。
我的荣誉不靠祖先，
　　而是全靠我自己。

尽管我的祖先
　　为全阿拉伯人称誉，
无家可归者求他们救助，
　　犯罪失足者求他们荫庇。

如果我洋洋自得，
　　那自负也因我与人迥异；
世上还没有人
　　比我更了不起。

我与慷慨同义，
　　我是诗歌的上帝，
我是敌人的毒剂，
　　我被忌妒者妒忌。

与当年沙里哈先知

在赛母德人中相似①，

我在这个民族中

被认为陌生而奇异。

我落脚在一群骗子聚集的地方②

我落脚在一群骗子聚集的地方，

他们既不待客又不许远走他乡。

慷慨应是赐予，他们则是口惠实不至，

让他们和他们的慷慨大方见鬼去！

他们悭吝、卑鄙的心灵臭不可闻，

死神都怕脏了手，而用棍子去挑其灵魂。

难道每一次恶奴弑主，

在埃及都可以畅通无阻？

如今阉奴成了逃奴的表率，

自由人受奴役，奴隶却受崇拜。

---

① 据《古兰经》中故事称：沙里哈为真主使者之一，属赛因德部落。曾劝族人信奉一神，但族人仍坚持信奉多神，并违命宰杀作为使者表征之母驼，因而遭地震，皆伏地而死。

② 在谗言挑拨下，诗人与赛弗·道莱君臣关系破裂。公元九五七年，诗人离开阿勒颇，前往埃及，投奔伊赫什德王朝黑奴出身掌实权的太监卡弗尔（？—967）。卡弗尔食言自肥，未给予诗人原来许诺的封赏，反将其软禁起来，诗人在失望、恼怒之余，对卡弗尔由赞颂转而进行攻击、讽刺。这首诗就是针对卡弗尔而作的。

埃及的看守进入了梦乡，紧闭睡眼，
让一群狐狸将满园的葡萄糟蹋、饱餐。

奴隶绝不能同真正的自由人称兄道弟，
哪怕他生来就披着自由人的外衣。

赛弗·道莱二首

赛弗·道莱(Sayf ad -Dawlah 916—967),生于马亚法里根,是叙利亚哈姆丹王朝最强大的国王。他在位时,招贤纳士,将当时一些著名诗人(如穆太奈比、艾布·非拉斯等)、哲学家、科学家都集于其门下,使他治下的阿勒颇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化中心。他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对诗歌的鉴赏水平。他的主要功绩是给诗人以奖掖和鼓励,促进了当时的诗歌繁荣。

许多眼睛都在盯着我与你①

许多眼睛都在盯着我与你,
使我怎能不对你更加珍惜。

啊,我的宝贝儿! 我看责难者
为了你,总是对我一味地妒忌。

因此,我希望你能够离远一些,
而我们之间的爱情却永存不移。

① 诗人曾宠幸一位美丽的宫女,引起其他宫女的妒忌,诗人担心她们加害于她,于是将她转移至一座城堡。这首诗为此而作。

有时,分别是为了害怕分别,
有时,离异是出自担心离异。

他鲜血伴随泪水流淌

他鲜血伴随泪水流淌,
你亏待他到何时收场?

收回你对他投来的目光吧!
那目光似利箭,已把他伤。

想起你要离去他就痛苦,
你让他又怎么能够坚强!

艾布·菲拉斯·哈姆达尼五首

艾布·菲拉斯(Abū Firās al-Ḥamdānī 932—968),生于摩苏尔一王宫贵族家庭,幼年父亲被害,被堂兄、姐夫阿勒颇王赛弗·道莱抚养,自幼即能诗善骑。九五九年,他随赛弗·道莱征战罗马人时受伤被俘,逃脱后,于九六二年再次被俘,四年后才获释。赛弗·道莱死后,诗人与其子发生冲突,被杀。诗人有诗集传世,一八七三年首次于贝鲁特印行,其中最著名的是《罗马集》。其诗感情真挚、细腻,语言生动、感人。

我的心对他思念

我的心对他思念,
是啊,又对他垂怜。

它无论怎样想入非非,
我都觉得情有可原。

我怎么能控制我的心?
这心已在他那里抵典。

我怎么能称他为我的奴仆?

我的一切都听凭他管。

泪水是我的语言

他用眼神告别，
　　害怕监视的人看见。
我也同样送别，
　　怕小人挑拨离间。

我没有公开地
　　同他说声再见，
但眼睑是我的嘴，
　　泪水是我的语言。

狱中闻鸽叫有感

一只鸽子咕咕叫着，在我身旁，
我说：啊，邻居！你是不知我的境况。

亲爱的！你没尝过离弃的痛苦，
你心中也不曾出现过忧伤。

难道站在远处高高的枝上，
你也怀有一颗悲伤的心房？

啊，邻居！岁月是多么不公！
下来吧！让我分担你的悲伤。

难道一个俘虏在笑，自由者却要哭？
难道哀伤者无言，无事者却把哀歌唱？

我实在比你还应当放声痛哭，
只是我的眼泪在灾难中从不轻易流淌。

请你看看我这红肿的双眼①

请你看看我这红肿的双眼，
辗转反侧，我彻夜难眠。

这绝非出自贪生怕死——
战场上我随时准备把生命奉献。

只是我想要像弟兄们那样死：
死在战马上，不是枕头上面。

你不愿，我也不愿窝窝囊囊
死在基督徒手中，凄凄惨惨！

我把刚毅的外衣赐给了岁月，
但我仍然未脱掉坚忍的衣衫。

---

① 此为诗人在与东罗马人交战失利被俘后，在狱中写给其堂兄、哈姆丹王赛弗·道莱的诗，要求他将其赎出。

岁月何时会再给你们一个像我这样的青年：
高大、威武，气冲霄汉！

赎取我，就是赎取崇高的荣誉，
就是赎取一个紧随你的战友、伙伴。

赎取我就是为您的尊贵赎取一个人才，
他口舌犀利，身手不凡。

他用舌头维护你们的体面，
他用宝剑保卫你们的尊严。

赴汤蹈火，我从不迟疑

赴汤蹈火，我从不迟疑；
怒目睥睨，我并不畏惧。

率千军万马，所向无敌；
令敌人丧胆，望风披靡。

我渴，却让刀剑、矛枪畅饮敌人鲜血；
我饿，却让豺狼、兀鹰饱餐敌人尸体。

战场上被俘，并非我的战友无能；
不能责怪战马，也不能怨我自己。

只因一旦我命中注定如此，

陆地、海洋也都无法抗拒。

战友们说:不是逃,就是死;
我说:逃和死,后果都是苦的。

但我宁死不当逃兵,
被俘也是迫不得已。

他们责怪我,何不逃命而要找死,
我说:即使这样,我也并无损失。

难道我不做俘虏吃苦,
就会延长寿限,长生不死?

死要留下美名扬天下,
名垂青史才永不会死。

敌人以为留我战袍在身是他们的恩赐,
岂知那袍上染的全是他们鲜红的血迹。

我如今虽然只有剑柄、枪尾残留在手,
但折断剑刃、枪尖的全是敌人的肉体。

一旦灾难临头,乡亲们就会想到我,
在漫漫黑夜里,人们总盼望明月升起。

如果我活着,战场上横刀跃马,

我将重上阵,同敌人再比高低。

如果我死了,也不必惊奇,
人活得再久,总难免一死。

库沙基姆一首

库沙基姆(Kashājim ？—970)，祖籍印度，生于巴勒斯坦腊姆拉，曾浪迹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阿勒颇、巴格达、开罗等地。他曾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他有诗集传世，一八九五年在贝鲁特首次印行。其诗奉现实主义手法，多写具体生动细节，又擅长描写自然景物。

有一次

有一次我见到他写错了字，
用口水设法把那错误涂去；
于是真想成为他手下的纸，
并希望他永远没有写对时。

伊本·蓝凯科一首

伊本·蓝凯科(Ibn Lankak ?—约971),生于巴士拉,与穆太奈比同时代,但名声被穆太奈比盖过,使其诗流传不广,故而曾作诗攻击穆太奈比。其诗多为怨世诗,或对同时代诗人的讽刺诗,语言浅白易懂,内容清晰,结构严谨。他曾辑录过胡布祖乌尔吉诗集。

我们与时世

人们全都埋怨说
　　时世如何不济,
可这时世该怨的
　　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说时世有毛病,
　　可病根却在我们的机体。
时世若是能开口说话,
　　它一定会将我们挖苦、讽刺。

我们全是一群狼,
　　却披着人的外衣。

造就我们的真主啊，
　　真令人赞叹不已！

狼尚且不自相残杀，
　　不以同类的肉为食，
可我们却竟然公开地
　　你吃我，我吃你！

伊本·哈尼一首

伊本·哈尼(Ibn Hānī 938—973),安达卢西亚诗人。生于塞维利亚,曾以诗才受到塞维利亚王的提携。但他所持的哲学观点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为当地人所不容,遂避居于西北非。他通过大将焦海尔结识了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伊兹(931—975),受其赏识。他被认为是安达卢西亚的第一流诗人,是西部阿拉伯的穆太奈比。他有诗集传世,其中多为颂诗,亦有讽刺诗、悼亡诗和写景状物诗。

颂穆伊兹①

一切由你裁决,而并非运命,
你是独一无二的,战无不胜。

你简直是先知穆罕默德,
辅士就好像是你的随从。

你就是传说中的救世主,
报知这福音的是天启圣经。

① 穆伊兹(931—975),法蒂玛王朝(我国史称"绿衣大食")第四任哈里发。

你是虔诚教徒的统领，
邪恶和异教徒只能俯首听命。

你的爱可使人们获救，
你的手使罪恶受到严惩。

你的求情在来世真正有用，
地狱的火见你也会无影无踪。

你出身圣裔贵族①，
与他们无关的荣誉绝非光荣！

---

① 圣裔贵族，指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之堂弟、女婿阿里与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之后裔。

赛利伊·赖法二首

赛利伊·赖法(as－Sarīy ar－Raffā' ？—976),生长于摩苏尔,早年曾在一裁缝铺学艺,同时学习文学、诗歌。后他去阿勒颇,投在赛弗·道莱门下。在赛弗·道莱死后,又去巴格达,为权贵歌功颂德。其诗富于想象,善用形象的比喻,写得生动感人,不少题材取自身边生活,让人读后感到亲切。

过去依靠着针线

过去依靠着针线,
维持我的诗歌与体面;
如今生计靠它则难,
难似衣食要通过针眼。

烛

一支蜡烛在童仆手中端,
恰似无喙的鸵鸟颈一般。

它哭泣,相思的火在烧,
伤心地流下金泪涟涟。

又像一棵光秃秃的枣椰树干，
上面顶着的是一颗火的香橼。

艾哈迈德·本·法里斯一首

艾哈迈德·本·法里斯(Aḥmad bn fāris　918—1004),生于哈马丹,波斯籍,其父为语言学家。诗人曾先后与名学者、诗人伊本·阿米德(912—970)、沙希布·本·阿巴德(938—995)交往甚密。除善作诗歌外,他还是一位语言学权威,有多种关于语法的著作。

聪明能干者就是金钱

若有什么东西你非常喜欢,
你想要派人前去将它采办,
就派聪明能干者毋需叮嘱,
那个聪明能干者就是金钱。

哈迈扎尼三首

哈迈扎尼(al-Hamadhānī 969—1007 或 1008),又名白蒂欧·宰曼,新文学体裁"玛卡梅"的确立者。他生于波斯哈马丹城,曾在呼罗珊地区多次迁居,后定居于阿富汗的赫拉特城,直至逝世。他生前与王公大臣过从甚密,常作赞颂性诗文。他使"玛卡梅"这一艺术形式趋于成熟,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这个时代多灾难

这个时代多灾难,
处处不公真凶残。

愚蠢为美受称赞,
理智成丑被责难。

金钱好似幽灵般,
但总围着小人转。

这个时代处处是欺骗

这个时代处处是欺骗,

莫让假象迷住你的眼！

不要一条道路走到底，
斗转星移你要随着变！

这时代是小人横行霸道

这时代是小人横行霸道，
穷成了君子的象征符号。

君子要向小人乞求哀告，
这标志着世界末日将到。

卡布斯·本·瓦什凯米尔一首

卡布斯·本·瓦什凯米尔(Gābūs bn Washkamir ?—1012),祖籍德莱木,王室贵族出身。公元九七七年他以武力取得统领戈尔甘和太巴列斯坦地区的埃米尔位。他因与波斯布韦希王朝有矛盾,而一度被废黜(982—998),又因专制独裁,引起部下不满,遂于公元一〇一九年被废并被杀。其诗不多,善用奇谲的比喻。

珍珠都深沉在海底

对那些因灾难责怪我们的人讲:
岁月莫不只同强者才进行较量?!

君不见珍珠都深沉在海底,
只有腐尸才漂浮在海面上。

如果时世的手紧抓住我们不放,
以其不幸和灾殃使我们受损伤;

那么在天上有星星无数颗，
受侵蚀的只有太阳和月亮。[1]

① 指日食和月食。

伊本·努巴台·赛阿迪二首

伊本·努巴台·赛阿迪（Ibn Nubātah as－Sa‘dī 939—1015），生于巴格达，曾周游各地，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曾为哈姆丹王赛弗·道莱写过几首出色的长篇颂诗。其诗颇多，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诗句流畅、婉丽。此外，他还是一个散文作家。

外表与本质

仅是外表好看
　　岂能算好青年，
如果他的本质
　　却是丑恶不堪？

绝不能用美貌
　　衡量一个青年，
磨光、闪亮的铁
　　未必都是宝剑。

死

谁不死于剑下，

也会死于别的，
死因千差万别，
死却毫无二致。

谢里夫·赖迪八首

谢里夫·赖迪(ash -Sharīf ar -Raḍī 970—1016),生于巴格达。他以诗歌参与了当时的各派权势之争,为什叶派圣裔贵族的领袖。他企图登上哈里发宝座,终未达到目的。他有诗集传世,一八八九年于贝鲁特首次印行。他将游牧时代古诗的质朴、刚健与城居文明时代诗歌的温柔、细腻、华丽融为一体。他受诗人穆太奈比的影响颇大,在诗中抒怀咏志,情真意切,悦耳动听,尤以《希贾兹集》的情诗著名。

我渴望与你相见

我渴望与你相见
　　——每天每天,
我询问你的到来
　　——每个时间。

我回想过去的一切,
　　于是耐心骤减,
泪水总止不住,
　　沉默把秘密揭穿。

我有一颗心，
　　一旦想到会见，
对那拆散分离的手，
　　总是不断抱怨。

我经过他们旧日的营房

我经过他们旧日的营房，
她的旧居已遭破坏掠抢。

我站在那里，直至伙伴累得直嚷，
驼队也纷纷责备我停的时间太长。

我不断地回眸顾盼，
废墟消逝了，心还在回望。

啊，山坡上的那个夜晚……

啊！山坡上的那个夜晚可能重演?!
——一夜春雨绵绵淅沥下个不断。

过去的岁月如果可以赎回，
我愿付出群马、驼、羊——宝贵的财产。

还给我那些逝去了的夜晚！
我没忘记，也不会忘记，直至永远。

对那些责难者，我要说：
先尝尝爱情的滋味，再来责难！

一只毫无装饰、温馨的羚羊，
窈窕婀娜的身姿岂能不令人顾盼。

即使她徜徉在天房的庭院里，
我也会猎取她，不惜将教规违犯。

守　约

不知情人远离，是不是
都像我一样感到悲伤。

但愿我心爱的人别像这颗心
成夜受煎熬，辗转到天亮。

他们走后，这种忍耐、坚强
都不过是矜持，是装模作样。

他们何时重返家园，
会发现我的心一如既往。

你是幸福，也是磨难

丛林中的羚羊啊！请你喜欢，
如今你的牧场是这片心田。

你的水可供别人解渴，
供你饮用的唯有我的泪眼。

射手在祖赛莱姆，中箭者在伊拉克，
啊，你的射程可真远！

相见时，你秋波闪闪，
吐露出心中的妙语美言。

忧伤时，你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我
那些为你而丧生者长长的名单。

你是我心中的幸福，也是磨难，
在我心里你是多么苦，又是多么甜！

我记不起有多少封思念的信，
若非有人监视，我早将它们送到你的嘴边。

请您代替我哭一场吧！

行色匆匆的赶路人！
相思苦恋者有事拜托您：

请您代我向穆萨拉① 人致意，

① 穆萨拉，原意是“礼拜的地方”，地名，在麦地那近郊。

因为问好也是相见的一部分。

若是有人向您问起我，
您说：为情憔悴，怕如今他已不复存。

我的心丢失了，请您在朝觐的人中，
在一些人的眼中，为我找寻。

请您代替我哭一场吧！
从前我也曾将泪水借给过情人们。

从我的眼中你可探知我的心

艾志赖耳的羚羊啊！
你吃的不是青草，而是我的心。

你常使我泪如泉涌，
清冽甘美，可供你饮。

一旦远离，你是我的忧愁，
近在身旁，你是我的苦闷。

我不会让这颗心追随别人，
从我的眼中你可探知我的心。

好像你从我的眼中迁入了我的心田

我一眼望去，
没见到我之所爱在身边。

心想：纵然你可以在我眼前消失，
但要从我心中消失却千难万难！

我原想：只有远离才会有思念，
岂不知情思并不受远近所限。

左也思，右也想，情怀已被你占满，
好像你从我的眼中迁入了我的心田。

率利尔·迪拉一首

率利尔·迪拉(Ṣarī'ad-Dilā' ?—1021),生于巴士拉,后去巴格达,结识布韦希朝宰相法赫尔·穆勒克,受其资助;并与大诗人麦阿里有书信往来。公元一〇二一年他去埃及,不久因患百日咳而死于那里。他早年过着严肃的生活,后因见到世事荒诞,遂变得玩世不恭。其诗亦庄亦谐,盛行一时。

谁不想让鞋底磨成洞

谁不想让鞋底磨成洞,
走路就把鞋提在手中;

谁想保护自己的脚,
穿鞋总比赤着脚好;

扇别人者却不让人家扇,
那他就是侵犯了人权;

谁没有宰杀就去煮鸡,
鸡会从锅里随意飞去;

谁丢了学问追求金钱，
那他就完全同狗一般！

艾布·哈桑·帖哈米一首

艾布·哈桑·帖哈米(Abū al-Ḥasan at-Tihāmī ?—1025),生于麦加或其附近一带,出身下层百姓。他曾带着一些秘密书信潜入埃及,旨在煽动游牧的伯尼·古拉部落向法蒂玛王朝造反。事泄被捕,他被监禁于开罗监狱,两星期后被秘密处死,时为公元一〇二五年。其诗虽不多,但为上品。语言通俗、流畅,善于夸张。

你在我的心间

我真奇怪:你额头上的汗水
为何会浇不熄脸颊上的火焰?

我的眼见到任何可爱的东西,
总有你的脸庞在那前面出现。

你烧吧! 只求你放过我的心不要管,
我是为你担心,因为你在我的心间。

瓦齐尔·马格里比一首

瓦齐尔·马格里比(al -Wazīr al -Maghribī　981—1027),原名艾布·卡西姆·侯赛因,其祖先可能是马格里布人。其父曾在埃及法蒂玛王朝任国王哈基姆的宰相,公元一〇一〇年,因君臣不谐而与诗人的叔父及两个哥哥一道被杀。诗人逃至巴勒斯坦,求腊姆拉的埃米尔保护,后又挑动麦加的埃米尔称哈里发,未能如愿,遂去伊拉克,曾辗转在几个埃米尔处任宰相,于一〇二七年死在马亚法里根。

我对她说……

我对她说——驼轿已经备齐:
要忍耐!我此行可能遥无归期。

我要付出大好青春年华,
去追求荣华,创建功绩。

日子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让它们白白流逝岂不可惜!

艾布·法拉季·本·辛杜一首

艾布·法拉季·本·辛杜(Abū al－Faraj bn Hindū ？—1029),出身于古城拉伊(现伊朗北部德黑兰东南)一名门世家,祖籍可能是印度。他曾负笈求学于内沙布尔城,曾作过布韦希王国素丹阿杜德·道莱的宫廷文书。他曾为不少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但未尽受到赏识。其诗多为写景状物诗和情诗。语言顺畅、甜美,富有情感。除诗歌外,他还有散文作品传世。

一只小羚羊令我失去矜持

一只小羚羊令我失去矜持,
人们都对她凝眸而视;

她的脸就是美的天房,
她的心就是我的玄石。

阿卜杜·瓦哈布·本·阿里一首

阿卜杜·瓦哈布·本·阿里('abd al－Wahāb bn 'alī 973—1031),生于巴格达,从小曾学过教法与《圣训》等,曾在一些乡镇作过宗教法官。但他时乖命蹇,很不得志,晚年离开巴格达去埃及,途中曾访大诗人麦阿里。他在埃及颇得意,但不久即逝世。

巴格达

对于富人,巴格达是好地方,
对于穷人,它可是苦难之乡。
我像伪信者家中的《古兰经》,
一直在它的街头巷尾彷徨。

麦阿里三十首

麦阿里(Abū al-'alā' al-Ma'arrī 973—1057),生于叙利亚的名门望族,幼年时因患天花,致使双目失明。一〇〇七年他去巴格达,虽曾在文坛学林名噪一时,但遭人嫉妒,又闻母病而返故里。他因失明在家,与世隔绝,而自称"双料囚徒",有诗集《燧火集》、《鲁祖米亚特》。其诗反映了诗人愤世嫉俗,对当时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强烈不满,也表现出诗人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对传统进行大胆挑战的精神。

生与死

我认为欢歌和悲恸
　　都无法改变人生;
我看号丧和报喜
　　没有什么不同。
如同枝头鸽子叫,
　　谁知是啼哭还是歌声?

朋友!这旷野是今人的墓地,
　　但何处又是古人的坟冢?
且请把脚步放轻!

我想这地面正是由古人遗骸构成。
他们虽早已离我们而去，
但对祖先还应脚下留情。
如有可能，请在空中缓缓而行，
切莫踏在人的遗骸上得意忘形。
堪笑一个墓穴不知变过几次坟茔，
生时千差万别，死时却归宿相同。
人生无非是烦恼和艰辛，
奇怪的是人竟喜欢苟且贪生。

死亡并非毁灭，
人也不以死告终。
死不过是由今世转入来世，
在那里是苦是乐据功过而定。
生似耿耿不寐，
死如长眠不醒。

他们对我望尘莫及

他们对我望尘莫及，
要想取代谈何容易。

我未惹他们，他们却对我叫嚷，
如同疯狗向月光狂吠不已。

梦　怨

愿向真主诉苦情：
每夜梦乡影憧憧。
若梦坏事必发生，
若梦好事皆成空。

乡　亲

几多乡亲伤别离，
为我送行洒热泪。

时乖命蹇多灾殃，
唯有挚友勤安慰。

虽别亲朋走天涯，
相知岂离我心扉。

岁　月

这就是生命，切勿怠慢！
人的生死正在岁月间。

我看人会逃脱一些祸患，
但此后又会降临新灾难。

人有似糖一样甜蜜的时刻，
此外的熬煎也会处之坦然。

日子莫不全像一父所生，
夜晚还不都像姊妹一般。

切莫要求在一天一夜，
将岁月所遗彻底改观。

咏　烛

它似我，尽管岁月多艰，
光灿灿，仍如黄金一般。

虽在消亡，却总是让人看到笑脸，
对自己的遭际是那样坚强、勇敢。

若能开口，它一定会说：
“你们以为我是怕死才泪水不断，

其实，我哭并非由于悲伤，
欢笑有时也会泪流满面。”

命运与梦幻

为你祝福：
　　条条江河水甘甜；

唯我倒霉：
　　渗渗泉① 水亦变咸。

此乃命运：
　　野驴把香草糟践；
向谁诉说：
　　沉香受辱被摧残。

我曾想象
　　时世、人间皆美满，
事实无情，
　　一切想象皆梦幻。

亮光不是鲜花，
　　晨曦不是小河潺潺；
太阳不是金币，
　　月亮也不是银元闪闪。

当　　局

他们本无头脑，
　　却要颐指气使，
要人们俯首帖耳，
　　却以政治家自居。

---

① 渗渗泉，位于麦加城（如今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禁寺内的克尔白天房附近，穆斯林把它视为圣泉，去探泉是朝觐者重要的日程。

可悲啊，这种生活，
　　可悲啊，我自己！
可悲啊，这个时代，
　　掌权的是卑鄙！

如果穷人敲门求乞

如果穷人敲门求乞，
你多少总应对他周济。

别小瞧救急的东西，
有多少小石子将磐石撑起！

如果真会长生不老，又该怎样？

你们使海中的鱼儿不安，
你们让空中的鸟儿惊慌。

无耻的人啊！你们会死尚且如此，
如果真会长生不老，又该怎样？

情　欲

人不管多么潇洒，
　　多么神气，
各个方面总敌不过

自己的情欲。

像一群狗，为一具腐尸
　　尔虞我诈，狂吠不已，
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条狗，
　　是那样下流，那样卑鄙。

贫 与 富

最富有的人是隐士修行在山巅，
粗茶淡饭，不要锦绣与王冠。

最贫穷的人是国王生活在世间，
成日要熙熙攘攘，鼓乐喧天。

善

斋戒、礼拜和身披毛毡，
这一切并非积善。

善是摈弃一切邪恶，
胸中不含忌妒和仇怨。

传 统

他们像祖先一样生活、存在，
继承宗教，一代传向一代。

从不考虑前人的话语是对是错，
稀里胡涂，不管是谁都顶礼膜拜。

自知与无知

我与生活、宗教、学问有层障碍，
人们却对此胡思乱猜。

我自认无知，人们却说我明白，
我同他们之间的事可真奇怪。

陈陈相因

年轻一代成长、定型，
是靠先辈的训育、塑造。

青年信教并非出自理智，
而是由于亲属的教导。

世上的种种清规戒律，
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教条。

一些人改变了另一些人的说法，
理智宣告前人的规定无效。

我们笑……

我们笑,这笑真愚不可及,
世上的人们实该放声哭泣。

岁月将会把我们摧毁、粉碎,
如同碎后不能复原的玻璃。

骗人的教长

一个说得天花乱坠的骗子,
你上了他的当,千万留神!

他早晨禁止你们喝酒,
晚上自己却狂喝滥饮;

他说自己已抛弃了功名利禄,
实际上他声色犬马总挂在心。

一个人若是言行不一,
那他就是双料的坏人。

你都要留神提防

是君子还是小人,
你都要留神提防。

狮子是用爪牙
决雌雄,争短长;

令你害怕的毒蛇
祸害则在头尾上。

骄傲与赞美

骄傲与赞美
　　是北辙南辕;
如同青春与年迈,
　　是天差地远。

这方面越增,
　　那方面越减;
黑夜若是长了,
　　白昼就会缩短。

人们都是外表显得漂亮

人们都是外表显得漂亮,
实际上内心并不高尚。

什么善人,什么僧侣,
个个都为个人利益着想。

一块石头都比他们中最好的人强：
它不会欺负人，也不会骗人撒谎。

世间根本没有正人君子

什么良朋好友，全是假的！
世间根本没有正人君子。

当官的靠无耻谰言上台，
清教徒靠祈祷沽名钓誉。

不管你是纯种还是杂种，
只要生来有钱就是主子！

君　王

活在世上
　　让人厌烦、头痛，
多少君王
　　治国不施仁政。

他们本是
　　老百姓的雇工，
却违背百姓的利益，
　　将他们欺哄。

快清醒，莫痴迷！

清醒，快清醒！莫痴迷！
你们的宗教不过是古人的骗局。

要知道，他们以此敛聚钱财，
小人的手法有多么卑鄙！

他们说什么世界到了末日，
岁月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是在撒谎骗人，
你们可别听信首领们的花言巧语。

我们的头脑无法想通

你们说：我们有伟大的造物主，
我们说：诚如斯言，我等信奉。

你们又说：他超脱时空，
那倒不如说清：

这话深奥费解，
我们的头脑无法想通。

魔鬼掌权

伊拉克和叙利亚
早就没有治国的素丹。

统治人们的是魔鬼掌权，
各地总督都是恶魔再现。

他们花天酒地，大腹便便，
从不过问人们啼饥号寒。

鱼龙混杂，良莠不辨
罗马人讲阿拉伯语，却无人懂塔伊① 人的语言。

何时能有一个伊玛目为我们伸冤，
主持正义，重整河山？

你们可以随地礼拜，反正全国都是祸患，
好像每块地方都被骆驼卧过、作践②！

人们总希望有一位伊玛目③

人们总希望有一位伊玛目

---

① 塔伊被认为是纯粹的最大的阿拉伯部落之一。
② 按《古兰经》规定，骆驼等卧过、作践的地方不能礼拜。
③ 伊玛目，原意表率、首领。穆斯林的教长，哈里发亦可称伊玛目。

在千军万马中发号施令。

想错了！没有什么伊玛目，
只有理智朝夕指挥行动。

行止如果服从理智，
就会带来仁义、和平。

正因为有了各种宗教派别，
才导致世上头头脑脑的产生。

劝君尽量特立独行，
尽管忠言可能并不中听。

即使恩准我进入天堂

即使恩准我进入天堂，
我也不愿将永生独享。

云雨若不能泽遍祖国，
就不必落在我的地上。

我被囚禁在三重监狱

我被囚禁在三重监狱，
因此你别再问那隐秘：

双目失明，在家蜗居，
又将心灵藏在丑恶的躯体。

我的所作所为

为了荣誉，我的所作所为，岂非
　　只是廉洁、勇敢、明智、施舍！

在一些人看来，我的罪过何其多，
　　但我何罪之有——除了高尚和美德！

艾布·哈桑·法里一首

艾布·哈桑·法里(Abū Ḥasan al－Fālī al－Mu'addib ？—1056/7),生于伊拉克一个名叫法莱的小镇,后到巴士拉,最后在巴格达定居。他终生执教,故号称“穆艾迪布”(教育者)。他薪俸甚微,有时由于债台高筑,幼儿嗷嗷待哺,竟不得不忍痛廉价卖书糊口。其诗传世不多,但通俗,富有感情,且有风趣。他善作讽刺诗、怨世诗。此外,他精通《古兰经》、《圣训》,被认为是经学权威之一。

教师自嘲

教书的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个个却被称做教员、老师。

有学问的人真该引以为训,
用那两句到处流传的古诗:

“它瘦弱得连肾脏都显露出来,
连一文不名的人也敢对它蔑视。”

伊本·宰敦四首

伊本·宰敦(Ibn Zaydūn 1003—1071),安达卢西亚诗人,生于科尔多瓦,出身名门,不到二十岁就以文才闻名,为科尔多瓦国王伊本·杰赫瓦尔赏识,任为重臣。他因爱上公主、女诗人婉拉黛,被情敌、大臣伊本·阿卜杜斯进谗陷害,而遭监禁。后来他为塞维利亚国王穆阿台迪德父子收留,任为宰相。他能诗善文,其诗感情强烈而细腻,情诗写得最美,语言流畅,富于音乐性。

思　念

原先我们亲近,
　　而今变得疏远;
痛苦的别离
　　代替了甜蜜的会见。

远离却割不断
　　我对你的思念,
心中如火烧,
　　眼中泪不干。

心中有多少话
　　要对你倾谈，
若非坚强、忍耐，
　　愁思会使我一命归天。

原先同你在一起，
　　黑夜也似白天，
如今失去你，
　　白昼也变成漆黑一团。

往日我们相处，
　　生活多么美满，
我们坦诚嬉戏，
　　似饮清彻的甘泉。

为那美好的岁月祝福！
　　幸福充满我的心田。
你是我精神的馨香，
　　是我欢乐的根源。

远离往往会影响
　　情人间的情感，
但你离我再远，
　　也不会使我感情改变。

“这颗心非你莫属！”
　　这是我一向的誓言。

我始终寄情于你，
　　从未暮四朝三。

啊！阴云，闪电！
　　快将甘霖降于她的宫殿！
当年她让我畅饮的
　　正是情深谊长的甘泉。

啊！习习的晨风！
　　请代我向她问安！
她若在远处问候我一声，
　　我顷刻会死而复生一般。

只要我们还活着，
　　求你遵守你的诺言。
君子相互守信，
　　公平合理，不倚不偏。

请你勿忘我，
　　如果难相见。
只要心中常有我，
　　即使不见心也安。

知足的情人

你的一声问候，
　　你的回眸一望，

都会令我销魂，
　　让我终生难忘。

我不过是追求，
　　追求心中的希望，
我不过是想要，
　　想要对你偷偷张望。

我会保护你，
　　不让人说短道长，
我会尊敬你，
　　绝不做非分之想。

我会小心谨慎，
　　警惕监视者的目光，
也许由于谨慎，
　　爱情会更地久天长。

说谎诗人

告诉那位大臣——我曾长期对他赞颂，
他的奖赏就是将我监禁在狱中：

不要怕我会说你以怨报德，
也别担心我会责备你翻脸无情。

你对我的处理恰到好处没有错，

这正是一个说谎诗人的报应！

喂，安睡的人！

你知道我的病源，
何妨对我可怜可怜？

我之所求，我之所爱的人啊！
不管我的委屈，你可坦然？

为爱情，你在笑，我在哭，
真主可以为我们做裁判。

睡眠离我远远地飞走了，
留下心中惆怅，烦恼无限。

喂，安睡的人！对你的爱唤醒了我，
如今，快快还给我以安眠！

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四首

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al－Mu'tamid bn'abbād 1040—1095),安达卢西亚诗人,一〇六八年袭父位,为塞维利亚王。他能诗善文,文武双全。曾求助于摩洛哥王伊本·塔什芬,击败卡斯蒂利亚王阿勒芳斯六世。但事后伊本·塔什芬却夺其领土,将其俘虏,晚年屈辱而死。其诗特点是感情真挚而强烈,语言流畅、明快,不矫揉造作。前期作品主要描述其宫中生活,晚期作品则多悲叹时运不济,抒发其悲愤忧郁的心境。

镣　铐

镣铐！你难道不知我是一个穆斯林,
竟不肯对我慈悲、怜悯！

你喝我的血,吃我的肉,
但愿别把我的骨头啃！

艾布·哈希姆[①] 看到我被你缠缧,
痛苦揉碎了他那一颗心。

① 艾布·哈希姆是诗人的长子。

请可怜一个稚嫩的孩子吧！
他竟不怕前去乞求你怜悯。

还请怜悯他的那些弟弟、妹妹，
是你让他们把苦酒饮。

他们之中懂事的
我担心他们会哭瞎眼睛；

那些尚不懂事的
则只知张嘴把奶吮。

万语千言涌笔端

万语千言涌笔端，
离情别绪摧心肝。

笔下墨水腮上泪，
行行难写尽思念。

若非求功名，我会将你探，
——如同露水访花瓣。

亲吻面纱下的芳唇，
拥抱锦带上的项链。

心 灵 啊!

心灵啊! 别焦急,要耐心!
否则爱情会伤身。

情人冷漠我心热,
旁人责备欠公允。

满腹哀怨难合眼,
夜夜唯有泪淋淋。

狱 中 过 节

昔日过节,你总是无比快乐,
囚居在艾格马特,节日却使你难过。

你看到女儿们遍身褴褛,满腹饥饿,
却要为他人织布,维持生活。

她们用恭顺的目光向你问好,
一个个悲愁万状却无可奈何。

她们赤着双脚,踩着泥土——
倒好像那些脚从未将麝香、樟脑踩过。

一张张小脸都带着菜色,

声声叹息伴着滴滴泪落。

当年，时代都要向你俯首听命，
令行禁止，天地也要任你发落。

在你之后掌权的人！切莫高兴，
不要被美梦迷住而洋洋自得！

伊本·宰嘎格二首

伊本·宰嘎格(Ibn az－Zaggāg al－Balansī　1096—1124),安达卢西亚诗人,生于巴伦西亚(现为西班牙东部港口)。原名艾布·哈桑·本·阿忒耶,但以伊本·宰嘎格(意为皮囊商之子)著称,据说是因其父是个穷苦的卖盛水用的皮囊小贩而得名。诗人师随舅父伊本·海法捷,苦学成才。其诗集于一九六四年在贝鲁特正式出版。诗风清奇、典雅,设喻新颖别致,发人遐想,尤工于情诗和景物诗。

罂　粟　花

满园罂粟花红似火,
微风从中蹒跚而过。

游园正值乌云鞭笞
酒一样颜色的花朵。

有人问它何罪之有,我说:
“它偷了美女腮上的红色。”

我对爱情的法官控诉

我对爱情的法官控诉:

情人对我冷淡、无理。
他们说：你说你在爱，
谁知你说的对还是不对？
我说：我有许多证人，
证明我的恋情，我的伤悲。
当我前来申诉时，
他们都会表明我说的有理：
我的失眠，我的思念，
我的忧郁，我的憔悴，
我的焦虑，我的情感，
我的病体，我的眼泪……

曼苏尔·本·穆斯林一首

曼苏尔·本·穆斯林(Masūr bn al - Muslim　1065—1130),生于阿勒颇,幼年以背《古兰经》启蒙,并求教于当时宗教学者。他精通阿拉伯语,曾在大马士革清真寺任学童教师,直至逝世。他以善作哲理诗著名。

人们好似地一般

人们好似地一般,
其中有硬亦有软:
硬石令人防脚下,
皓矾则用以涂眼。

伊本·海法捷二首

伊本·海法捷(Ibn Khafājah　1058—1138),安达卢西亚诗人,生于巴伦西亚所属的舒格尔岛。他不以其诗取媚于王公贵族,而致力于对绚丽多彩的家乡自然景色之描绘,即使赞美诗、悼亡诗也往往离不开对自然景物的描述。其诗以量取胜,较少创新,过于重视修辞、藻饰。

咏　河

好一条小河
　　向广阔的远方流去;
那潺潺的河水
　　比美女的芳唇还要甜蜜。

像银镯一般,
　　河道弯弯曲曲;
四周百花盛开,
　　似银河落在大地。

河水清澈见底,

河面微起涟漪；
好似一个银环
嵌在碧毡绿毯里。

周围绿树荫浓，
枝叶摇曳、茂密；
好像美丽的睫毛，
使蓝色的眼睛更加妩媚。

我常开怀畅饮
那醇美的琼浆玉液，
酒友们个个伸手
齐浸进偌大的酒杯。

微风习习抚弄，
枝叶袅娜多姿，
阳光似金水似银，
河中映着落日余辉。

安达卢西亚赞

啊，安达卢西亚人，
你们可真是好福气！
泉水甘美，绿荫匝地，
江河奔流，树林茂密。
永恒的天堂
就在你们的土地，

若让我选择，

我就挑选这里！

瓦瓦·哈赖比一首

瓦瓦·哈赖比(al－Wa'wā' al－Ḥalabī ?—1156),生于阿勒颇与门比季之间的布扎艾镇,在阿勒颇长大并受教育,他常去大马士革讲授语法,讲解《穆太奈比诗集》,死于阿勒颇。他能诗善文,精通语法,其诗多为情诗和挽诗。

抵挡不住明眸秋波

难道他们以为已远离了我?
实际上却住进了我的心窝。

他们一去,睡眠随之而去,
他们在时,他们就是生活。

亲爱的人为什么总爱远离?
兄弟之间为何总违背承诺?

他们说:"岁月使你变得憔悴!"
岂不知是他们帮助岁月折磨我。

面临着刀枪,人仍旧可活,
但却抵挡不住明眸秋波!

穆艾耶德·艾鲁西一首

穆艾耶德·艾鲁西(al－Mu'ayyad al－Alūsī 1101—1162),生于幼发拉底河畔的艾鲁斯镇,青年时代到巴格达入伍作一小军官。他因追随塞尔柱王朝素丹迈斯欧德·本·穆罕默德(1133—1152 在位)而富贵,后因出言冒犯了阿拔斯王朝第三十一任哈里发穆格台菲而入狱十年,导致双目失明,获释后去摩苏尔,并死于那里。其诗时有新意,并易入乐歌唱。

最有味道的爱情正在于不公

爱情使一个傻小子把心里话表明,
赛勒玛若同意与他好,他会更加发疯。

我求真主把亏待我的冤家存在驼轿中,
我爱她,最有味道的爱情正在于不公。

她却不肯同我相会,说:"让他想象去,
这就够了！否则就相见在梦中!"

一个急不可耐的人享受不到睡眠,
他又怎么能企望会做出美梦?

伊本·海沙卜·巴格达迪二首

伊本·海沙卜·巴格达迪(Ibn al－Khashshāb al－Bagdādī 1098—1171),生于巴格达,通晓《圣训》、语言、文学、数学、逻辑、哲学等。他曾在巴格达教授过多种学问,特别是《圣训》与语言学。

咏书

两面派会传播流言蜚语,
它虽多面却不宣扬秘密;
脸上皱纹会告诉你奥秘,
只要你用眼睛就会知悉。

一旦有事……

一旦有事不妨同朋友商讨,
纵然你精明常对朋友忠告;
我看眼睛并不认识它自身,
远在星际的东西倒能看到。

达拉勒·库图布二首

达拉勒·库图布(Dallāl al－kutub　?—1172),祖籍麦地那,生于巴格达北一个叫哈最莱的小乡镇,曾在巴格达做过书商(抄写与贩卖书籍)。他博学多才,曾编纂过多种类书,如《妙言集》、《谜语集成》等。其诗多为抒情短诗,有情诗、咏酒诗及写同性恋的骚情诗等。清奇、婉丽是其诗的特点。

强烈的思念

强烈的思念使我真想
借鸟儿的双翅向你飞去。

没有你在的幸福没有滋味,
没有你在的欢乐没有乐趣。

他一走……

他一走,我苦得不知如何是好,
不熄的火焰把我的心都要烧焦。

他却说:我远离你倒会轻松些,
太阳若非远,阳光会把一切烧掉。

伊本·戴汉·巴格达迪一首

伊本·戴汉·巴格达迪(Ibn al-Dahhān al-Baghdādī 1101—1174),生于巴格达,曾到伊斯法罕求贤问业,一一六九年后,到摩苏尔谋生。他命运多舛:底格里斯河水泛滥,其家被淹,其书受损,晚年双目失明,不久死于摩苏尔。他精通《圣训》、语法,其诗作颇丰,诗句细柔、婉丽。

别以为……

别以为我们这类人
凭着诗会变得怎样:
母鸡虽然长着羽毛,
但却还是不能飞翔。

西卜特·本·台阿维齐一首

西卜特·本·台阿维齐(Sibṭ bn at－Ta'āwīdhī　1124—1187),生于巴格达,其父原为突厥籍释奴。诗人早年随以写护身符为业的外祖父生活,长大后入官府从事文书工作,一一八三年失明。他曾为萨拉丁写过三首长篇颂诗,成为当时著名诗人。其诗清新、典雅,词采华美。

咏西瓜

前来的是位姑娘,
身穿最美的衣裳;

她没有患任何病,
部分皮肤却发黄;

她的津液是甜的,
任何教徒都可将她的鲜血品尝①;

她的一半如同满月,
割开却似许多新月一样。

① 按《古兰经》规定,穆斯林禁止食用动物血液。

哈芙莎一首

哈芙莎(Hafṣah ar－Rukūnīyah　? —1190),安达卢西亚女诗人,生于格拉纳达,是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她才思敏捷,能够出口成章,曾任格拉纳达王室女眷的教师。她与诗人、大臣艾布·加法尔相爱,互相赠诗唱和。其诗多为情诗,诗句流畅、婉丽,虽喜借隐喻、双关,显得含蓄;但在爱情上却显得主动、大胆、率直,这在中世纪伊斯兰教的氛围中,实为难得。

是我看望你……

是我看望你,还是你来把我探询?
你所喜爱的事,我也总是倾心。

我的嘴是甘美、清澈的泉源,
我的额发是一片浓密的绿荫。

一旦梦中同你邂逅相遇,
我曾希望你会干渴,受烈日蒸熏。

哲米勒[1],快答应布赛娜吧!
何必推三阻四,显得那么骄矜!

---

① 哲米勒(? —701)是阿拉伯伍麦叶王朝最著名的贞情诗诗人,哲米勒与其恋人布赛娜的情恋故事曾广为流传。

伊本·奈法岱一首

伊本·奈法岱(Ibn Nafādah　1146—1204),生于大马士革,是艾尤卜王朝素丹萨拉丁手下佩剑领兵的埃米尔之一。他以诗为萨拉丁父子及当时的王公贵族歌功颂德,因而倍受宠幸。除创作颂诗外,他还擅长作情诗、描状诗,喜欢在诗句中玩弄文字技巧,如双关、谐音、复韵等。题旨多样,作品颇丰。

杏

颜色如火,在园圃中显现,
真奇怪!乐园中竟有火焰①。

像金子闪烁在海蓝宝石间,
挂着它们的珊瑚则是树干。

是一片祖母绿镶成的天,
天际则是颗颗金星闪闪。

人们在杏子成熟的季节,

---

① 阿语原文"园圃"与"乐园"(天堂)是同一词,在这里是双关语。穆斯林认为地狱才有火焰,故称"火狱"。

从埃及到大马士革、阿勒颇向它拜见。

亲吻它的人呷着它的汁液，
玉一般晶莹，蜜一般的甜。

柔情似水在人们口中溶化，
为他们省却了咀嚼的麻烦。

伊本·伊尔戴海勒一首

伊本·伊尔戴海勒(Ibn al－Irdakhal　1181—1232),生于摩苏尔,死于马亚法里根,其父为泥瓦匠。他擅长写颂诗、景物诗、情诗、哲理诗等。他曾为摩苏尔和马亚法里根王公贵族写有不少颂诗。

难道我每天都要换一个旅伴

难道我每天都要换一个旅伴？
每天都要奔向一个新的地方？

我成日离乡背井却未能发财，
发财的却在家不必背井离乡。

伊本·法里德二首

伊本·法里德(Ibn al--Fāriḍ 1181—1234),原名欧麦尔·本·阿里,祖籍是叙利亚的哈马,生于开罗。他奉苏菲派(亦称神秘派)教义,在开罗郊区穆盖泰姆山下离群索居,昼夜苦修。他还曾去麦加修行达十五年之久,回开罗后,声誉鹊起,被尊为"圣徒",死后葬于穆盖泰姆山下,至今仍有人去其陵墓拜谒。他著名的诗作是《酒颂》和《修行吟》。其诗被苏菲派奉为经典,常在宗教仪式上配乐歌唱。

为了你……

为了你,妒忌

　　总萦绕在我心间,

求你切莫让我

　　胡思乱想,整夜不安。

问问夜晚的星星:

　　瞌睡可曾光顾我的眼睑?

它们从不相识,

　　怎会拜访、相见?

再提提我之所爱

再提提我之所爱,哪怕是责备!
情人的话题似美酒,总令我醉。

非难我热恋的人好似向我道喜,
纵然我并不希望自己会被管理。

爱情使我痛苦,遍体鳞伤,卧床不起,
我被杀死了,秋波似箭,何其犀利!

又健康,又有病,我浑身软弱无力,
在她面前,我要多憔悴有多憔悴!

杰马鲁丁·本·奈加尔一首

杰马鲁丁·本·奈加尔(Jamāl ad－Dīn an－Najjār　1194—1253),阿拔斯王朝后期艾尤卜王朝诗人,生于大马士革,曾随名师学过诗文,并研究过《圣训》学。他早年曾去巴勒贝克,任官府文书,亦曾去过阿勒颇、巴格达,到过亚历山大,并在当地主持过"圣裔联谊会",死于大马士革。他能诗善文。其诗多为情诗、描状诗和哲理诗,诗风清奇、婉丽。

凭真主起誓,焉能?!

怎么称那是目光频频——
分明是箭射自那该死的眼睛。

又如何能把这叫做恋爱、相好,
实际上明明是在要人的命。

我的心问:"忘了吧?"我若说:"嗯!"
它则会说:"凭真主起誓,焉能?!"

白哈·祖海尔四首

白哈·祖海尔(al－Bahā' Zuhayr　1185—1258),生于麦加附近的枣椰林谷地,后随家迁入埃及,受到艾尤卜王萨里赫的赏识,随其到大马士革上任。当萨里赫一度被篡权期间,诗人仍效忠于他,故被国王视为心腹,任为枢密文书。他晚年失宠,贫困潦倒。诗人有诗集传世,曾多次在开罗、贝鲁特印行。他的诗中以情诗最著名,特点是轻松、活泼、诙谐有趣,读起来悦耳动听,富有韵味。

我为你受折磨要到几时?

你活得逍遥自在,
我实在与死无异。

我眼中的光啊! 但愿你
不要遇到与我同样的遭际。

我发现你的远离
与我死去毫无二致。

最好的人啊,告诉我:

我为你受折磨要到几时？

我听说过有关你的流言蜚语，
啊，真主！但愿那些话不是真的！

我对你一片真情，真心实意，
你对我千万不要爽约，背信弃义！

我的一切都已奉献给你，
毫无保留，没有余地！

你让我随心所欲好了

朋友见我潦倒、破产，
不禁对我大加责难。

我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为知己倾囊相助，舍得花钱。

这种事对我来说并非首次，
有多少次我都是如此这般。

你让我随心所欲好了，
这一切与你毫不相干。

人们若是看看自己的情况，
就难得有空把他人的闲事管！

心在抱怨您的离走

心在抱怨您的离走，
爱却在为您找理由。

若是见到您在我心中的位置，
那一定会让您喜上心头。

亲近些，不要疏远！
求真主让您长寿！

今后我们就是知己

今后我们就是知己，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

以往无事，将来也无芥蒂，
你没说过我，我也没说过你。

如果一定要责备几句，
那也要相互客客气气。

有人曾对你说长道短，
亦有人对我说三道四。

你尝过苦头，我也尝过，

咱们何苦再相互离弃？

让我们重归于好吧！
这该是多美的好事！

杰马鲁丁·本·迈特鲁赫一首

杰马鲁丁·本·迈特鲁赫(Jamāl ad - Dīn bn Maṭrūḥ 1196—?),艾尤卜王朝诗人,生于上埃及的艾斯尤特,并在那里及库斯长大、求学,以诗歌颂库斯的长官,求取功名。一二二九年到开罗,他追随艾尤卜王国太子萨里赫,直至一二四五年萨里赫在大马士革执政,诗人被任为宰相,显赫一时。一二五〇年,穆斯林大败十字军于杜姆亚特,并俘路易王九世,囚于伊本·鲁格曼家,诗人为此写下这首诗,颇有名。

如果你见到那位法国佬①

如果你见到那位法国佬,
就清楚明白地对他讲:

那么多基督的奴仆被杀,
真主已经给了你报赏!

① 法国佬,指法王路易九世。一二四九年六月,路易率十字军曾占领埃及杜姆亚特。翌年,穆斯林大败十字军,杀伤其大部。路易九世本人及其残部被俘,囚于伊本·鲁格曼家达四年之久。当时曾委派一个名叫图瓦希·杰马鲁丁的人看守他。这首诗就是有感于此事而写的。

你本以为会鼓乐喧天，
让你来到埃及把权掌。

死神却让你戴上镣铐，
坐进那狭窄的牢房。

按照你的精心安排，
你把所有伙伴都在墓中存放。

愿真主保佑你在这类事上顺利，
但愿耶稣摆脱你们，感到舒畅。

如果你们的教皇为此高兴，
那也许是有人好心对他撒了谎。

他们如果为了报仇或是掠抢，
想要卷土重来，就对他们讲：

伊本·鲁格曼的家还保持原样，
镣铐还在，图瓦希静候赏光！

赛弗丁·穆沙德一首

赛弗丁·穆沙德(Sayf ad - Dīn al - Mushshad　1205/6—1258),生于埃及,祖籍为突厥籍的王公贵族,曾在不同的衙署任职,并一度在大马士革任督办,死于大马士革。他为人风趣,平易近人。有诗集传世,其诗浅白如话,擅长抒情,多为情诗。

对你的爱无法藏在心间

对你的爱无法藏在心间,
对你的情比甘泉还要甜。

每日每夜,总是对你思念,
愈来愈甚,不管是近是远。

纵然居处遥遥隔开你我,
但思念却令我辗转难眠。

啊! 真主若能让你近在身边,
我发誓,我会绝对不再抱怨。

忆起当年我们聚首那段时间,

我的心立刻惆怅,泪水涟涟。

啊,我们若能重聚一次该有多好!
我会将离别残留下的心献与君前!

伊本·阿卜敦·米克纳西一首

伊本·阿卜敦·米克纳西（Ibn ‘abdūn al－miknāsī　？—1261），生于西北非的米克纳赛市（现属摩洛哥），并在那里成长。他自幼好学，精通教法与语文，是当时马格里布（西北非）地区能诗善文的大家之一。他擅长写轻松、幽默的情诗，亦精于写景状物。

爱情的故事

恋爱开始是荒唐，
　　从此以后是惆怅。

爱情有益亦有害，
　　是天堂，是疯狂；

是安乐，是灾殃，
　　是希望，是死亡。

劝君清心勿动情，
　　情入心扉难提防。

否则为情去献身！
　　钟情而死又何妨！

伊本·齐拉格一首

伊本·齐拉格(Ibn Zīlāg 1206/7—1262),生于摩苏尔,曾任摩苏尔行署书记官,鞑靼人占领摩苏尔时他被杀。诗多写景物、恋情、咏酒,亦有部分怨世诗,并有一些"彩诗",诗中颇为重视雕琢。除诗外,他亦是位散文家。

她婀娜的身姿……

她婀娜的身姿犹如嫩树枝,
她的秋波如同利剑把心刺。

她让我们看到在她的两鬓与前额
黑夜与晨曦如何相连在一起。

每逢她亲吻手中的酒杯,
又可看到红日与银月如何合二而一。

为情而洒的泪珠与她的珠齿相比,
轻贱得简直不值一提。

啊,那是一条多么美丽可爱的河谷哟!
纵然玉胸、媚眼会置我们于死地。

近古中衰时期

（1258——1798）

艾布·侯赛因·杰扎尔三首

艾布·侯赛因·杰扎尔(Abū Ḥusayn al Jazzār 1204—1281),生死皆于埃及,曾作过屠户,后放弃屠宰业,以作诗谋生,有时亦在一些官衙内操文书业。其诗虽名噪一时,他却未得到权贵恩宠。其诗浅白如话,通俗易懂,且风趣幽默。题旨有恋情、讽刺,亦有一些哲理诗。有诗集《杰扎尔撷华》传世。

不要嫌屠户卑贱……

不要嫌屠户卑贱将我责备,
其实它远胜过文学的芳菲。

当年我对群狗曾有过恩德,
成了文人却要期望狗的恩惠!

我却要对狗期望

我怎能不感谢屠户这一行,
而把文学丢弃在一旁?

靠卖肉,群狗要期望于我,

靠写诗，我却要对狗期望！

嘲继母

我家老爷子娶了个老太婆，
她没有头脑，又呆又傻；

她那样子在黑夜出现，
连魔鬼见了也会害怕；

她躺在床上是骨头一把，
头发白得好似棉花。

有人问：她年龄有多少？
我说：她嘴里根本没牙①！

① 阿拉伯语中年龄与牙齿是同一个词，诗人在这里是巧用双关语。

沙布·翟里夫二首

沙布·翟里夫(ash－Shābb aẓ－Ẓarīf　1263—1289),原名穆罕默德·本·苏莱曼,沙布·翟里夫原为其绰号,意为"风流才子"。他生于开罗,父亲是诗人。他长期生活在大马士革,担任司库职务,性格开朗、豪放,落拓不羁,善于作情诗。其诗通俗、平易、流畅、洒脱,有时还不免有土语词句,令人读起来感到亲切、风趣,便于记忆,为时人争相传诵。

不要掩饰

不要掩饰相思
　　带给你的苦痛,
吐露你之所爱吧!
　　我们全都情有所钟。

也许你可以
　　掩饰住爱情——
若非你泪流不断,
　　若非你心跳不停。

对人诉说你的爱情,

也许他会替你分担苦痛。
世上的情人
原都相怜同命！

千万不要着急，
你并非第一个钟情
而被粉腮、秋水
折磨得要命。

对情人的离弃
要忍耐、坚定！
也许会旧梦重续，
爱情常会反复不定。

一个恋人的传奇

情人要甘心情愿
听从命运的决断。
因此，年轻人！
千万不要抱怨。

我可以信守不渝，
把生命奉献，
纵然我的情人
会不守诺言。

站下来！听我把

一个恋人的传奇谈：
他被爱情害死，
却未能称心如愿：

一见钟情，人家不肯，
他却一味追求、苦恋，
还是无法得到青睐，
他终于一命归天。

凯马勒丁·本·艾阿马一首

凯马勒丁·本·艾阿马(Kamāl ad－Dīn al－A‘mā ?—1292/3),约于十三世纪初生于耶路撒冷。其父双目失明,为当地著名的演说家。诗人生活清苦,曾在清真寺作过诵经师(即以念《古兰经》为业)。其诗倾向苏菲派,通俗流畅,有时亦庄亦谐,风趣、幽默。除诗外,他还写有“玛卡梅”(骈体故事)。

陋　屋

我住过的房子至少有这个特点:
四周虫子多得无法计算!

福利离它很远很远,
灾祸却近在它的四边。

有蚊子,——但愿我同它一刀两断
——使多少眼皮尝不到合眼的香甜。

有苍蝇,遮住太阳,同雾一般,
我能听到的音乐只有它嗡嗡不断;

雄狮哪里比得上它的袭击，
它对我们的杀伤力远胜过枪剑。

有老鼠，它那凶猛的进攻，
良驹骏马也拿它没有法办。

还有黄蜂，让人以为是蝎子，
挨它螫过，要想痊愈也难。

而蝎子在这里倒像住亲戚，
愿真主保佑我们免受它螫——但愿！

可有什么办法能逃生？
见到这里的毒蛇更要完蛋：

它阴险地伺机进攻、喷出毒液，
死亡就在它回头看你的一瞬间！

蒲绥里三首

蒲绥里(Sharaf ad - Dīn al - Būṣīrī 1212—1296),阿拉伯马木鲁克王朝诗人。生于上埃及的代拉斯市,一说生于蒲绥尔镇。祖先是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家境贫寒,曾以撰写墓志铭为业,后做过税务官,并在开罗办过私塾。他善写颂诗与讽刺诗,曾在诗中抱怨当时官场腐败,悲叹自身清廉却贫困的遭遇。最著名的诗是歌颂先知的《斗篷颂》(汉译《天方诗经》)。其诗庄重、典雅,深受穆斯林崇敬。

愿那些当官的断子绝孙

愿那些当官的断子绝孙!
我看他们中没一个好人。

我可以亲口告诉你他们的丑事,
桩桩件件都确实可信。

我曾同他们打过多少年交道,
如今还在他们堆里厮混。

他们偷走了多少财产,我们不知,

好似他们也偷走了我们的瞳仁。

若非如此，他们不会穿绫罗绸缎，
也不会把安德丽纳美酒饮。

宰相大人啊！你忽略了要紧的事，
那就是：那里有不忠实的恶狗一群。

在总督府里有着何等样的盗窃啊！
但愿你能盗窃走那些盗窃的人们。

你流下带血的泪珠串串

你流下带血的泪珠串串，
　　是因为将祖·赛莱姆的邻人思念，
还是由于风从卡济麦吹来，
　　从伊岱姆谷地暗中亮起了闪电？
为什么你的两眼泪总拭不干？
　　为什么你的心总在迷惘、热恋？
责备我纯真的痴情的人，请原谅！
　　你若是公平，就不会责难……

心灵好似乳儿……

心灵好似乳儿，若随它便，
　　它会吃奶到大，而不中断。
当心！不能放纵，随心所欲！

欲望若占上风,就会害人或令人难堪。
有多少快乐的事却要人命,
殊不知毒药就在油脂间……

西拉志丁·瓦拉格一首

西拉志丁·瓦拉格(Sirāj ad-Dīn al-Warrāg 1218—1296),马木鲁克王朝诗人,生长于埃及,死于开罗,曾任埃及总督尤素福·赛福丁的文书。其诗想象丰富、有趣,刻意雕琢,尤喜用双关语。其名“西拉志丁”意为“宗教之灯”,“瓦拉格”意为“书商”(抄书、卖书人),诗人常爱用自己的名字作双关的短诗。其诗多诙谐。后人曾为他编选一诗集,称《灯亮集》。

割掉我的舌头好了!

慷慨君子曾割掉过多少舌头①!
它们吟出华章同珍珠项链一样。

喏!我这个诗人则是盏油灯,②
割掉我的舌头好了!我会为你增光!

---

① 阿拉伯传统:人们用金钱、礼品馈赠诗人,以使其缄默,不对馈赠者进行讽刺、攻击,谓之“割舌头”。

② 诗人名“西拉志丁”,原意为“宗教之灯”,故诗人在诗中用“油灯”、“割舌头”双关语进行调侃。

伊本·达吉格·伊德二首

伊本·达吉格·伊德(Ibn Dagīg al－'īd　1228—1302),生于其双亲乘往麦加朝觐的船上,在埃及库斯城长大,在其父手下启蒙,后去开罗求学。一二六二年他赴大马士革求贤问业,后归库斯任教,并任法官,后再度去开罗潜心治学,一二九六年始任全埃及首席法官至死。除善诗外,他还是位演说家和文学家。其诗有时显得枯燥,过于追求雕饰。

不能两全

当年贫穷可真让我受尽磨难,
使我陷于窘境不知该怎么办:

若公开叫苦,会有伤我的体面,
若是忍住不说,又怕死在面前。

啊！可叹老天竟降下如此灾难:
顾生命还是顾廉耻？不能两全！

我真希望华发早生

我真希望华发早生,

年轻时就长在头顶：
使我取青年的活泼，
让我有老年的庄重。

欧麦尔·本·迈斯欧德一首

欧麦尔·本·迈斯欧德('umar bn Mas'ūd ？—1311),生于叙利亚的阿勒颇,曾在哈马住过,并为哈马当时的总督曼苏尔及其子艾弗戴勒写过颂诗,死于大马士革。其诗多为描状诗和情诗,亦有颂诗和一些彩诗。

咏　灯

独守灯前,灯多漂亮!
夜幕盖在我们的身上。

灯似明星被人点燃,
里里外外灿烂辉煌。

沉沉黑夜,使它更显光明,
夜如眼睛,它像瞳仁一样!

伊本·曼祖尔一首

伊本·曼祖尔（Ibn Manẓūr　1232—1311），生于埃及，曾在开罗公署任职，并曾任西的黎波里法官，死于开罗。他精通语言、文学、历史等，曾将阿拉伯大部头的《诗歌集成》、《罕世璎珞》等缩编，并曾编纂过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字典《阿拉伯语言》。其诗善用借代、隐喻、双关等修辞格式，雅丽多彩。

我没有牙刷唯有你！

如果你经过牙刷树谷地①，
亲吻你芳唇的是那里的绿枝。

请送一些给你的奴隶吧！
凭真主起誓：我没有牙刷唯有你②！

---

① 牙刷树（arāk），阿拉伯和非洲人习惯嚼其树枝，或用以刷牙，以代替牙刷。牙刷树谷地在麦加附近，以多牙刷树得名。

② 此处为双关语，原文“没有牙刷”与“唯有你”是同一个短语，可做两解。

伊本·瓦尔迪一首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　1290—1348),生于叙利亚的马阿雷特努曼,死于阿勒颇。他除能诗善文外,还精通语法、教法、历史,著作很多,有诗集传世。最著名的一首诗名为《伊本·瓦尔迪勒韵诗》,是一种教谕诗,规劝人们要循规蹈矩,不要肆行无忌。诗人曾被人称为"教法学家中的诗人,诗人中的教法学家"。

格　言

不要去唱情歌,去吟情诗!
宣扬真理,避开纨绔子弟!

不要总想着青春时日,
青春时日总有过去时。

要对真主虔敬！这种虔敬
伴随在谁心中,谁会成功。

拦路抢劫并非是英雄行为,
真正的英雄是对真主敬畏。

不要贪睡！要适可而止；
谁若追求，就不会惜力。

不要说自己的岁月早已逝去，
谁坚持不懈，总会达到目的。

不要夸自己的根基、自己的亲戚，
男子汉的根基是自己创造的业绩。

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功德，
是多是少，全由此定夺。

赛斐尤丁·希里一首

赛斐尤丁·希里(Safīyu ad－Dīn al－Ḥillī　1278—1349),生于伊拉克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死于巴格达,曾在马尔丁(现属土耳其)为阿尔图格王朝国王曼苏尔写过著名的《阿尔图基亚特》系列颂诗,共二十九首。创造"修辞诗"这一形式:即每行诗都运用一种修辞格式,可成为修辞的例句。同代诗人争相仿效成风。其诗虽不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过于雕琢,但却显露出诗人才华出众。

欲知我们的功绩……

欲知我们的功绩,不妨问问长枪,
剑刃可以作证,我们何曾令人失望!

问问阿拉伯和突厥人,我们的手
曾做过些什么——在这片土地上!

一旦我们想做什么,意志绝不会动摇,
我们的一切拼搏,也从不以失败收场。

伊本·努巴台·米苏里二首

伊本·努巴台·米苏里(Ibn Nubātah al－Miṣrī　1287—1366),生于马亚法里根(现属土耳其),一说生于开罗。他出身书香门第,在埃及长大,一度居住在大马士革,并曾为哈马的总督作过文书,后回埃及,死于开罗。他遗有诗集,以怨世诗居多,也写过讽刺诗,谑而不虐。其诗语言轻柔、委婉、含蓄,喜用双关、隐喻等修辞手段,为当时与赛斐尤丁·希里争雄于诗坛的名家。

互为因果

一个互为因果的问题
出现在我与情人之间:

若非我白发斑斑,她不会疏远;
若非她疏远,我不会白发斑斑。

怨　世

我的诗文不受赏识,并不可耻;
可耻的是这个岁月,这片土地。

这是我的话语，那是我的遭际，
奇怪的是富有文才却一贫如洗。

基拉忒一首

基拉忒(al－Gīrāṭī　1326—1379),马木鲁克王朝诗人,一三六四年到开罗讲授《圣训》学,与当时名诗人伊本·努巴台交往,向其学习作诗技巧,并与当时一些诗人互有唱和。他曾为纳赛尔·哈桑素丹歌功颂德。其诗新奇、细柔,但过于重视雕琢,有诗集传世,名为《光华初露》。

白发辩

白发是庄重,
　　她却对我抱怨。
啊,乌玛迈!
　　白发并非缺点!

你没有怕我的青春
　　——它是夜晚,
那又何必害怕白发
　　——它是白天!

谢哈布丁·达曼胡里一首

谢哈布丁·达曼胡里（Shihāb ad - Dīn ad - Damanhūrī 1333—1385），马木鲁克王朝诗人，祖籍马格里布，生于埃及达曼胡尔，死于去麦加朝觐途中。诗人聪明博学，其诗流畅、通俗，好用双关语。

咏　扇

冷时每遭爱者弃，
热时又被弃者爱。
虽无情使情人恋，
却有风从四面来。

侯赛因·杰宰里二首

侯赛因·杰宰里(Ḥusayn al-Jazarī ?—约1625),奥斯曼帝国时代诗人,生于叙利亚的阿勒颇,幼年以背诵《古兰经》启蒙,后与一些宗教学者、文人交往。他以诗歌得到大马士革、伊拉克的王公贵族的垂青,并步入君士坦丁堡,后又受的黎波里王府伯拏·西法家族赏识,为他们写有大量颂诗。他有诗集传世,题为《珠串集》。

唯有香木才在火中焚烧

岁月总让我独自受苦难煎熬,
对此我并不抱怨,倒认为很好。

药店里的药材虽有千种万种,
其中唯有香木才在火中焚烧。

真主的分配

不要以为人们所得是乱分一气,
不！真主的分配倒也公平合理:

你虽愚昧，却事事称心如意，
你无福气，则给你聪明智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阿拉伯古代诗选　［阿拉伯］　仲跻昆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２０／ｄｉｓｋｑａｄ／ｑａｄ８５／０９／！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页数＝４１２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２０／ｄｉｓｋｑａｄ／ｑａｄ８５／０９／！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我需要乌姆·加法尔开恩
生活本身就是要你随心所欲
对她的爱是我心中的病
我仍倾心于你
灾难摧毁不了一个人的意志
两个情人
法拉兹达格二首
若用库莱卜人的卑鄙射向星空
擎天的真主为我们建起一幢大厦
哲利尔六首
真主使我们优越
他们带走了我的魂魄
丹凤眼似箭
真主剥夺了台额里卜部落的光荣
法拉兹达格不过是只爱叫的狐狸
所有的诗人我都不放在眼里
祖·鲁麦三首
勒住骆驼在麦娅的门前
风从麦娅家乡吹来
她的皮肤细嫩
阿尔吉三首
她把面纱轻掀
交友
他们遗弃了我
阿拔斯王朝时期
哈马德·阿志赖德一首
世上有多少朋友
白沙尔·本·布尔德十七首
若炫耀
你让我泪流如雨
心啊！你何时才会得到安慰？
情人是用心看
我看到一位姑娘娇美无比
对弱者要宽容、和善
我的耳朵对一个人产生了爱情
夜虽不长
欧默尔责备我偷情
攻击我的都是些蠢人
麦阿德的姑娘
矜夸
不必开口用眼睛
夜夜欢娱苦夜短
飞鸟上天靠翅膀
他似六神无主
伍麦叶人啊，快快醒来！
艾布·舍迈格迈格七首

我的家是空旷的原野
我不用担心
我欲渡海海变山
我处于这样的境地
你若是看见我的床
人们四处奔走求生
寒冷封门，我出不去
阿巴斯·本·艾哈奈夫八首
眼泪与舌头
如果爱情能由我管
一群沙鸡飞过
思恋
一旦她出现
不知你们是否允许
你杀死了我
说什么心与心可以相通
艾布·希斯一首
你在哪里
艾布·努瓦斯三十四首
我两醉
如何能得到真主的宽宥？
在两堆火之间
有情人
月亮在追悼会上
我有自己的信仰
浴女
好坏两相抵
遵命照办就是
管弦声伴美酒香
人生就是酒醉一场又一场
酒
坛中的美酒
她以为我是无知、愚昧
何必畏畏缩缩
我一身有了两个灵魂
咏酒
顺从魔鬼
清高的美酒
我随心所欲
你竟张扬我的秘密
与姬囡问答
快把酒杯还给我
肆无忌惮
酒与杯
进地狱，且让我来！
研究宗教的人啊！